

行印局書華中

中華書局編輯所
總編輯部樣書
樣書第 353 號
24 年 4 月 13 日出版

譯秋萬崔

著石漱目夏

郎 四 三

刊叢學文代規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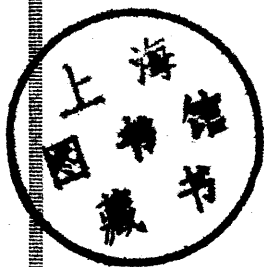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1 9438B

現代文學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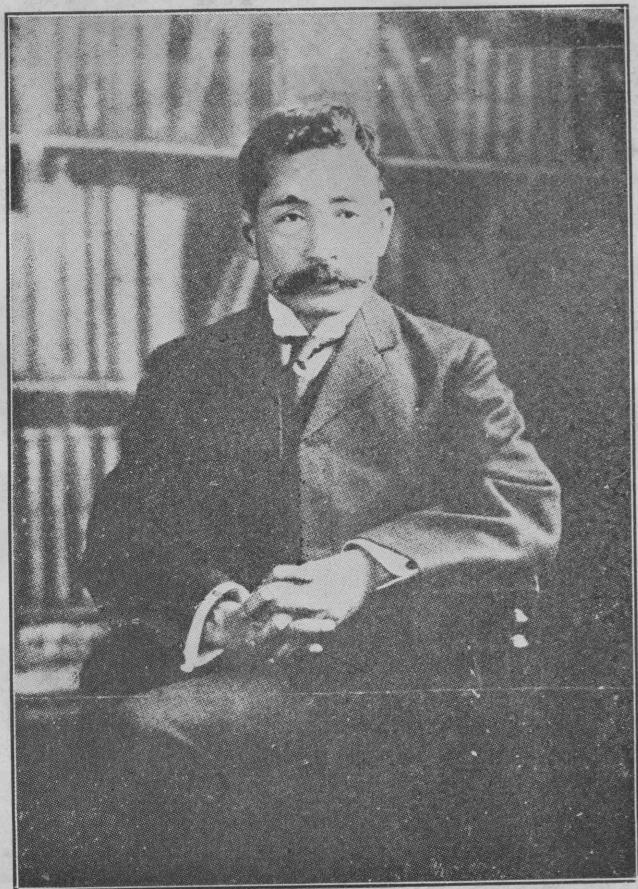
三 四 郎

夏目漱石著
崔萬秋譯



中華書局印行

1556161



夏目漱石像

譯者序

三四郎是夏目漱石的三部作之一。其餘兩部爲其後及門。

在這三部作中，漱石把人生的三個時期分開來觀察。

第一個是青年時期，以這部三四郎代表之。

第二個是中年時期，以其後代表之。

第三個是行將入於老年時期而尙未至老年時期的一階段。以門代表之。

我們通讀這三部作，便可看出漱石對於人生的觀察。而第二部其後痛切的寫出個人與社會之不能調和的苦悶，尤爲傑作中之傑作。

三四郎的唯一長處是注重個性描寫。漱石在各作中都注重個性描寫的，而尤以三四郎一作為最。

三四郎以一鄉僻的九州青年，從熊本高等學校畢業到東京入帝國大學文科。正所謂「鄉人進城」所聞所見無一不新奇稀罕。尤其是他所常往來的那幾

位先生，都多少有些與衆不同的怪脾氣。第一那位廣田先生便是落落寡合，而那位神出鬼沒的與次郎，尤爲令三四郎所不解。但三四郎到東京後的運命，大半却爲這位與次郎所支配。

三四郎與與次郎之性格正相反，廣田先生與野野宮先生之相似而又實異，美禰子小姐之絕頂聰明與芳子小姐之若瑟實慧，在漱石筆下，無一不神色活現。我愛讀三四郎，這種個性描寫的巧妙，實也是一個原因。

關於漱石的生平及藝術觀，我在真美善書店出版的草枕譯序上，曾詳細地說過。現在節錄數段如下。

『夏目先生是日本近代——明治大正間——第一流作家。名金之助。漱石是他的號。生於慶應三年（西曆一八六五，清咸豐四年）正月五日，卒於大正五年（西曆一九一六，中華民國五年）十二月九日，享年五十。』

『漱石生於二女三男之後，幼時並沒能享受到雙親之特別的慈愛。生來不久，便寄養於他家，不久又送於他家爲養子。漱石歸故家之時年七歲。復籍時年二』

十二歲。是年七月卒業於第一高等中學校預科。升於本科。

「正岡子規是日本近代的大俳句家，他於培養「作家夏目漱石」之上，是必不可缺的人物。照春秋流的筆法，如無正岡子規，竟也許沒有夏目漱石。漱石之得識正岡，正在此時。」

「漱石自大學畢業，即赴松山中學爲教員。哥兒一作，即取材於松山中學校。從松山到熊本第五高等學校爲教授，時明治二十九年也。明治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奉命赴英倫留學。明治三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自倫敦返日，辭五高教授而入第一高等學校及東京帝大爲講師。漱石留學期間正岡子規亡故，子規所辦之俳諧雜誌子規，即由漱石接辦，而使其一躍登文壇之傑作，我是貓即陸續發表於子規之上，時明治三十八年也。三十九年四月發表哥兒於子規，同年九月發表草枕於新小說，而其反自然主義之旗幟乃大張。明治四十年四月辭一高與帝大講師而爲朝日新聞之文藝記者，其文學生活，乃因以確定。三部作三四郎其後門及其他行人道草各篇均連載於朝日新聞。大正五年十二月九日逝世。時最後之作明暗，只發表到第百八十八回而中斷，作家及讀者，均引爲最大之憾事也。」

「漱石的生平，大致如此，而其學養之豐富，實爲可驚。既對於中文有極深的根柢，對於禪學又有極厚的修養，既深得日本之短詩俳句的三昧，又掇得西洋文學——尤其是英國文學——的精英，所以他的作品，是句句言之有物，同時又語語意趣橫生。」

漱石的軼事甚多，未亡人夏目鏡子口述松岡讓筆記的漱石之追憶，乃最好的史料。

我曾譯草枕的關係，得與漱石長女筆子之婿松岡讓氏交爲朋友，今年暑假遊東京，蒙他在宅設宴相待，又蒙他引導至九日會得以晤未亡人鏡子夫人，聽到了各書上所未道及的軼事。九日會是漱石家族及弟子紀念漱石逝於十二月九日而設的會合，每月九日夜間，齊集於漱石生前所住的早稻田南町七號夏目邸，並且在漱石的書齋內，追談漱石的生前。我去的那一晚，因應東京朝日新聞之請，未亡人談「漱石與女子。」

漱石的初戀是外務省某局長之女，因在井上病院看眼病，該女每日引一眼

睛不自由的老嫗入院看病，漱石愛其慈祥。至於該女之美麗，自然是不待說的。但此初戀，並無結果。

漱石愛長身細腰的舊式美人，在帝大當講師時，甚喜帝大教授大塚氏之夫人。

漱石在朝日新聞社爲文藝部長時，愛一油店之主婦，不待說是單相思。此事爲兒輩所聞，曾當面嘲笑，漱石正色訓斥兒輩道，『不得胡說。從那家油店前走時，是要行禮的。』至今傳爲話柄。

此書於去年暑假在杭州開始繙譯，直至今年九月一日（暑假將告終的時節）纔譯完，整整有一年之久。不過這一年是我國多難之秋，所以個人的生活，也難以安定，在東三省事變與上海砲聲中，不能安心，也沒有閑心做這種工作是不待言的。

此書一部分譯於杭州，一部分譯於上海。一部分譯於東京，而其他則譯於廣島。這一年來我的生活之不安定，由此可見一斑。不安定中譯出來的書，或者難免

有一種不安的氣分浮現在書中，這只有請求讀者的批評與指教了。

二十一年九月一日 崔萬秋記

三四郎

朦朦朧朧地睜眼一看，女人和鄰座的老頭兒說起話來了。這位老頭兒確是從前兩站上車的鄉下老。三四郎記得當快開車時，他奇聲怪調地喊着跑進來，突然把上衣脫得精光，露出滿背的灸痕。直到老頭兒把汗擦乾，穿上上衣，坐在女人的鄰座時，他還很注意地看着呢。

女人是從京都上車的同伴。她一上車，三四郎便注目了。第一是顏色黑。三四郎從九州轉乘山陽線，漸漸走近京都、大阪時，女人的顏色漸漸白起來，無形中感到一種離故鄉漸遠的輕愁。因此，這女人一走進車室來，不知怎的，我便覺得好像得了一個異性的伴侶似的。這女人的顏色實在是九州顏色。

和三輪田的阿光是同樣的顏色。在離故鄉以前，阿光是惹人麻煩的女子。離開她覺得很高興。但就目前的情形看來，阿光那樣的人，也並不壞。

但就顏面而論，這女人高明得多。嘴唇小小的，眼睛很明亮，額頭也不像阿光那樣寬大。不知怎的，生得很令人歡喜。因此，三四郎每隔五分鐘，必擡頭看她一眼。兩人的視線常常相觸。當老頭兒坐到女人的鄰座時，尤使我注意，而盡量地將那女人的樣子看了許久。那時女人嫣然一笑，說了聲請坐，便讓位子給他。又待了一會兒，三四郎疲困了，便睡起來。

看樣子是當他睡熟的時候，女人和老頭兒混熟了，便攀談起來。睜開了眼的三四郎默默地聽着兩人的談話。女人說起這樣的話來——

兒童玩具，京都到底比廣島要價廉而物美。因有事在京都下車，順便到鮪藥師旁邊，買了玩具來。出來好久了，這次回鄉得見小孩子，甚是歡喜。但因丈夫的匯款中斷，不得已而回娘家去，所以很憂愁。男人曾在吳地住得很久，當個海軍的工人，直到戰爭的時候方到旅順去的。戰爭終了後曾回來一次。不久，說是那邊有財發，便又到大連工作去了。起初既有音信，每月的錢也毫無差錯地寄來，總還算好；但從這半年以前，音信金錢全無消息。好在他爲人還不荒唐，大概不要緊，但每天坐吃山空也不是辦法，在確知男人安否之前，只有回到娘家去等候着。

看樣子老頭兒既不曉得鮪藥師，對於玩具也沒有興味，所以起初只管唯唯稱是，直到她說到旅順的事以後，他才突然動了同情之感，說那真太可憐了。他自己的兒子也是在戰時被拉去當兵，終於死在戰地。究竟爲甚麼要戰爭，簡直令人莫名其妙。戰後要有點好處還罷，然而自己寶貴的兒子被殺，物價反而昂貴起來，真沒有比這個再冤枉的了。世界太平時無所謂出門做工的事。這都是戰爭之賜。不過老實說信心最要緊。他一定是平安無事地在做事。再等待一下，一定會回來的。——老頭兒這樣說着，一再地安慰着她。已而車停，向女子說了一聲『多多保重』很矍鑠地下車去了。

跟着老頭兒下車的有三四人，而進來乘車者只有一位。原來就不甚擁擠的客車，這一來突然寂寥起來了。或許是因爲日暮的關係罷。站上的夫役踏在車頂上，把已經點着了洋燈從上邊插進來。三四郎突然想起來了似的把在前站買來的飯盒拿出來吃。

車開約有兩分鐘，那位女子挺然起立從三四郎旁邊走過，到車室外去了。女子的腰帶之顏色此時方入三四郎之目。三四郎嘴裏啣着煮熟的鮎魚頭，目送女

人的後影，一面想她大概是到廁所去，一面忙着吃飯。

女子不多時回來了。這次看見正面了。三四郎的飯也快吃完了。低着頭一切不願地把筷子插進去，噙了兩三口，但女子好像還沒回到原來的座位上。心中這樣忖着，悄悄瞅去，她仍正面立着。可是等三四郎剛一擡頭看時，女子也就動起來了。只是從三四郎旁邊走過到了自己應歸之座位的稍前便扭過身體，把頭伸向窗外，一聲不響地眺望外面的風景。強風吹來，鬢絲零亂，此情此景，一一映在三四郎的眼裏。此時三四郎把盛飯的空盒子用力地拋出窗外。女子的窗和三四郎的窗是相隔一個座位的緊鄰。看見逆風拋去的盒蓋很快地被風吹回時，三四郎覺得做事太粗魯了，不由得看了看女子的臉。真不湊巧，女子的臉當時適在車窗之外。但女子安靜地把頭縮回來，用更紗的手帕丁寧地拂拭額角。三四郎以爲無論如何，總得賠個不是纔好。

『對不起。』他說。

女子只答了一句『沒有什麼。』還在拂拭面孔。三四郎沒有法子只得沉默起來。女子也不再說什麼。並且又把頭伸出窗外了。三四位乘客都在暗澹的洋燈

下睡眼惺忪的。沒有一個人說話。只有火車發出淒涼的聲音走着。三四郎閉住眼了。

過了一會，聽見女子的聲音：『名古屋快到了麼？』擡頭一看，不知甚麼時候她已經在對面坐下，彎着腰把臉靠近三四郎旁邊。三四郎吃了一驚。

『是罷。』口裏雖這樣說，但自己是初次往東京去，一點也弄不清楚。

『像這樣子，怕要誤點罷？』

『怕要誤點呢。』

『你也到名古屋下車麼？』

『是的，要下車。』

這火車是到名古屋便停住的。會話頗爲平凡。只是女子坐在三四郎的對面而已。暫時又只聽見火車的聲音。

到下站火車停時，女子好容易說出到名古屋時請三四郎費心領她到旅館去。說是一個人不好意思，再三懇託。三四郎也覺得這話有道理。但又不想痛痛快快。地應承。因爲是向不認識的女子所以頗爲躊躇了一陣，但又沒有斷然拒絕的

勇氣，所以含含混混地答應着。不久火車到了名古屋。

大的行李是打行李票直運新橋，所以不必擔心。三四郎只拿着手提包和雨傘，出了剪票處。頭上戴着高等學校的夏帽，但爲表示已經畢業了，把徽章摘了去。晝間看來，只有那裏顏色很新。女子隨後跟了來。三四郎對於這帽子稍爲有些不好意思，但她已跟了來，所以也沒有法子。在女子看來，這帽子只是一頂平常的破帽子而已。

九點半應該到的火車，誤點四十分，所以到時已十點多了。但因係暑天，所以街上還和傍晚時一般熱鬧。客棧也有兩三家橫在面前。只是在三四郎想來，都未免太闊綽了些。於是從點着電燈的三層樓前滿不在乎地過去，信步徜徉。因爲人地生疏，到那裏去纔好，不待說是不曉得的。只往暗處走而已。女子甚麼話也不說，只跟在後面。比較冷清的小巷角口的第二家，掛着「客棧」的牌子。這是與三四郎及那女子很相稱的骯髒的牌子。三四郎回過頭來，和女子商量了一聲：『怎麼樣？』女子說：『很好。』所以便拿定主意一直進去了。本來在門口想聲明兩人不是一家的，但你來了——請進來——茶房領路——梅字四號——接連不斷地

亂喊一陣，不得已，無言地兩人同進了梅字四號。

下女拿茶去的時候，兩個人茫然地相對而坐。及至下女拿了茶來請洗澡的時候，已經沒有聲明這婦人不是自己同伴的勇氣了。於是把手巾掖在腰裏，說了句：『我先去洗，』便到浴室去了。浴室在走廊的盡頭，廁所的隔壁。室中薄暗，很不潔淨。三四郎脫下衣服，跳進浴池去，稍爲尋思了一下。這傢伙麻煩人，一面想着一面用水洗着身子，聽得走廊下有足音響。好像有人到廁所去。不久出來了。洗手。洗完了手，吱的一聲浴室的門開了一半。原來是那位女子，站在門口問：『要不要再放一些水進去。』三四郎大聲地說：

『不必，已經很够了。』

但女子並不出去。反而進來了。並且把腰帶解下來。看樣子是想和三四郎一塊兒洗澡。並沒顯出害羞的氣色。三四郎突然從浴池裏跳出來了。慌慌忙忙地把身體擦了一下，回到室內，坐在墊子上，正在驚奇時，下女把店簿拿來了。

三四郎拿起店簿來很正直地寫道：『福岡縣京都郡真崎村小川三四郎二十三歲，學生。』但寫到女子時，却爲難起來了。等她洗完澡出來再寫也好了，但現

在悔已不及。下女在那裏等着。不得已，便拆爛污地寫道：『同縣同郡同村同姓，花二十三歲，』寫罷交了給她。於是不住地搖着團扇。

不大會兒女子回來了。說：『對不起得很，』三四郎答道：『沒有的話。』

三四郎從書包中取出筆記簿來寫日記。沒有甚麼可寫。如果女子不在旁邊，他以為可寫的事儘多。這時女子說了聲：『我去去就來，』出門去了。三四郎的日記更寫不成了。他想她到那廂去了呢？

這時下女來鋪床。見她只拿來了一床寬被，對她說，非伸兩個鋪不可，而她說甚麼屋子太窄啦，蚊帳太小啦，一場糊塗，鬧不清楚。看樣子像是嫌麻煩。最後說現在店主東出去了，不在家，等回來了問問他看，很頑固地把一床被鋪在蚊帳裏面，出去了。

待了一會兒，女子回來了。說：『回來得太遲了……』在蚊帳的暗影中摸摸索索了一陣，聽得有貨郎貨郎的聲音。一定是為小孩子買來的玩具在響。不久，女子像是把包袱照原來的樣子包好了。在蚊帳那面，有『我先睡了』的聲音。三四郎只答了聲『哦，』仍坐在門限上，搖着團扇。索性這樣子等到天明罷。但蚊子嗡嗡

噙地飛來。在帳外無論如何熬不住。三四郎站起來從皮包裏面把印花布的襯衣和洋短褲拿出來，穿在貼身小褂上，用腰帶束住。於是拿着兩條西洋手巾進了蚊帳。女子在被子的另一隅，還搖着團扇呢。

「對不起，我有一種痺氣，不慣睡別人的被褥……我要做一些驅蛇蚤的工夫，請你莫怪。」

三四郎說罷，把預先鋪好的褥子所空餘的一端，都捲到女子睡的那方面去。並且在被子的當中作了一個白而長的阻隔。女子翻身睡向那面去了。三四郎把西洋手巾伸開，以此爲自己的領分，把兩塊手巾接連着鋪得很長，伸長身子，縮細了身子，睡在上面。那一晚，三四郎的手與足都沒出這窄窄的西洋手巾一寸以外。和女子一句話也沒有說。女子也面壁而臥，動也沒有動。

好容易等到了天明。洗罷臉來到食盤前時，女子搥嘴一笑，問道：「昨夜沒有蛇蚤出來麼？」三四郎很認真地答道：「嗯，謝謝，託福沒有蛇蚤出來。」一方面低着頭吃酒盃中的葡萄豆。

算了賬，出了客棧，走到車站時，女子纔向三四郎說出要乘關西線的火車到

四日市去。三四郎的火車不久就來了。因時間尙早，女子却要稍等一下。送他到剪票處的女子：

『一切多承費心……那麼祝你一路平安。』說罷很恭敬地鞠躬。三四郎一隻手拿着皮包和雨傘，用不拿東西那隻手，把那頂破帽子摘下來，只說了句：

『再會。』

女子凝然注視着他的臉，不久，很沉着地說道：

『你先生是太沒有膽量的人哪。』說罷嫣然一笑。三四郎覺得好像被彈送到月臺上去似的。一進車內，兩耳更覺發燒。暫時凝然，覺得自己很渺小。不久，車掌吹的哨子聲從列車這頭響到那頭，列車開始動。三四郎偷偷地伸頭到窗外一看，女子早已不知到那廂去了。只有大自鳴鐘映在眼中。三四郎又偷偷地回到自己座位上。同車的人很多。但注意三四郎的舉動者，則一個人也沒有。只有坐在對過的一位男客，看了回到自己座位的三四郎一眼。

三四郎被這男客看見時，不知怎的，有些不好意思。想藉看書遣此無聊，一開皮包，見昨夜的西洋手巾，在上面堆得滿滿的。把那東西堆在一邊，在底下用手隨

便一摸，抽出來一本看也看不懂的培根論文集。很對培根不起的是薄薄的一本粗製的假綴。原來沒打算在火車上看它，只不過大行李裏裝不進去了，所以順便和二三冊別的書一塊兒放進手提皮包的底下，不幸這次竟當了選。三四郎揭開培根的二十三頁，別的書還看不下去呢，何況是培根，當然更看不下去。但三四郎却很恭敬地把二十三頁揭開，把那頁的全體，不知看了幾多遍。三四郎想在二十三頁之前，溫習溫習昨夜的奇遇。

究竟那位女子是甚麼人哪？那樣的女子世間上有麼？所謂女子，竟能那樣沉得住氣，那樣滿不在乎麼？是沒受教育的緣故呢？是大膽的緣故呢？還是天真爛漫的緣故呢？要之，沒有走到可以到的地方去看一看，所以摸不着頭腦。拿定主意再仔細看看也好了。但是太可怕。臨別，被她說出『你先生是太沒有膽量的人哪』的時候，真吃驚不淺。好像二十三年的弱點，一下子被人發見了似的。就是爺娘也不見得能說得那麼得當……

三四郎想到這裏更爲掃興了。不知是牛生的還是馬養的呢，竟被她打得擡不起頭來似的。對於培根的二十三頁，覺得也無話分辯。

那樣狼狽是不行的。還說甚麼學問，甚麼大學生，太與人格有關。多少還應該有些辦法罷？但對手無論何時那樣攻來的時候，受過教育的自己，除了那樣接受，沒有別的辦法。那麼結論便是不要輕易和女子接近了。不知怎的覺得那又太無男子的氣概。太拘束了。簡直和生來四肢不全似的。但是……

三四郎忽然心神一轉，思想起另一世界的事來。——現在要到東京去。入了大學。和有名的學者接觸。和趣味品性具備的學生交際。在圖書館裏研究。從事著作。世間喝采。母親歡喜。毫無拘束地思想到這樣的未來，精神大振，便也沒有埋頭於此二十三頁的必要了。於是輕輕地擡起頭來。坐在對過的剛纔那位男客仍在看着三四郎。這次三四郎也回看他了。

鬚鬚生得很濃。是一位面長而瘦，好像神社的「神主」(譯者註：祠官，或齋供)一般的人。只鼻梁筆直處很像西洋人。正在受着學校教育的三四郎，每見此等人，必把他當作教師。這位先生穿着白色的耕衣，裏面鄭重地襯以白色襦袢。脚上穿着藏青色的足袋。從這服裝推察起來，三四郎鑑定他是中學教師。從前途遠大的自己看來，不知怎的覺得無聊。此人已經四十歲了罷？前途上不見得有甚麼

此人不住地吸煙。煙縷從鼻孔噴出，兩手交叉在胸前，樣子甚爲悠閒。然而不住地到廁所去或是別處去。站起來時，有時哼的一聲打個呵欠。好像很無聊似的。鄰座的人把看過的報紙放在旁邊，他也不去看。三四郎自己覺得奇怪，把培根的論文集合住了。本想用心地看一看別的小說的，因爲太麻煩了，中止了。倒是想借前邊那人的報紙看看。不巧得很，前邊那人呼呼地睡着了。三四郎伸手去拿報紙，一方面又故意向有鬍子的男人問道：『這報現在閒着麼？』男子滿不在乎地說道：『閒着的罷？請看好了。』拿報在手的三四郎，反而不能毫不在乎。揭開一看，報上並沒載着特別可看的事。一兩分鐘便統讀了一過。很規矩地疊好放在原處，一方面點頭招呼了一下，對手也輕輕地還了一禮，問道：

『你是高等學校的學生麼？』

三四郎戴的那頂破帽子的徽章之痕跡，映入這位男子的眼簾，覺得很高興。

『是的。』他答道。

『東京的？』當反問的時候，他纔說：

『不是，是熊本……但是……』只說了這些，便沉默住了。本來想說是大學生的，覺得沒有說的必要又打住了。對手也只說了句：『哦，原來如此？』便仍去吃煙。熊本的學生爲甚麼這時到東京的話，連問也不問。好像對於熊本沒有興味。此時睡在三四郎前邊的男子說道：『哼，原來如此！』但是確實是在睡着。並不是獨語。有鬍子的人看着三四郎忍俊不禁地笑。三四郎乘此機會問道：

『你到那兒去？』

『東京。』只悠然地說出這一句。不知怎的，又有些不大像中學校的教員了。但坐在三等車的人，總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人物是無疑的。三四郎於是把會話打斷了。有鬍子的男人，抄着兩手，時而用木屐的前齒，很有節拍地敲着地板。看樣子很像無聊。但此人之無聊是不願說話的無聊。

火車到豐橋時，睡着的那位男子突然起來了，邊擦着眼邊下車而去。難爲他醒得那麼巧。又或者睡迷混了，看錯了車站罷，這樣懸念着從車窗裏一瞧，決不是弄錯了站。很平安地通過剪票處，和平常人一樣出去了。三四郎放心大膽地把座位移到那邊。於是便和有鬍子的人成了緊鄰，有鬍子的人從窗中伸出頭去買水。

不久把水果放在兩人之間，說道：

「請吃。」

三四郎謝了一聲便吃了一個。看樣子有鬚子的人大概很喜歡這個，口不停嚼地老是吃。向三四郎說再吃一些。三四郎就又吃了一個。兩個人吃着水蜜桃，非常親熱起來，便開始談起種種事來。

據那位男子說，桃乃水果中之最近仙人者。不知怎的，令人覺得有一種很蠢的味道。第一核子的樣子太笨重。並且滿核是孔，長得實在有味。三四郎尚係初聞此說，但覺得這傢伙是淨說無聊話的人。

接着，那人又說起這樣的話來。子規（譯者註：日本有名之俳句作家，提倡寫生文與夏目漱石爲好友。）很喜食水果。並且要吃多些就可以吃多些。有一次曾吃過十六個酥柿。而且毫沒有甚麼不快。自己無論如何趕不上他。——三四郎笑着靜聽。但只有關於子規的話纔覺得有些興味。他以爲或者還要繼續着談子規的事罷，誰知不然。

『對於喜歡吃的東西，自然要伸手的，真沒有辦法。豬不能伸手而伸鼻。聽說把豬縛住不讓它動，而把好吃的東西，放在它的鼻前時，因身子不能動，鼻尖會慢慢地伸出來呢。說是一直伸到那好吃的東西上纔算完呢。沒有比一念之動再可怕的。』說罷裂着嘴笑。是說真話，還是說玩話，從他那說話的方法上，很難明白地區別出來。

『彼此都沒有生而爲豬，總還算好。若那麼無限制地伸長鼻子到喜歡吃的東西那方面時，現在要長到火車也不能坐了呢，一定很苦的。』

三四郎噴笑了。但對手竟意外的鎮靜。

『實在危險。名叫萊奧納德·達·文齊的人，在桃樹幹上注射以砒霜，試驗那毒究竟影響到桃子與否。可是吃了那桃子竟有死的人呢。危險。不留心是很危險的。』邊說着邊把吃得很狼藉的水蜜桃的核子、皮子，用報紙包爲一包，擲到窗外去了。

這次三四郎也沒有心思再笑了。聽見萊奧納德·達·文齊這名字，已經有些辟易了，不知怎的又想起了昨夜那女子來，很奇妙地不快愉起來，所以謹謹慎

慎地沉默着，但對手好像一向沒有注意到那些，不久，問道：

「到東京甚麼地方去？」

「老實說來，因係初次進京，情形一點兒不熟悉……暫時想先到徹縣的寄宿舍去住一住。」

「那麼熊本方面已經……」

「這次新畢業的。」

「哦，那個」只說了那個，既不說着可賀，也不說好極。「那麼現在要進大學了？」聽口氣好像非常平凡似的。

三四郎稍爲不大滿意。於是只應酬了兩個字：

「是的。」

「科呢？」他又問了。

「是一部。」

「法科麼？」

「是文科。」

「哦，那個」又是那個。三四郎每次聽見「哦，那個」便覺得怪得很。對手或是太偉大，或是太看貶了人，不然便是對大學既沒有緣法，也沒有同情的人。但是究竟屬於那一種，令人莫名其妙，所以對此人的態度便也極不明瞭。

在濱松，兩人商量好了似的都吃起飯盒的飯來。飯吃完了，火車仍然不開。隔窗一望，見有四五個西洋人在列車前踱來踱去。其中有一對大概是夫妻，天氣那麼熱，仍然互相攜着胳膊。女子的衣服，上下皆白，非常美麗。三四郎從出生到今日，只見過五六個西洋人。其中有兩個人是熊本高等學校的教師，兩人中有一人竟是傴僂。關於女子，只認識一位宣教師。臉面甚尖，有類鱧或鯪。所以對於這樣豔麗華美的西洋人，不惟覺得稀罕，而且覺得高尚。三四郎專心致志地看呆了。他覺得西洋人之自尊自大，也是不足怪的。他甚至覺得自己若到西洋去，混在這樣的人羣之中，一定自慚形穢罷。當他們從窗前過時，雖很熱心地聽他兩個人的話，但一點兒也不懂。和熊本的教師之發音好像完全不同似的。

這時，那位男子從後面把頭伸出來，

「車還沒有開的意思麼？」邊說着邊看剛纔走過去的西洋夫妻，

「啊，真漂亮！」小聲說罷，打個呵欠。三四郎注意到自己太鄉下氣了，便趕快把頭縮回來，回到原座。那男子也繼之歸座。並且說道：

「西洋人真漂亮啊。」

三四郎沒有特別地回答甚麼，只「哦」了一聲，笑了一笑。有鬍子的人說道：「我們彼此都可憐哪。生成這樣的面孔，而又這樣衰弱，隨你如何地日俄戰爭戰勝也好，成了一等國也好，都不中用。自然我們的建築物，我們的庭園，和我們的面孔很相稱的。——你若是初次到東京去，大概還沒看見富士山罷？馬上可以看見的，留神看看好了。那是日本第一件名物。除了那個，再沒有甚麼可以驕傲的。可是那富士山是天然自然地從古以來便有的，沒有法子。並不是我們製作出來的。」說罷裂着嘴笑。三四郎沒想到在日俄戰爭以後，竟能遇見這樣的人。覺得這傢伙不是日本人。

「但是今後日本也會慢慢地發展罷。」這樣辯解了一句。可是那位男子裝得很矜重，說道：

「要亡國呢。」——在熊本如有人敢說這樣話，立刻要挨打的。鬧不好時，別

人要把你當作國賊看待。三四郎也是生長在不容有這思想存在的空氣之中的，所以他或者是他看自己年輕，來玩弄人罷。男子照例裂着嘴笑。然而說話的態度又非常沉着。因為老看不透他是甚麼人便不再和他糾纏了。可是那男子說了：

『較之熊本，東京寬廣。較之東京，日本寬廣。較之日本……』說到這裏，暫時一停，看着三四郎的臉，側着耳朵。

『較之日本，腦經要寬廣罷。』他說。『爲某種事物所拘束是不對的。任你如何爲日本打算，只有捧場的人也同歸於盡罷了。』

聽見這話時，三四郎覺得好像真正想起熊本來了似的。同時悟到在熊本住時的自己是非常卑怯的。

那夜三四郎到了東京。有鬍子的人直到分手沒把名字說出來。三四郎以爲只要到了東京，像這樣的人有的是，所以也沒有去問他的姓名。

二

三四郎在東京覺得可驚異的事很多。第一電車噹噹的響使他驚異。而且噹

噲的響着的時候，有許多人乘降，又使他驚異，其次丸之內也使他驚異，尤其使他驚異的，任到何處，東京不會失掉，并且任你到那裏去走，木材放在那裏，石頭堆在那裏，新房屋從道路後退一丈七八尺遠，舊倉庫破壞了一半，很可怕地殘餘在前方。一切的東西都像正在破壞，並且一切的東西同時又正在建設，變動得很厲害。

三四郎太驚異了。要之，與普通的鄉下人初到都市的中央時，同樣程度，同樣性質的驚異。以前的學問，對於此驚異之預防，把賣藥那點的效能也沒有。三四郎的自信與此驚異相伴，失去了十之四，覺得異常不快。

如果這劇烈的活動便是現實世界，那麼自己以前的生活便算絲毫沒有和現實世界接觸。和在洞之山嶺上晝寢是同樣的。那麼從今日起把晝寢中止了，付清自己應該活動的賬罷，但那又困難。自己現在立於活動的中心，但自己只不過換在不得不看起於自己左右前後的活動之地位而已，學生生活是與以前沒有分別的。世界是那樣地動搖，自己看着這動搖，但是不能加入在裏面。自己的世界與現實的世界雖排列在一個平面上，但那一方面也不相接觸，並且現實那樣動搖着，把自己丟下了，甚為不安。

三四郎立在東京的中心，看見電車，火車，穿白衣的人，穿黑衣的人之活動，起了這樣的感想。但橫於學生生活之裏面的思想界的活動，却毫沒注意。——明治的思想是把表現於西洋歷史的三百年之活動，用四十年的工夫重複了一遍。

三四郎關閉在動搖的東京之正中，正在鬱鬱不得志，在故鄉的母親有信來了。在東京最初接到的信件。一看，寫着種種的事。開卷第一章是今年年景豐收，非常可喜，次爲身體必得保重的囑咐，東京人都是爲人聰明而心地不良的，應該小心。學費每月月底一定寄到的，可以放心。勝田家的政姐的從弟自大學畢業了，說是現在理科大學做事，可以往訪，萬事拜託他。信於此終結。看樣子是把最關重要的名字忘記了，在欄外寫着野野宮宗八君。欄外還寫着兩三件事。作的青馬死了，作甚爲煩惱。三輪田家的阿光小姐送給一隻鮎魚，若寄到東京去，路上要霉爛的，所以家裏吃了。還有其他等等。

三四郎看了這封信覺得從很古很古的往日送了來似的。雖然對母親不起，但他甚至覺得那有工夫來看這個！想雖那樣想，竟反覆地看了兩遍。要之，自己如果和現實世界接觸過，除去這位母親以外，再沒有甚麼別人了罷？這位母親是舊

人物住在舊鄉村。此外便要數着在火車上遇見的那一位女子了。那是現實世界的電閃。雖說接觸了，未免過於短促而且過於銳利了。——三四郎謹遵母命決計往訪野野宮宗八。

第二天比平常更熱。正在暑假期間，到理科大學去找，野野宮君也不見得在家，但母親既沒把住所通知，所以便決心順便去問問住址，午後四時左右，從高等學校旁邊經過，自彌生町的門中進去。路上塵土，積得有兩寸，那上面很分明地有木屐齒，靴子底，草鞋裏的痕跡。車輪與自行車之痕跡有幾條更不得而知了。路是悶熱得不堪。但一入圍牆之內，到底是樹多些，令人精神一爽。一推傳達處的門，見門落了鎖。到裏門看了一看也是不行。最後到旁邊去。好容易來了，再推一推試試罷，這次竟一推便推開了。在迴廊的十字路口，聽差的一個人在那裏打盹。說明來意之後，他爲清醒精神起見，向上野的森林眺望了一下，突然說道：『也或者在這裏。』說罷進裏面去了。頗爲閑靜的。不久又出來了。

『在這裏，請進來。』簡直和對朋友說話一般。跟着聽差的，轉過十字路口，下了三和土的迴廊，世界突然暗黑起來。起初和炎天目眩時一般，稍待了一會兒，瞳

子好容易沉住氣，可以看見四邊了。因是地下室，比較的涼爽。左方有門，門大開。從那門內，露出一個人頭。寬額大眼，面貌和佛教頗有因緣。縐布襯衣之上，穿着反領洋服，洋服上有些地方染着污垢。身長甚高。消瘦處與此炎暑很相稱。頭與脊梁成一直線地，向前伸着，行了一禮。

『請這邊。』只說了這麼一句，把頭又放進室內去。三四郎走到門前往裏一瞧，野野宮君已經坐在椅子上了。又說了一遍：『請這邊。』所謂這邊，有一個臺。四根四角棒之上，鋪着一張木板。三四郎坐在臺上道過初次相見的寒暄之禮。又說一切多請關照。野野宮君只『哦，哦，』地聽着。那樣子很有幾分和在火車上吃水蜜桃的男子相似。說完了開場白的三四郎沒有甚麼話再說了。而野野宮君也不『哦，哦，』了。

環視室內，見正當中安放着一張長的血楮桌子。桌子上放着很複雜的帶着粗鐵條的器械，旁邊有一隻大玻璃鉢，裏面盛着水。此外還有銼子和小刀，還有掉在那裏的一件襟飾。最後向對過牆角一看，見三尺左右的花岡石臺上，有醬蘿蔔罐子大小的複雜的器械放在上面。三四郎對於此罐之橫腹上的兩個孔穴注目

了。孔穴和蟒蛇的眼珠一般光亮。野野宮君笑着說道：「很光亮罷。」並且這樣說明了以下：

「白天那樣準備好，一到夜裏，交通及其他的活動遲鈍的時辰，在這寂靜的黑暗的地下室中，用望遠鏡窺視那眼珠似的東西。並且試驗光線的壓力。從今年正月起便着手了，但裝置太麻煩了，還沒有得到預定的結果，夏天比較的還容易忍受些，一到寒夜非常難忍。雖然穿着外套，圍着頸巾，還冷得受不住呢。……」

三四郎大吃一驚。同時對於光線有怎樣的壓力，那壓力又有甚麼用處，簡直不得要領。

那時野野宮君勸三四郎道：「請窺視一下子看。」三四郎覺得好玩，走到在石臺一丈七八尺前邊的望遠鏡旁邊，把右眼放進去看了一眼，甚麼也看不見。野野宮君問：「怎麼樣？看得見麼？」一對他說：「一點也看不見。」他說：「怪不得呢，蓋子還沒拿下來。」說着站在椅子上把蓋在望遠鏡前邊的東西除下來了。

一看，只見輪廓模糊的光亮之中有一記度數的尺子。下面有個2字。野野宮君又問：「怎麼樣？」一對他說：「看見了2字。」他說：「現在要動了。」便跑到對

面做着甚麼事情。

不久記度數的尺子又在光亮處動起來了。2字消滅了。隨後來了個3。隨後又來了個4。又來了個5。終於10字也出來了。於是記度數的尺子便又相反地動起來了。10字消滅了。9字消滅了。從8到7，從7到6，挨着次序一直到1纔停住了。野野宮君又問：『怎麼樣？』三四郎吃驚地從望遠鏡擡起頭來。把打聽記度數的尺子的心思也沒有了。

很恭敬地謝了一謝，出了地下室，到人走的地方一看，世間上仍是熱得不得了。雖然熱，但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氣。轉向西方的夕陽，斜照在寬廣的坂上，在坂上兩側的工科建築之玻璃窗和燃燒似地閃耀。空中深澄，在澄空中，西端燃燒似的火焰，微赤地吹了回來，好像在三四郎頭上發燒似的。背之半部被橫射的太陽照着，三四郎走進左邊的森林。那森林也同樣地背之半部受同樣的太陽曬着。黝黑的青葉與青葉之間染得通紅。在粗樸幹上，蟬鳴噫噫。三四郎來到池旁蹲下了。異常肅靜。電車的聲音也沒有。本來要從赤門前通過的電車，因大學之抗議，而繞道到小石川去的消息。在故鄉時曾在報紙上看見過。三四郎蹲在池端忽而

想起這件事來，連電車都不讓過的大學，和社會隔離得很遠。

偶然到裏面一看，竟有在地下室之下，用半年多的工夫試驗光線壓力的野宮君那樣的人。野宮君服裝頗爲質素，若在外面遇見，看他不過是電燈公司的技手而已。而他以地下室爲根據地，欣然不懈地專心於研究事業，實在偉大。然而望遠鏡中記度數的尺子任是如何動轉，與現實世界無甚交涉，是很明顯的。也或者野宮君一生無與現實世界接觸的意思罷。總之，終天價呼吸於此肅靜的空氣之中，自然會養成那種心情罷。索性自己也不散心地，過那種與活世界無關係的生涯罷。

三四郎一凝視池面，看見好幾株大樹映在水底，水底又看得見青空。三四郎此時心境覺得比電車比東京比日本都來得遙遠。但稍待了一會兒，那種心境裏有輕雲一般的寂寞之感伸展開來。並且覺出走進野宮君的地下室，只有一人坐在那裏的寂寞。在熊本高等學校時也曾登過靜悄悄的龍田山，也曾睡在滿生胡枝子的運動場，把世間上的事完全忘掉了的時候不知有多少次。但此孤獨之感，現在却是初次起。

因爲看見了活動劇烈的東京所致麼？或者是——三四郎此時臉紅了。因爲想起了火車上同乘的那位女子。——現實世界對於自己好像很必要。但又覺現實世界危險近不得。三四郎想快些回到公寓給母親寫信。

無意中擡頭一看，左手岡上有兩位女子站在那裏。女子站的底下爲池，池之對面爲高崖樹林，其後爲華美的紅瓦的 Gothic 式建築。並且將墜的夕陽從一切的對面橫透着光線。女子向此夕陽而立。從三四郎蹲着的低矮的陰影處看來，岡上非常明亮。其中一位女子好像是目眩，用團扇遮着額頭。所以面龐看不清楚。但衣服及腰帶的顏色却看得鮮明。白襪子的顏色也映入眼中。鞋帶的顏色雖不得而知，但確知是穿的草履。另一人渾身雪白。她既沒拿團扇，也沒拿別的東西。只皺着眉頭看從對岸高伸枝頭於池面的古木之裏面。拿團扇的女子稍爲在前一些。穿白衣的從土堤緣上後退一步。三四郎看她們兩人的樣子，程度很不同。

此時三四郎所受的感觸只是美麗的色彩。但因為鄉下人，這色彩是怎樣的美麗，口也說不出，筆也寫不出。只以穿白衣者爲看護婦而已。

三四郎又看呆了。看着看着白的動起來了。那動法不像有事的動。好像自己

的脚不知不覺間動了似的一看拿團扇的女子不知何時也動起來了兩人商量妥了似的用無事的走法下坂而來三四郎仍在看着。

坂下有石橋，不過橋可以直到理科大學那方面去。過橋可以沿着水邊到這方來。兩人過了橋。

團扇已不遮在額上。左手拿着一朵小白花，邊嗅着邊走了來。邊嗅着邊看放在鼻下的花走着，所以伏着眼。因此來到距三四郎五六尺遠近的處所，突然站住了。

「這是甚麼？」說着仰視。頭上是大椎樹，葉子厚得透不過日光，成一圓形，伸到水邊。

「這是椎。」看護婦說。簡直和教小孩子似的。

「哦，這個不結果子麼？」邊說着邊把仰着的頭回到原處。那時無意中看了三四郎一眼。三四郎確實意識到女子的黑眼珠動時那一刹那。那時色彩的感觸完全消滅了，遇到一種說不出的東西。那種東西與被火車的女子說是「你是太沒有膽量的人哪」時的感觸，有點相似。三四郎怕起來了。

兩位女子從三四郎面前過去了。年輕的那一位把剛纔嗅着的白花丟在三四郎面前走了。三四郎凝然注視着兩人的後姿。看護婦前頭走。年輕的隨後跟着。華美顏色之中染以白茅的腰帶可以看得見。頭上也插着雪白的一朵薔薇花。那薔薇在樅樹陰影下，黑色頭髮中，閃耀得異常引人注目。

三四郎茫然了。不久小聲地說道：『矛盾。』大學的空氣與那女子矛盾呢？那色彩與那目光矛盾呢？看見那女子想起來火車中之女子矛盾呢？抑是對於將來，自己的方針兩方矛盾呢？還是對極可喜的事而懷恐懼之念矛盾呢？——這位鄉下出身的青年，一切都不懂。只覺得矛盾而已。

三四郎把女子丟在地下的花兒拾起來了。並且嗅了一下。但並沒有甚麼特別的香氣。三四郎把這花兒投在池中。花兒漂起來了。這時突然在對岸有喊自己名字的名字的。

三四郎把眼從花兒離開。一看，原來是野野宮君拖長了影子站在石橋的對面。過。

『你還在這裏麼？』三四郎在回答之前，站了起來走近前去。來到石橋上，方

答了句：

「噯。」不知怎的，有些不漂亮。但野野宮君一點兒也不驚異。

「涼快麼？」三四郎又答了句：

「噯。」

野野宮君眺望了一會兒池水，右手伸到褲袋裏好像找尋甚麼。從褲袋裏露出半個信封來。上頭的字，好像女人的手蹟。看樣子野野宮君沒有找到所要找的東西，把手拿出來又垂了下去。並且這樣說道：

「今天裝置弄壞了一點兒，晚上的實驗停止了。現在要到本鄉一帶散散步回去，怎麼樣，一塊兒走走好不好？」

三四郎很爽快地答應了。兩人登坂到岡上去。野野宮君在剛纔女子站立的地方停了一停，縱觀對面青色樹林之紅色建築物及崖高水低的池子說道：

「風景不壞罷？只是那建築物的角度邊稍爲突出了一點。從樹與樹之間，喂，很好罷？你注意到了麼？那建築物修蓋得很好哇。工科修得也不錯，但這方面尤其好。」

三四郎對於野野宮君的鑑賞力多少有些驚異了。說老實話，自己簡直不知那一邊好。於是這次三四郎也『哦，哦，』起來了。

『再則這樹和水的意境——雖不是甚麼大不了的東西，但因為是東京的中心，所以也就難得——很靜謐罷？研究學問非這樣的地方不可。近來東京過於喧囂了，真愁人。這是御殿。』一面開步走着，一面指着左手的房舍。『教授會開會的地方。我去不去沒有甚麼關係。我只過我的地下室生活就得了。近來的學問動轉得很厲害，稍爲一大意，便追趕不上了。別人看來，或者以爲是在地下室中鬧着玩罷，但在當事者的腦中，確是很劇烈地工作着呢。或者比電車工作得更劇烈罷。所以縱在夏天，旅行也深覺可惜。』邊說着邊仰視天空。空中已很少日光。

青空靜極了的上皮，白色的淡雲和用毛刷子尖扒攪的痕跡似的，交錯地很長地浮着。

『你知道那個麼？』他說。三四郎仰頭看半透明的雲。

『那都是雪花。這樣從底下往上看，看着一點兒也不動。然而那比地上起的颶風的速度還速地動着呢？——你讀過拉斯金的著作麼？』

三四郎無然答道沒有讀過，野野宮君只說了句：

「哦。」稍待了一會兒說道：

「這個天空若是寫生下來很有趣的罷。——和原口說一聲罷？」不待說三四郎把原口這位畫家的名兒也不知道。

兩人從伯爾特的銅像前面，經過枳殼寺的旁邊，到了電車道。在銅像之前，他問這銅像怎麼樣，三四郎又窘了。街前很熱鬧的，電車不住地通過。

「你不覺得電車亂得慌麼？」三四郎覺得與其說亂得慌，寧說淒壯得很。但只答了句：「噯。」於是野野宮君說道：「我也覺得亂。」然而並看不出他嫌亂的氣色。

「車掌若不教給我，一個人不能自由地換車。這兩三年以來增加得太多了。便利反來窘人，和我的學問是一樣的。」說罷笑了。

因為是新學期之開始，戴着新的高等學校帽子的學生，在街上走的很多。野野宮君很快愉地看着這些人。

「新的來了不少啊。」他說。「年輕人富於生氣，很好。可是你幾歲了呀？」他

問。三四郎照那天寫在店簿上的年歲回答他。於是他便說道：

『那麼比我小七歲。有七年的工夫，大概的事都可以發生。然而歲月易過，七年的工夫，馬上就過去了。』究竟那方面是真的，三四郎不懂。

來到十字街口的近處時，左右有許多書店與雜誌店。其中有兩三家人山人海。大家都在讀雜誌。讀一會子也不買便揚長而去。野野宮君說：

『大家都狡猾得很哪。』說罷笑了。不過他本人也揭開太陽看了一下呢。一到十字街，左手是西洋化妝品店，對過是日本化妝品店。電車在其間拐一個灣兒，很威風地穿過去。電車的鈴，噹啷噹啷地響。雜沓得難於走過。野野宮君指着對過的化妝品店說：

『我要到那邊買點兒東西。』於是便從噹啷噹啷的鳴聲之間跑過去了。三

四郎也跟着到對過去了。野野宮君馬上走進店去。在外面等候的三四郎，留神一看，見店前的玻璃櫃子裏面排列着櫛篦和花簪等物。三四郎覺得奇怪。野野宮君在買甚麼東西哪，他覺得詫異，進店內一看，見野野宮君拿着蟬翅一般的 Ribbon 問道：

「怎麼樣？」三四郎此時自己也想買點東西，寄給三輪田家的阿光小姐，以還她贈鮎之禮。但想到阿光小姐接到這個，不以爲是還贈鮎之禮，一定要隨她自己的意思，加上些別的理由，所以欲買又止了。

從那裏出來在真砂町被野野宮君請去吃西餐。據野野宮君說，這是本鄉最好吃的一家。但三四郎只覺得嘗到了西餐的味而已。然而吃是全吃完了。

在西菜館前和野野宮君分手，本該回追分去的，但很鄭重其事地又回到剛纔的十字街，而向左一拐。想買雙木屐，到木屐店裏一瞧，見白熱瓦斯燈下，塗得滿臉白粉的姑娘，和石膏變成的鬼怪似的坐在那裏，突然心生厭惡，欲買而止了。從那裏歸寓時，心裏只顧得思想在大學的池端所遇那女子的面色了。——那顏色是稍爲烤焦了的餅子似的狐色。並且肌膚細緻。三四郎斷定女子非是那樣的顏色不可。

三

新學年九月十一日開始。三四郎認真地午前十時半左右到學校裏一看，只

見玄關前揭示場裏揭示着講義的時間表，學生連一個也沒到。把自己應聽的講義記在筆記簿上，到事務室一看，到是事務員忠實，全都到了。一問講義從何日開始，回答是九月十一日。很矜重的一說：到各講堂上都看了，好像都沒開講，回答是因為先生沒有來。三四郎想道，原來如此，便從事務室出來了。到裏面去，從大櫟樹下窺視高高的天空，好像比平常的天空明朗。從山白竹林中降步至水邊，來到上次所見那椎樹處，又蹲下了。那女子再從這裏過一次纔好，這樣想着往岡上眺望了好幾次，岡上一個人影也沒有。三四郎以為那是當然。但仍然蹲着。因午砲響，吃了一驚，方回到公寓。

第二天八點整到學校去。一進正門，看見了開頭那條大道的左右，栽着銀杏樹行。銀杏自對面盡頭下坂而去，從站在正門的三四郎眼中看來，坂之那廂的理科大學，只看得見樓上的一部分。在那屋頂後面被旭日照耀的上野之森很遠地輝閃着。太陽在正面。三四郎對此有深意的風景，甚感快愉。

銀杏樹行的這廂盡頭是法文科大學。左手稍為後退一點的是博物教室。建築雙方相同，細長的窗上，有三角的尖屋頂突出。三角邊的紅瓦與黑屋頂相啣接。

處，有一道細的石頭直線，並且那石頭的顏色，稍帶青味，與在其下的華麗的紅瓦更添一種佳趣。並且這長窗與高的三角有很多很多的連續在橫處。三四郎自從上次聽了野野宮君的宏論以後，忽然對此建築物起了崇敬之心；今朝覺得這意見不是野野宮君的意見，而是最初即係自己的持說似的。尤其是博物室不與法文科並列在一直線上，而故意使之後退一點，那不規則處妙得很。他想下次遇見野野宮君時，以此爲自己的發明，要把此說拿出來給他瞧瞧。

法文科右邊稍爲隔離處，往前突出十七八丈的圖書館，也令人感服。雖不甚懂得，但大約是同樣的建築罷。紅壁附近，那五六株大棕櫚樹實在栽得漂亮。左手很靠裏那個工科大學，好像是從封建時代的西洋的城堡模仿來的。成一正四角形。窗子也是四角的。只四隅與入口是圓的。這是取形於櫓的罷？因是城堡，所以堅牢。不像法文科那樣要倒似的。好像低身材的人角力似的樣子。

三四郎能看多遠便看多遠地展望了一下，把此外尙未入目的許多建築物也算在裏面，不論那邊都起一種雄大之感。『學問之府，非如此不可。正因爲有這樣的房舍，方能潛心研究。太好啦。』——三四郎覺得已經成了大學者似的。

然而到教室裏一看，鐘雖響過了，先生沒有來。可是學生也沒有來。下一點鐘也是這樣，三四郎生氣從教室出來了。並且爲勿失良機起見，在池之周圍轉了兩個圈子方回公寓。

從那次以後，約有十日，好容易講義纔開始了。三四郎最初到教室裏和別的學生一塊兒等候教師之來時的心境，實在是可賞贊的。三四郎自己推定自己的心境：祠官整飭衣冠，要去參列祭典以前，大概是這樣的心境罷。實在是被學問之威嚴所感動了。不惟此也，號鐘響過了十分鐘還不見教師到來，更增加其由預期所生的敬畏之念。不久人品很好的西洋老頭兒開門進來，用流暢的英語開始他的講義。三四郎那時記住了 Answer 這個字是從盎格魯撒克遜語的 And-Swart 變化出來的。又記住了斯葛德所住的小學校之村名。兩者統都很鄭重地記在筆記簿上。其次去聽文學論的講義。這位教師一進教室，往黑板上一看，見黑板上寫着 Geschehen 與 Nahbild 兩字，『哦，德文麼？』笑着把它擦掉了。三四郎因此對於德文的敬意多少失去了一些似的。教師把古來文學者對文學下的定義，排列了約有二十個。三四郎把這個也鄭重地記在筆記上。午後到大教室去。那教室裏約有七

八十個聽講者。因此教師也用演說口調。劈頭一句便是『噉聲一發，驚醒浦賀之夢』，所以三四郎聽着也很有趣，但到結尾時竟鬧出許多德國哲學家的名字，甚爲難解。一看書桌上，有『落第』二字彫刻得很漂亮。看樣子是有閑暇的人刻的，堅硬的木櫺板上很深入顯明的刻了進去的手腕，決不像是外行刻的。刻得頗爲深刻。鄰座的人很可佩服地，精神奮發地繼續着寫筆記。偷偷地一看並不是筆記。從遠處畫着教師的滑稽肖像呢。三四郎一看他，鄰座的人便把筆記簿拿給三四郎看。畫是畫得很好的，但旁邊寫着『久別的半天雲中的杜鵑呀』，甚麼意思不得而知。

講義完了，三四郎不知怎的有些疲勞了似的，支頤几上，自樓上下望正門內的庭院。雖只有幾株大松樹和櫻樹，其間敷以鋪着黃砂的甬道，但因未曾過事修飾，看着頗爲宜人。據野野宮君說，此處並非從前便如此美觀。野野宮君的老師某先生，學生時代乘馬過此時，馬不聽說，很惡作劇地故意從樹下走，帽子碰在松枝上。木屐之齒夾在馬鐙上，老師正在爲難，正門前名叫喜多館的理髮店的工人出來了許多，很開心地笑。那時同好者捐錢在院子裏蓋造了一間馬廄，餵養着三匹

馬和老師的馬。可是老師是個很大的嗜飲家，終於把三四中最好的那匹白馬賣了去吃酒。據說是拿破崙三世時代的老馬呢。不見得是拿破崙三世時代罷？但是那時可也真消閑。正在這樣想，剛纔畫滑稽畫那個人來到跟前說：

『大學的講義無聊得很哪。』三四郎含含混混地答了他一句。實則有聊無聊，三四郎一點兒也判斷不出來。然而從此時起和這人講起話來了。

那一天不知怎的，心神不快，覺得無味，所以沒到池之周圍去轉便回寓了。晚餐後把筆記溫習了溫習，無所謂愉快，也無所謂不愉快。給母親寫了一封言文一致的信。——學校已開學。以後每天上學去。學校是很寬廣的好地方，建築物也很美觀。正當中有池子。在池之周圍散步是很快樂的。電車近來也漸漸坐慣了。本想買些東西寄你，因不知買什麼好，所以不買了。如想要甚麼，可以來信示知。今年的米不久要漲價的，現在還是不賣的好。對於三輪田家的阿光小姐不必過於親熱。來東京一看，人多得很。男子固然多，女子也不少。——信上嚕嚕嚕嚕地寫了這許多話。

寫罷了信，讀了五六頁英文書，厭倦起來，覺得這樣的書就讀上一冊也不中

用伸鋪睡覺呢，又睡不着。若得了不眠症，應該快些到病院去看看，這樣想着想着，已經入夢了。

第二天和平日一般時刻到學校聽講義。在講義休憩的時間，聽得有人說今年的畢業生多少價錢賣到某處某處去了。某某和某某還沒賣出去，說是正在競爭某一官立學校的地位。三四郎漠然感到未來從遠處逼近眼前的一種鈍重的壓迫，但馬上又忘掉了。倒是昇之助如何如何了的話反來有趣味。在廊下捉住熊本出身的同班，問昇之助是甚麼東西，說是在茶園裏說書的女校書。又說茶園的招牌是怎樣的東西，在本鄉的某處，並且說這一個禮拜六一塊兒去罷。他想這人知道得太清楚了，誰知這人也是昨夜纔到茶園去過的。三四郎不禁想到茶園去看昇之助的戲了。

想回公寓吃午飯去時，昨天畫滑稽畫那人來到，喂喂地喊住，拉到本鄉街上的淀見軒，請吃『咖喱醬飯』（Curry-Rice）。淀見軒在店內賣水果。且是新修築好的。畫滑稽畫的人指着這建築物的外面道：這是亂七八糟式。三四郎始悟原來建築也有亂七八糟式。歸途又教給那是青木堂。說那也是大學生常去的地方。進了

赤門，兩人在池之周圍散步。那時畫滑稽畫的人說，業已作古的小泉八雲先生，不願進教員準備室，講義完了，總在這周圍轉圈子，看樣子好像真個受過小泉先生之教似的。三四郎問何以不進準備室，他說：

『當然的囉。第一你聽了他們的講義不就明白了麼？可以談話的，一個也沒有。』三四郎對此滿不在乎地發這刻薄議論的人，吃了一驚。這人名佐佐木與次郎。專門學校畢業後，今年又進了選科。說是住在東片町五號廣田家裏，叫三四郎來玩。問是公寓不是，答道是高等學校的教師家裏。

那以後有一個時期三四郎每天到學校去，很老實地聽講義。必修課目以外的講義，也時而出席聽聽。但仍不能滿意。終於與專攻課目完全無關係的講義也常去聽。然而大抵聽兩次或三次便作罷了。繼續一個月的，簡直沒有。饒是那樣，平均一個禮拜，還有四十多個鐘頭呢。任是如何勤學的三四郎，四十個鐘頭是未免多了一點。三四郎不住地感到一種壓迫。然而不能滿足。三四郎沒有快樂了。

有一天遇見佐佐木與次郎，和他一談，與次郎聽說四十個鐘頭，圓睜兩隻大眼，說道：『蠢極蠢極，』突然又用警句教訓三四郎道：『公寓的難吃的飯，一天吃

上十頓，能不能滿足，試想想看！三四郎馬上心悅誠服地請教道：「怎麼辦纔好呢？」

「坐坐電車好了。」與次郎說。三四郎以為是有甚麼寓意，暫時思想一下，也沒有甚麼特別的意思發現，便追問道：

「真電車麼？」

那時與次郎哈哈笑道：

「坐上電車，把東京轉上十五六遍，自然會滿足的。」

「爲甚麼？」

「爲甚麼？用死講義把活頭腦封得緊緊地，怎麼能行呢？到外面去受風吹罷咧，此外使你滿足的工夫還多得很，但坐電車是最初步而且最輕便的。」

那一天傍晚，與次郎拉着三四郎從四丁目乘電車到新橋，從新橋回來又到日本橋，在那裏下車，問道：

「怎麼樣？」

其次從大街上轉到窄細的小巷，進入掛着平野家的招牌的一家菜館裏，吃

晚飯喝酒。那裏的下女皆說京都話。甚爲纏綿。走出菜館的與次郎紅着臉又問：

「怎麼樣？」

其次說是領他到真正的茶園去，又走進一條窄巷，到了本原店茶園。在此處聽有名的「落語家」（說諢話的）小某說書。十點多鐘走到大街上的與次郎又問：

「怎麼樣？」

三四郎不便答已經滿足了。然而也不至於有不滿足之感。於是與次郎高談闊論地批評起小某來。

小某是天才。那樣的藝術家，是很少出現的。因爲隨時可以去聽，所以覺得不值甚麼，真太可惜。實則和他生在一個時代的我們是很幸福的。多少生得早些也不能聽小某的書，多少生得晚些也不能聽。——圓遊也很好。然而與小某異趣。圓遊扮的幫間，是成了幫間的圓遊所以有趣；而小某扮的幫間，是離開了小某的幫間所以有趣。從圓遊演的人物把圓遊藏起來，人物便完全消滅。從小某演的人物把小某藏起來，而人物也是活潑潑地躍動。那正是他的厲害處。

與次郎發罷這一套議論，又問：

『怎麼樣？』說實在話，三四郎對於小某的味道並未十分懂。而且所謂圓遊其人者，更是聽也沒聽說過。因之對於與次郎所說的當否難以判斷。然而對於他那比較之幾乎成爲文學的得要領却很感佩。

在高等學校前分手時，三四郎謝道：

『多謝多謝。很滿足了。』

與次郎說：

『從今以後便非圖書館不能滿足了。』說罷轉灣到片町那方面去了。因此一言，三四郎始知入圖書館。

從第二天起，三四郎把四十小時的講義幾乎減少了一半。並且進了圖書館。寬而長，天井又高，左右有許多窗。書庫只看得見入口。從這方正面窺視，覺得裏面備有很多很多的書似的。站住一看，有人從書庫中出來，抱着兩三冊厚書，來到出口，往左拐去。是往職員閱覽室去的。其中也有把必要的書從書架上取下來揭開，站着檢視的。三四郎羨慕起來了。走到裏邊，登上二層樓，又登上三層樓，在比本鄉

高處，不近生物，邊嗅着紙的香氣——想讀一讀看。但是關於要讀何書這問題，却没有明瞭的意見。不讀一讀看，雖不得而知但那裏邊好像有許多似的。

三四郎是一年級生，所以沒有進書庫的權利。沒有法子，彎着腰一頁一頁地檢視裝在大箱裏的卡片目錄，任你隨便翻檢，新書名總是源源而來。末了弄得肩膀痛。擡起頭來暫時休息時，環視館內，畢竟是圖書館，肅靜得很。而且人很多。那邊的盡頭，只黑黑地看見人頭。眼和嘴看不分明。高窗外面有些地方可以看見樹。青空也看得見一點。從這處傳來街上的聲音。三四郎站着想道：學者的生活是肅靜而幽深的。那一天就那樣地回來了。

次日止住空想，一進去馬上便借書看。然而借錯了，馬上又還給他。隨後借的書過於難了，看不懂，又還給他。三四郎像這個樣子每天一定借八九本書。不過偶然也有看一點的。三四郎所驚異者是無論借甚麼書，一定有人看過的這件事實發見了。因書中的隨處都有鉛筆的痕跡，所以的確無疑。有一回三四郎爲格外注意起見，把名叫阿弗拉·貝恩的一位作家的小說借來看了看。在揭開看以前，覺得這書總不會有人看罷，一看仍然有用鉛筆記的痕跡。此時三四郎想道這真不

得了。那時窗外有樂隊通過，不知不覺想去散步，到了街上，終於走進青木堂。

進去一看，客有兩桌，都是學生，只在對過的牆隅有一個人和大家阻離着在吃茶。三四郎偶然一看他的側臉，覺得很像進京時在火車上遇見的那位吃很多水蜜桃的人。對方沒有留意。吃一口茶，吸一口煙，態度極爲悠閑。今天沒穿白材料的夏季和服，穿着洋服。然而決不是漂亮洋服。只有白襯衣比研究光線之壓力的野野宮君還好些。三四郎看着看着發見出他確是吃水蜜桃的人。聽了大學的講義以來，正覺得在火車上這位先生發的議論忽然有些意義似的，所以三四郎想到旁邊去寒暄一下。但對手只目視正面，吃了茶，去吸煙，吸了煙又吃茶。無法着手。三四郎凝然眺望着他的側臉，突然喝乾了玻璃盃裏的葡萄酒，跑到外面來。於是回到圖書館。

那天的葡萄酒的力量和一種精神作用所使，破例地很高興地用了些功夫，三四郎非常歡喜。到了讀書的三昧境約有兩點鐘，始注意到應該歸去了。他便一壁準備着回去，一壁把同時借來尙未翻閱的最後一冊毫不在意地揭開一看，發見於書皮裏面很亂暴地用鉛筆寫得滿滿的。

「黑格爾在柏林大學講哲學時，他毫無販賣哲學之意。彼之講義，非說真理之講義，乃體真之人的講義也。非舌之講義，乃心之講義也。真與人相合而醇化一致時，其所說所云，非爲講義而講義，乃爲道而講義也。哲學講義，至此始有可聽之價值。空轉『真』於舌端者，不過遺留以死墨，錄於死紙之空疏的筆記而已。有何意義？……余今爲考試，亦卽爲麵包，含恨忍淚而讀此書。謹記抑制岑岑之頭，未來永劫呪咀此試驗制度。」

署名不待說是沒有的。三四郎不禁微笑了。但好像有所啓發似的。不惟哲學如此，文學亦然，一壁這樣想着，一壁揭開一頁，還有呢「黑格爾之……」看樣子這人很喜歡黑格爾。

「欲聞黑格爾之講義，由四方聚集於柏林之學生，非有利用此講義以爲衣食之資的野心而來也。惟聞哲人黑格爾其人者，於講壇之上，傳無上普遍之真，因向上求道之心切，故來壇下，欲釋我不穩底疑義的清淨心之發現而已。是以彼等聞黑格爾之說，得以決定彼等之未來，得以改造自己之命運。如以彼等爲與茫然地聽講義，茫然地畢業而去的爾等日本大學生相同，則天下之「夜郎空自大」

者也。爾等不過是打字機。且爲貪婪無厭之打字機。爾等所爲，所思，所云，竟無關於切實的社會之活氣運。其至死而茫然乎？其至死而茫然乎？」

茫然地重複了兩遍。三四郎默然深思。這時有從後面拍他的肩膀的，原來是與次郎。在圖書館裏看見與次郎是很稀罕的。他是主張講義無用圖書館重要的人。但是不實行主張而很少進來的人。

「喂，野野宮宗八先生找你呢。」他說。沒有想到與次郎認識野野宮君。爲格外留心起見，他問是不是理科大學的野野宮君，得到「哼」的一聲回答。馬上把書放下到入口的新聞閱覽處一看，野野宮君不在。到玄關看了看仍是不在。下了石階，伸長了頸頸東瞧西望了一陣，形影全無。不得已回來了，到原來的座位上一看，與次郎指着剛纔那篇黑格爾論，小聲說道：

「氣焰不小。一定是從前的老畢業生。從前那些傢伙雖不大安分，但有些有趣處。實際是這樣的。」說着裂開嘴笑。好像很適合他的意思。三四郎說：

「野野宮先生不在呀。」

「剛纔可在入口的呢。」

「好像有事似的麼？」

「倒也好像有事。」

兩人一同出了圖書館。那時與次郎說道——野野宮君是自己寄寓的廣田先生的老徒弟，所以常來。很好學問，又有研究。那方面的人，就是西洋人也多知野野宮君的名字。

三四郎又因野野宮君想起來昔日在正門內爲馬所窘的人的逸話，便想道也許那就是廣田先生罷？把那件事一對與次郎說，與次郎笑道：也許是我們家的先生。他是不難做出那樣事的人。

翌日正巧是禮拜日，在學校裏會見野野宮君，是不可能的。然而昨天他找自己這件事放不下心。幸而還沒訪問過他的新宅，便決計前往拜訪，問問是什麼事。這樣想是在早晨，但讀罷新聞逡巡不定的時候，不覺已到晌午。吃過午飯，正想出去，久別的熊本出身的友人來訪。好容易等他歸去，已是四鐘左右了。雖稍遲了些，但照預定計畫去了。

野野宮的家頗遠。四五日前遷到大久保去了，然而若利用電車，馬上可到。聽

說是在停車場的附近，尋找沒有甚麼不便。說實在話三四郎到平野家去，以來過一次大失敗。打算到神田的高等商業學校去，從本鄉四丁目坐電車，坐過了站，直到九段，順便又被載到飯田橋，在那裏好容易換乘外濠線的車，自御茶之水到神田橋，還沒覺悟，本要到鎌倉河岸的，誰知匆匆地轉到了數寄屋橋。從那次以來，對於電車總覺可怕得很；但平日聽說過甲武線是一直線，所以纔放心大膽地坐上了。

從大久保的停車場下來，不經過仲百人的街到戶山學校那方面去，自電車道橫渡處過去，往旁邊一拐，便是寬可三尺許的細道。用脚尖往上爬去，便是稀疎的江南竹藪。那竹藪的旁邊和前面各有一家人住着。野野宮的家便是旁邊那一家。小門在路對面，完全無關係似的位置上，傾斜地立着。一進去，房子又在人意料不到的地方。門和入口好像完全是後來添造的。

廚房旁邊有很好看的籬笆。庭院方面反來把區劃隔阻也沒有。只有很大的萩花，長得比人身還高，多少遮住客廳的走廊。野野宮君把椅子搬出來放在走廊上，坐在上面看西洋雜誌。看見三四郎進來，說道：

「請這邊。」

簡直和在理科大學的地下室中是同樣的應酬。是應該從庭院進去呢，還是應該自玄關轉過去呢，三四郎稍爲躊躇了一下。這時他又催促道：

「請這邊。」於是便決心從庭院進去了。客廳即書齋，寬可八疊蓆，西洋書籍倒也不少。野野宮君離開椅子坐在蓆上。三四郎說甚麼好閑靜的地方，又說到御茶之水比較地還算很快，又問望遠鏡的試驗怎麼樣了——說罷這些無節制的寒暄話以後，問道：

「聽說昨天你去找我，有甚麼事麼？」

於是野野宮君很抱歉似的說道：

「你因爲那個特別來的麼？」三四郎只答了句：「是。」又道：

「也並不單爲那個。」

「因爲住在貴鄉的令堂大人說：『小兒在京，多蒙關照，』寄了很好的東西來，想向你也道謝一聲，所以……」

「哦，原來如此。寄了些甚麼來？」

「噯，酒糟醬魚。」

「那麼是姬魚（註：原文只有發音，而無漢字，因發音改爲羅馬字時爲 Himeichi 故勉強填以姬魚二漢字。此乃鄉下一種醬魚之名稱，）罷？」

三四郎想：怎麼寄這樣糟糕的東西。但野野宮君質問了許多關於姬魚的事。三四郎特別說明吃此物時的心得。他教給他道：連魚帶酒糟一塊兒烤，待烤好移入碟子時，若不把酒糟取下來便要變味了。

三四郎和野野宮二人問答着姬魚時，天已黑下來。三四郎想回去，正要告辭時，不知從那裏來了電報。野野宮君拆開看了，口中說道：「真糟糕。」

三四郎不便置諸不理，但又不便慌慌張張地細問根柢，只唐突地問道：

「出了甚麼事麼？」

野野宮君道：

「那裏，並不是甚麼大事。」把手裏的電報遞給三四郎看。電報上寫着：「請速來。」

「你要到那兒去麼？」

「噯，舍妹前幾天病了，進了大學的病院，她要我馬上就去。」毫無着急的氣色。三四郎這方面反倒吃驚了。把野野宮君的妹妹，妹妹的病，大學病院合在一起，再加上於池之周圍所遇的女子，一時攪混起來，吃了一驚。

「那麼病得很厲害罷？」

「那裏，不至於怎樣厲害罷。本來家母在那裏看護着的，——若是因病打電報，反不如坐電車跑來快呢。——大概是舍妹鬧着好玩罷。蠢得很，所以常做出這些勾當來。遷居此地以來，還沒去過一次呢，今天是禮拜日以爲能來，大概等着了罷，所以……」說罷歪着頭尋思。

「但是還是去看看好罷？萬一病重就不好啦。」

「是的。四五天沒去大概不至於突然變化，不管怎樣去看看罷？」

「沒有比去看看再好的了罷？」

野野宮決計要去。要去既已決定，便說有事要拜託三四郎。萬一是因病打的電報，今夜便回不來。那麼看家的只有下女一個人。下女非常小膽，而附近又非常不平靖。幸而你來得恰好。若明天的功課，無大障礙，便請宿在這裏如何。自然，若是

沒甚大事的電報，馬上便回來。若是早知道呢，本可以拜託那位佐佐木君，儘量去找他，已來不及。既然只有一晚，而且在病院宿不在病院宿，還不知道，便要麻煩素無關係的人，未免太嫌縱性，所以不便勉強請求，但是——不待說野野宮君並沒有這樣流暢地拜託，但對手的三四郎也並非有流暢地拜託的必要之人，所以馬上便答應了。

下女問晚飯呢，他說：『不吃。』回頭向三四郎說：『對不起，隨後你一個人隨便用些罷。』把晚飯留下便出去了。以爲他已去了，却不料又從黑暗荻花之間大聲地說道：

『我書齋裏所有的書，無論甚麼都可以看。雖沒有甚麼特別有味的東西，請隨便看好啦。小說，也有幾本。』

說罷便不見了。送到走廊上的三四郎道謝時，方一丈七八尺的江南竹藪的竹子，因爲太疎了，所以一根一根地還看得見。

不久三四郎在八疊蓆子的書齋當中，坐在小飯盤前面吃晚飯。一看飯盤，果然如主人所言，有姬魚放在上面。得嗅久別의故鄉之香味，雖甚高興，但飯並不怎

樣好吃。出來盛飯的下女的臉龐，也正如主人所說，眼鼻都長得很小膽。

吃過了飯，下女到廚房去，只剩三四郎一個人。一個人沉下心來，突然憂慮起野野宮君令妹的事。好像是病危，好像野野宮君跑去得遲了。覺得他妹妹便是自己上次所遇的女子，這怎麼好。三四郎把女子的面龐，眼色，服裝，又照上次的原樣溫習了一遍，把那面龐，眼色，服裝等，載於病院的病床上，使野野宮君站在旁邊，說了兩三句話；但只哥哥還不能滿足，不知不覺之間自己成了代理，很親切地照顧一切。那時火車轟地一聲響，從江南竹藪的下面過去了。是橫木之所致呢，抑係土質之所致呢，雖不得而知，但客廳却稍爲震動了一下。

三四郎停止了看病，把客廳環視了一周。太像一座舊房屋了，柱子上有了斑點。相反的是棧隔，立得不高明。天花板漆黑。只有洋燈很時髦地照耀着。野野宮君那樣的新式學者，好奇地租這麼一座房子，看着封建時代的江南竹藪度日，正和這個是同格。若是好奇呢，那儘隨本人的意，若是迫於必要而自己放逐到郊外，則太可憐。聽說那樣偉大的學者，每月從大學所得不過五十圓。所以不得已而到私立學校去兼課的罷？這樣的境遇又加以妹妹之入院，如何支持得了？遷居到大

久保也或者是由於經濟所致罷……

天雖剛黑，但這裏和別地方不同，所以很寂靜。庭前蟲鳴。一人獨坐，覺出是寂寞的初秋。那時在遠處有一種聲音：

『啊啊，只有一會兒了。』

方向好像是在房舍的後門。但太遠了，竟聽不清楚。而且還沒等得聽清方向，已經完了。但三四郎耳中明明白白地聽得這句話是爲一切所捨棄者，不預期任何回答的真實的獨白。三四郎覺得難過。那時火車，又在遠處響着過來。那聲音漸漸走近來，從江南竹藪下過時，比剛纔的列車高一倍地響了一聲過去了。在客廳的微震未停止前，茫然的三四郎，石火一般把剛纔的嘆聲和現在的列車響聲，用一種因果結成一塊。於是忽然跳了起來。那因果是可怕的。

三四郎此時發見凝然而坐已是極困難的事。從脊梁至足趾都爲疑懼之念所刺激，覺得難過。站起來到廁所去。從窗內向外窺視，滿天星光的月夜，隄下的火車道死一般地寂靜。但仍然從竹格子孔裏把鼻子伸出去，眺望暗處。

見有提着提燈的人從車站那方面沿着鐵軌到這方面來。從說話的聲音判

斷，好像有三四個人。提燈的影子從橫渡鐵道處藏在隄下，經過江南竹藪下時，又聽得說話而已。但那說話聲和在眼前一般，聽得清楚。

『再稍往前一點。』

足音遠向那邊移動。三四郎轉到庭前用脚尖踐着木屐，便從江南竹藪下了六尺多的隄，追在提燈後邊。

走了不到三十五六尺遠，又一個人從隄上跳下來。

『是不是轆死的？』

三四郎本想回答一句甚麼，但口裏說不出聲來。已而，黑色的男子走過去了。這大概是住在野野宮君裏邊那家的主人罷，一面跟在後面走一面想着。往前走，走了十七八丈遠，提燈停住了。人也停住了，人遮住燈不言不語。三四郎無言地看着燈的下面。下面有半個死屍。火車從右肩經乳下到腰上軋過去，軋得粉碎，把歪斜的腰肢遺棄在那裏。臉上沒有傷痕。是一個年輕的女子。

三四郎還記得那時的心境。要馬上回去，雖把脚跟挪動了一下子，但足已竦立，幾乎不能動。爬上土隄，回到客廳裏，心裏動悸起來了。想要杯水，把下女叫來，幸

而下女還一點也不知道待了不大會兒裏邊那家喧嚷起來了。三四郎知道是人回來了。不久土隄下面又嚷嚷的亂了一陣。那個完了，又寂靜起來。幾乎是難堪的寂靜。

三四郎的目前，清清楚楚看得見剛纔的女人。把那臉龐和那「啊啊……」的無力的聲音，以及潛藏於此二者間的慘酷的命運合起來一想，所謂人生這條看來似很強壯的命根，不知不覺間鬆懈了，好像任何時間都可以浮到暗黑中去似的。三四郎無緣無故地恐怖起來。只在轟地那一瞬間。在那一瞬以前確是活着的。

三四郎此時忽然想起在火車上給水蜜桃吃的男子，曾說危險，危險，不留心很危險。口裏喊着危險危險，而那人却出奇地鎮定。要之，自己站在能夠說危險危險的不危險之地位，自然就成了那樣的人罷。在世間上，能夠旁觀世間的人，有趣處正在此處也未可知。他那吃水蜜桃的態度，在青木堂喝口茶吸口煙，吸口煙喝口茶，凝然注視正面的樣子，正是此種人物。——是批評家。——三四郎在奇妙的意義上，用上了批評家三個字。用來一看，自己佩服自己用得適當。不獨如此，甚至

想到自己將來也做批評家罷。看見了那悽慘的死面孔，竟起了這樣的心思。

三四郎環視室隅的書桌，書桌前的椅子，椅子旁邊的書箱，書箱中擺列整齊的洋書，覺得這肅靜的書齋主人，也同那批評家一樣的平安幸福。——爲研究光線之壓力，大概不至於使女子斃死罷。主人的妹妹害着病。但不是哥哥給她製作的病。是她自己罹的病。這樣胡思亂想着，已到了十一點鐘。開往中野的電車已不復來。或者是病得厲害了不能回來罷。正在這樣憂慮，野野宮來了電報；舍妹平安，明朝歸。

雖然安心地睡下了，但三四郎的夢却極危險。——企圖斃死的女子是和野野宮有關係的女子，野野宮明知此事，而不回來。只爲使三四郎安心，所以打了電報來。說「舍妹平安」也是謊話，今夜有人斃死的時刻，他妹妹也死了。並且他妹妹卽三四郎在池端所遇到的那位女子。

三四郎明日破例地起得很早。

瞧着沒有睡慣的鋪，吸了一枝紙煙，但昨夜的一切都和做夢一般。到走廊上仰視低簷外的青空，今天是好天氣。是世界剛弄朗爽了的顏色。吃罷飯，喝了茶，把

椅子拿到走廊上看報時，野野宮君如約歸來了。

『昨夜，說是那裏有轢死的啊。』他說。好像在車站上聽說的。三四郎毫無遺漏地把自己的經驗說了一遍。

『那真稀罕。是輕易遇不到的事。我在家也好了。死屍已經收拾起來了罷？也看不到了罷？』

『大概不行了罷？』口裏答了一句，但對野野宮君之悠閑不迫，不禁吃了一驚。三四郎斷定這無神經的態度完全由於夜與晝之差別而起。他全沒注意到試驗光線壓力的人之性癖，就在這種時機，也會現出同樣的態度來。年輕的緣故罷。

三四郎轉了話頭，問病人如何。據野野宮君的回答說，果不出自己所料，病人並無異狀。只因五六天沒去看她，她覺得不滿，爲消解無聊，所以把他釣了去。說是今天是禮拜日竟不肯來，太無情了，說着發怒。因此野野宮君說他妹妹是笨蛋。好像認真地以他妹妹爲笨蛋似的。又說使這樣忙碌的人浪費他寶貴的時間，真是蠢貨。但三四郎幾乎難懂他的意思。妹妹既是特別打電報要會自己，縱然消費禮拜日的一夜兩夜，應也無所謂可惜。會見那樣純真的人所過的時間，纔是真正的

時間，在地下室裏試驗着光線所過的歲月，毋寧說是與人生隔得很遠的閑生涯。自己假若是野野宮君，爲此妹妹而妨害用功，反來要高興的罷。他這樣想時，已把轢死的事忘記了。

野野宮君說：昨夜沒有睡好，今天頭腦茫然，非常糟糕。幸而今天是到早稻田大學教書的日子，帝大方面休假，在教書去以前要好好睡睡。『昨夜睡得很遲麼？』三四郎一問，野野宮說道：實因高等學校時代曾教過自己的老師廣田先生。偶然來看舍妹的病，大家說着話兒，不知不覺已過了電車的時間，便決定住下。本來要住在廣田先生家的，妹妹又撒嬌弄癡，非叫住在病院裏不可，不得已睡在很窄狹的地方，苦痛得很，沒有睡着。妹妹真是蠢貨。又攻擊起他妹妹來。三四郎覺得好笑。想爲他妹妹辯護一下子，但又難於說出口來，也就罷了。

不爲他妹妹辯護，問起廣田先生的事來。三四郎聽廣田先生的名字已有三四遍。並且把水蜜桃那位先生和青木堂那位先生都暗自加以廣田先生之名。現在一問，爲馬所窘那人，果是廣田先生。那麼水蜜桃也必是同一位先生。仔細想來，覺得這樣決定，未免有些勉強。

回來時，他說順便再拜託一件事，午前請把這一件夾衣送到病院裏，三四郎高興極了。

三四郎戴着新的四角帽，戴着這帽子往病院去頗爲得意，春風滿面的從野宮君家出來。

在御茶之水下了電車，馬上坐上人力車。這種敏捷，非平日的三四郎之所能。威風堂堂地被拉進赤門時，法文科的號鐘響了。若是平日，正是拿着筆記簿，墨水瓶往八號教室去的時候。心想一兩點鐘的講義，不聽也沒有關係，便一直坐到青山內科的玄關。

按照教給的路走，進了入口，往裏去，從第二個拐角，往右一拐，往前走再往左拐，東側的房間便是。黑漆板上，用日本字母寫着『野野宮芳子』，掛在門口。三四郎念罷這名字，在門口停立了一會兒。因是鄉下人，自然不懂得叩門而入的漂亮舉動。『在這裏邊住的是野野宮君的妹妹，名叫芳子。』

三四郎這樣想着站住了。也想開門看看她的臉龐，但看了失望時，也頗討厭。往來於自己腦中的女子之臉龐，與野野宮宗八不相似，甚爲困惑。

看護婦穿着草鞋搭拉搭拉地隨後跟來了。三四郎下定決心把門開了一半。於是和在屋裏的女子兩面相對了。(一隻手把着把手。)

眼大，鼻細，唇薄，腦門張開了似的前額寬而下顎尖削的女子。構造只如此而已。但三四郎對於從這臉龐上所生的這時閃耀的咄嗟之表情，有生以來，還是初見。蒼白的額後，順其自然地下垂的濃髮。可以看到肩膀。從東窗透過來的晨光，自後面射到濃髮上，所以髮與日光相接觸處，現紫堇色，背上負着活的月暈。然而臉龐和前額竟甚暗黑。暗黑而蒼白。其中有望着遠方的眼。高高的雲兒在空中不容易動。但又不得不動。只是崩潰似的動。女子看三四郎時，正是此種眼色。

三四郎於此表情中發見出慵懶的憂鬱和隱蔽不住的快活之統一。那統一之感，在三四郎看來是人生最尊貴的一片。且是一大發見。三四郎把着把手——從門影裏把半個臉伸入屋中時，由此刹那之感，把自己放下了。

『請進來。』

女子好像等候着三四郎似的說。那口音裏有一種初次見面的女子所不能有的安詳的腔調。不是純粹的兒童或接觸過一切的男兒的婦人，不能這個樣，與

所謂「不認生」者不同。是最初便是舊相識。同時女子鼓動着肉不甚豐潤的面頰嫣然一笑。於蒼白中現出一種可親的溫和之氣。三四郎的脚自然地走進屋內。那時青年的腦裏，閃耀着遠在故鄉的母親的影子。

轉到門後，向正面看時，五十多歲的婦人向三四郎行禮招呼。看樣子這婦人當三四郎的身體未出門影之先，已站起來在那裏等着。

『是小川先生罷？』對方這樣問。臉龐與野野宮君相似。與姑娘也相似。然只是相似而已。把帶來的包袱拿出來，她接過去，謝了一聲，便說：

『請坐。』把椅子送過來，她自己便到寢臺的對過去了。

一看鋪在寢臺上的褥子是雪白的，上面蓋的被子也是雪白的。把被子斜捲起一半，好像要避開脚頭上看似很厚的那一處，女子背窗而坐。脚伸不到地板。手裏拿着編物針。毛絲的毬團子滾在寢臺下。長的紅線從女子手裏劃一條紋。三四郎想從寢臺下把毛絲的毬團子爲她拾起來。但一看女子好像對於毛絲全不在意似的，所以中止了。

她母親坐在對過，不住地謝昨夜代她們看家之勞。說在你很忙的時候，很對

不起。三四郎說『不必介意，反正也是閒着。』兩人談話時，芳子沉默着。兩人的話截斷時，她突然問道：

『昨夜斃死的人，你看見了麼？』一看，見室之一隅有報紙。三四郎說：

『噯。』

『很可怕的罷？』說着稍爲歪過頭來，看着三四郎。是和她哥哥相似的長頸的女子。三四郎既不答可怕，也不答不可怕，望着女子曲着的頸頸。一半也因為太簡單了，無從回答。一半是忘記了回答。女子像是知覺了，便把頭伸直。而且蒼白的面頰有些紅潤。三四郎想該是回去的時候了。

告辭已罷，出了屋子，來到玄關正面，一看對過，長的走廊那頭，分爲四角，突然明亮了，在外面的綠色映入的進口處，池端那女子站在那裏。大吃一驚的三四郎的步調馬上亂了起來。那時透明的空氣之畫布中，暗黑的描成的女影往前動了一步。三四郎被邀約似的也往前動。兩人負着在一條道的走廊上的某處非互相撞見不可的運命，彼此越走越近。女子回頭一看，明亮的外面的空氣中，只浮現初秋的綠色。回頭看的女子之目中，在四角中既無任何人出現，也無等待受她回顧

的人。三四郎於此時間把女子的姿勢和服裝放進腦中。

衣服的颜色不知叫甚麼。和陰沉沉的常綠樹之影映入大學池水中時一般。鮮明的條紋，上下貫穿。那條紋一面貫穿着，一面又起波浪，互相依，互相離，有時重疊得很粗，有時分而爲二。雖不甚規則，但爲使它不亂雜起見，在三分之一那一部分，用寬腰帶束住了。腰帶也富溫柔之感。因爲含有黃色的緣故罷？

她回顧時，右肩向後仰，左手垂在腰側往前去。拿着汗巾。汗巾自手指下垂處展開着。因爲是綢子，所以展開了罷？自腰以下是很正當的姿勢。

女子馬上回復了原來的姿勢。低着頭向三四郎走近了兩步，突然把頭稍往後仰，正面地看他。兩層眼皮頗長而沉着的眼睛。很惹人注目地在黑眉毛之下活躍着。同時美觀的牙齒也露出來了。這牙齒和這臉色是三四郎所難忘的對照。

今天輕輕地擦着白粉。但不至遮住本來面目那樣無趣味。濃豔的肉體，適當地加以潤色，且在不亞於強烈日光的皮膚之上，很薄地敷上了一些細粉。不是明晃晃的臉。

論肉體，不拘是面頰或下顎，都是很緊湊的。臍在骨上的好像沒有許多。然而

臉龐的全體仍是很柔和的。不是肉柔和，簡直骨頭都柔和似的。是令人覺得意味深長的臉龐。

女子彎了彎腰。三四郎對於她鞠躬的方法之驚異比受不相識的人之敬禮還驚異呢。腰以上和被風吹動的紙一般飄然落在前邊。而且非常速。並且到某種角度時毫不費力地戛然而止。不待說這不是學而能的。

「借光，請問……」這種聲音從白齒之間發出來。音調鏘然。而且落落大方。炎夏之際，問樅樹結不結果實這件事令人想不到。三四郎對於那些事簡直無留意之餘裕。

「是。」說罷站住了。

「十五號病室在那一邊哪？」

「十五號病室就是三四郎剛纔出來的那間房子。」

「野野宮小姐的病室麼？」

這次是女子那方面說「是。」

「野野宮小姐的病室從那個角上拐過去，一直往前走，再往左拐，第二間的

右側便是。」

「那個角上……」女子說着用細指指着前邊。

「是的，就是前邊那個角。」

「真是多謝。」

女子過去了，三四郎站着不動看着女子的後姿。女子來到角上。正要拐彎時回頭一看。三四郎只有紅着臉倉皇失措。女子嫣然一笑，臉上帶出問「是這個角罷？」的樣子。三四郎不知不覺地點頭。女子的影子往右一掩，隱入白壁中去了。

三四郎飄然出了玄關。心裏想她是錯認自己爲醫科大學生，所以纔向自己問病室的號數罷，邊想着邊往前走了五六步，忽然想起來了。當女子問十五號時，應該再回到芳子病室去作嚮導就對了。真是憾事。

三四郎到了現在已沒有再回去的勇氣。不得已又往前走了五六步，這次憂然止步了。三四郎的腦中，映出女子結的飾紐 *Ribbon* 的顏色。那飾紐的顏色和性質，確與野野宮君在兼安所買的相同，當他想到這裏時，三四郎突然足趾笨重起來。從圖書館旁邊爬着走似的到了正門，不知從那裏來的與次郎，突然招呼起來。

「喂，爲甚麼不上課？今天意大利人講麻咯婁尼怎麼吃法，我聽見了。」說着走到旁邊拍三四郎的肩膀。

兩人在一塊兒走了幾步。到了正門旁邊時，三四郎問：

「喂，現在也戴薄的飾紐麼？那不是限於最熱時戴麼？」
與次郎哈哈大笑道：

「你問○○教授好了。他甚麼都知道。」意思是不欲過問這閒事。

在正門，三四郎說身體不大舒服，今天不上課了。與次郎不便說跟你走了這一會子吃了虧了，一個人回教室那面去。

四

三四郎的靈魂浮漂起來了。聽講義時，覺得是在遠方。一不小心，最重要的地方會遺漏了。甚至有時覺得自己的耳朵是不花錢借來似的。三四郎覺得愚不可及。沒法子，向與次郎說道：近來的講義真無味的很。與次郎的回答，無論何時都是一樣的。

『講義沒有有味的道理。你是鄉下老，以爲不久有了不得了的事出現，所以直
到現在很忍耐的聽下來的罷？愚極了。他們的講義開闢以來便是這樣的。事到如
今，再失望有甚麼辦法！』

『不是那個說法……』三四郎辯解，與次郎的流水似的口調和三四郎的
笨重的口調，彼此不相稱，很是好笑。

這樣的問答反覆了兩三遍，不知不覺已過了半個月。三四郎的耳朵漸漸地
不像借來的了。這次與次郎那方面向三四郎批評起來了：

『臉龐奇妙極了。好像非常疲於生活似的臉龐。是世紀末的臉龐。』

三四郎對此批評，仍然重複地說：

『不是那個說法……』。

三四郎還沒接觸過人工的空氣，以至於聽見世紀末的字句而歡喜，又不通
某種社會的消息，以至於使用這個爲有興味的玩具。只對於『疲於生活』這文
句稍覺滿意。不錯，是有些疲乏了似的。三四郎只以爲是下痢的緣故。但人生觀還
不至於大大地標榜疲倦的臉龐那樣漂亮。所以這會話便沒有甚麼發展就完事

了。

不久到了秋天。食慾增進。二十三歲的青年，無論如何不能對人生感疲倦的時節來到了。三四郎常常出門。大學的池之周圍，也很轉過幾回，但也無特別的變化，病院前也往來了不知多少次，但所遇者只是些普通人而已。又到理科大學的地下室內找着野野宮君一問，說妹妹已經出院了。本想把在玄關前所遇的女子對他談談的，因對手很忙，不知不覺便不大好意思說，所以作爲罷論。好在下次到大久保去，慢慢對他談時，名字和素行自然會明白，所以不急不躁地回來了。於是信步徜徉地到各處閒逛。田端啦，道灌山啦，染井的墓地啦，巢鴨的監獄啦，護國寺啦，——三四郎竟到了新井的藥師。自新井的藥師之歸途，本打算繞道到大久保野野宮君家去看看的，因在落合的火葬場附近走錯了路，跑到了高田，所以從目白坐火車回來了。在火車中把買給朋友作禮物的栗子，一個人大嚼了一頓。剩下的，第二天與次郎來到，都吃乾淨了。

三四郎越浮漂越快，起初過於用心了，耳朵有些聾了似的，講義的筆記頗生了些困難，但近來大抵可以聽得來，所以不覺得怎麼樣。聽着講義，思想着種種

事情，多少有一些寫不上的，也並不覺得怎樣可惜。仔細觀察，與次郎等也都是這樣，三四郎覺得這樣正好罷。

三四郎思想種種的事情時，那位戴紐飾的小姐時常出現。於是便爲之不安。實在不快愉的很。想立刻到大久保去看看。然而不久便爲想像的連鎖與外界的刺激所攪混了，所以大概是悠閒的。因而時常作些夢想。大久保老是不去。

有一天午後，三四郎照例隨便閒逛，從團子坂上往左拐到了千駄木林町寬的大街。近來秋晴，東京的上空也和鄉下一般深澄。只一想到是生活在這樣的青空之下，頭腦便爲之清爽。一到郊外，就更不待說。心曠神怡，靈魂大得似大空一般。然而身體的全體却仍然很緊張。與心懈意懶的春之悠悠忽忽不同。三四郎眺望着左右的籬笆，嗅着有生以來最初所聞的東京之秋慢慢地來了。

在坂下，菊人形剛於兩三日前開業。在坂間轉彎時，還看得見旗幟呢。現在只聽得見聲音。在遠處咚咚噹噹地響。那響聲從底下漸漸往上升，在澄徹的秋之空氣中伸展盡了，終於成爲極稀薄的波浪。其餘波的餘波來在三四郎鼓膜旁邊，自然地停住。與其說喧擾，毋寧說使人心神快愉。

那時突然有兩個人從左邊胡同裏出來。其中的一個看見三四郎，「喂」地喊了一聲。

與次郎的聲音，只有今天，規規矩矩。可是有同伴。三四郎一看他的同伴，便悟到果然不出平日之所推測，青木堂吃茶的人就是廣田先生。與此人自水蜜桃以來有一種奇妙的關係。特別是自青木堂喝茶，把自已趕到圖書館以來，尤其記得清楚。無論何時見他，總是面似祠官，鼻似西洋人。今天仍穿着上次的夏服，也並看不出怎樣冷來。

三四郎本想說句甚麼話，應酬他一下，但時間經過得太久了，不知怎樣開口纔好。只摘下帽子行了一禮。這一禮，對與次郎則未免太恭敬，對廣田則失之太簡略。三四郎這一來是不專對任何一方的中間禮法。與次郎立刻說道：

「這位是我的同級學友。熊本高等學校畢業後初次到東京的——」

別人還沒問，先宣傳着是鄉下人，接着又向三四郎說道：

「這是廣田先生。高等學校的……」

毫不費事地把兩方介紹過了。

此時廣田先生連說了兩遍：「知道，知道。」與次郎帶出不可解的樣子來。然而也沒麻煩地追問爲甚麼知道。只立刻問道：

「喂，這附近有出租的房子麼？寬大，清潔，有書僮住室的。」

「出租的房子麼——有的。」

「在那邊？可不行。」

「不憐，有很乾淨的，建造着很大的石門。」

「那好極了。在那兒？先生，石門好極了。一定就住那裏怎麼樣？」與次郎非常

高興。

「石門不行。」先生說。

「不行？那可爲難。爲甚麼不行？」

「不論爲甚麼也不行。」

「石門很好啊。和新男爵似的有甚麼不好？先生。」

與次郎是很認真的，廣田先生嘻嘻地笑。終於認真的勝了，大家商量定不拘如何，先去看看再說，三四郎作嚮導。

回到胡同內，到裏街去，往北走十七八丈遠，有好像是盡頭的一條小巷。三四郎把兩個人領進那小巷去。一直往前走，便到花木匠的庭院。三人在入口的三丈多遠的旁邊停住了。右手立着兩根相當大的神像柱。門是鐵的。三四郎說就是這個。不錯，掛着吉屋招租的牌子。

「這真威嚴得很。」與次郎邊說着邊推鐵門，原來落了鎖。

「請等一等，我去問問。」與次郎說罷便跑到花木匠的家裏去了。廣田和三四郎好像被殘剩在那裏似的。二人談起話來了。

「東京怎麼樣？」

「曖……」

「只是寬得很而又髒得很罷？」

「曖……」

「可以和富士山比較的東西，一點也沒有罷？」

三四郎把富士山完全忘了。因廣田先生說到。回想從火車的窗中初次眺望的富士，果然是崇高的山，只是與現在腦中上下起伏的世相是簡直不好相比較

的。三四郎不知甚麼時候竟把那時的印象忘掉了，他覺得這事怪可恥。
「你會把不二山（即富士山）翻譯着看過麼？」突然來了這麼一個意外的質問。

「所謂翻譯……」

「翻譯自然時，一切都化成有人格的了，所以有趣。甚麼崇高咧，偉大咧，雄壯咧。」

三四郎懂得翻譯的意思了。

「都成了人格上的話。對於不能翻譯成人格上的話之輩，「自然」毫不能給他以人格上的感化。」

三四郎以為還有下文，只沉默地聽着。可是廣田先生說到那裏便不說了。窺視着花木匠家裏，獨語似地說道：

「佐佐木幹些甚麼來？慢得很哪。」

「我去看看罷。」三四郎問。

「不必，去看他也不會出來。倒是在這裏等他，不費力氣的好。」說罷蹲在枳

穀籬笆下，拾起小石塊來在地上畫着甚麼。悠閒極了。與次郎之悠閒是方向相反，而程度大體相似。

那時在庭前叢植的松樹那面，與次郎大聲喊道：

「先生，先生。」

先生依然在畫甚麼。好像是神燈臺。因為沒有回聲，與次郎沒有法子出來了。先生請來看看。好房子哪。是這位花木匠家的。教他把門開開也可以，不過從裏邊轉過去更快些。」

三人從裏邊轉過去。把雨橇開開，一間一間地都走着看了。建造得使中流人住着正合身分。房價四十圓，抵押金三個月分。三人又到了外邊。

「爲甚麼要看那樣闊綽的房子？」廣田先生說。

「爲甚麼看？反正只是看看，又有何妨？」與次郎說。

「又沒打算賃……」

「那裏，打算是打算賃的呢。可是房價給他二十五圓，他無論如何不答應……」

廣田先生只說了句：『那是當然的。』接着與次郎談起石門的歷史。前些日子還在某一邸宅的出入口呢，改築時買來，馬上立在那裏的。惟有與次郎專研究些古怪事。

從那裏三人又到了原來的大街，從動坂下去到田端之谷。下去時三人只是走着。租房子的事，大家都忘記了。只有與次郎時而談起石門的事。從麴町把那個搬到千駄木竟花費了五圓的運費。那位花木匠像是很有錢。又說在那裏建造四十圓出租的房子，誰去賃它呢。後來的結論是：因為沒有人賃，不久一定要減價出租的，那時再去談判一次，一定賃了來豈不甚好。廣田先生看樣子是沒有那種意思，說道：

『你說的閒話太多了，所以費了那麼長時間。應該適當地早些出來的。』

『等了很長的時間麼？畫了一個甚麼畫啊，先生也真悠閑得很。』

『不知道誰悠閑呢？』

『那是甚麼畫？』

先生沉默着。那時三四郎嚴肅地問道：

「不是燈臺麼？」

畫者和與次郎都笑出來了。

「燈臺真奇拔！那麼是畫的野野宮宗八先生啊？」

「爲甚麼？」

「野野宮先生在外國雖很光明，而在日本却很黑暗哪——誰也不知道他。所以每月只拿到很少的幾個錢，把自己關閉在地下室裏——實在是不合算的生意。每次看見野野宮先生，便覺得可惜。」

「像你是的，只茫然地照得見自己所坐的周圍，方二尺左右，所以簡直是圓燈籠了。」

被比成圓燈籠的與次郎，突然向三四郎問道：

「小川君，你明治幾年生的？」

三四郎只簡單地答道：

「我二十三。」

「也不過是那樣罷。——先生，我對於圓燈籠呀，煙袋窩兒呀那類東西，非常

厭惡。也或許是明治十五年以後生下來的緣故罷，不知怎的，覺得是舊式的，心裏討厭。你怎麼樣？」又向三四郎問。三四郎說：

「我並不覺怎樣地厭惡。」

「不過你是纔從九州的鄉下出來的，大概和明治元年間的人是同樣的頭腦罷。」

三四郎和廣田對這段話都沒說甚麼。往前走不多遠，便是在鋸倒古寺旁的杉林，平好了的地面上，建造了一座青色塗壁的西洋館。廣田先生把古寺和青色塗壁平等的看。

「這是時代錯誤。日本的物質界和精神界都是這樣。你知道九段的神燈臺罷？」又是神燈臺。「那是舊東西，載於江戶名所圖會中呢。」（註：江戶即今之東京。明治維新以前，德川氏開幕府於此地，稱此地曰江戶。明治遷都於此以來，改名東京，至於今日。）

「先生不要開玩笑。任他九段的神燈臺如何舊，若載在江戶名所圖會，可了不得。」

廣田先生笑了。原來是把東京名所的彩畫弄錯了。據先生說，還遺留着這樣舊的燈臺的旁邊。建造起借行社（註：日本陸軍將校俱樂部之名）那樣新式的紅瓦洋房子。把兩者排列在一塊看，實在滑稽得很。但誰也不留意，很不在乎地。這便足以代表出日本的社會。

與次郎，三四郎都只說了句，實在不錯，從寺前過去，走了五六町（註：町爲日本長度之一單位，每町六十間，每間六尺，六町約爲二一六〇尺。）有一大黑門。與次郎說從這裏穿過去往道灌山去罷。再三推訊地問，從這裏穿過去也無妨麼？他說沒有關係，這是佐竹的別墅，任何人可以過，不妨事的；所以兩人也都以爲不妨事，便穿門而入，從竹藪下通過，走到舊池旁時，看門的出來，把三人大大地呵叱了一頓。那時與次郎唯唯諾諾地向看門的賠罪。

從那裏到了谷中，轉到根津，傍晚回到本鄉的公寓。三四郎覺得這是近來所沒有的快樂的半日。

翌日到學校一看，與次郎沒來。以爲午後大概會來，但仍沒來。到了圖書館也沒看見他。自五點至六點是純文科的共通講義。三四郎出席了。寫筆記則嫌太暗。

點電燈則嫌太早。細長的窗外看得見的那株大樟樹的枝裏，已是漸漸黑下來的時節，室中講師的臉與聽講學生的臉都是很模糊不清的。因此，與在陰闇處吃饅頭一般，不知怎的，有些神秘。三四郎覺得講義不懂的地方奇怪。支頤而聽，神經爲之鈍，心靈爲之昏。覺得這樣的講義纔有價值。那時電燈突然亮了，萬事稍爲明瞭。於是忽然想回公寓去吃飯。先生也體察大家的心，馬馬虎虎地把講義結束了。三四郎加緊脚步回到追分。

換了衣服，坐在飯盤前，飯盤上與鷄蛋豆腐在一塊有一封信。一看信面，三四郎立刻悟到是母親寄來的。對不起，這半個多月簡直把母親忘了。從昨天到今天，甚麼時代錯誤啦，不二山的人格啦，神祕的講義啦。鬧得把那女子的影子也沒想起來，三四郎覺得這就很滿足。母親的信留着隨後慢慢看，姑且先把飯吃過，吸起煙來。一看見那煙紋，想起了剛纔的講義。

那時與次郎飄然而至。問他爲甚麼沒到學校去，他說只顧得找房子了，那有工夫上課。

「竟是那樣急着搬家麼？」三四郎問。

『急？上月本來就要搬的，我請他等到後天的天長節，所以無論如何，明天非找到房子不可。你知道那裏有麼？』

饒是這樣忙，昨天竟不知是散步還是找房子，溜溜達達地把時間空過了。三郎簡直不懂。與次郎對於此事的解釋說是因為和先生在一道的緣故。『本來先生找房子根本就錯了。他從來不會找過房子，昨天大概是發神經病。託他的福，在佐竹的別墅被人家大大地教訓了一頓，真是好臉面。——喂，知道那裏有麼？』忽然催促起來。與次郎之來，大概他的目的全在這件事上。仔細一探聽原因，說現在的房主是高利貸，沒有道理的抬高房價，太氣人了，所以與次郎自動地宣告退出他的房子。因此與次郎負着責任。

『今天到大久保看了一下，也是沒有。——說起大久保來，順便到宗八先生家裏看了看，遇見芳子小姐。可憐她顏色還不見光澤。——辣薑性的美人——她母親說問你好。但是以後那邊也很平穩。轆死只那一次，再沒有了。』

與次郎的話從這裏飛到那裏。平日說話已是沒有限制的，今天因為找房子，多少有些焦急。話告一段落時，伴奏似的，問有沒有房子。後來三四郎也終於笑了。

出來

漸漸地與次郎的屁股也沉下氣來，甚至借用燈火可親的漢語而沾沾自喜了。話題無端地落在廣田先生身上。

「你那裏的先生名叫甚麼？」

「名莨。」用手指寫着給他看。「草頭字是多餘的。不知道字典上有沒有。盡取些怪名字。」他說。

「高等學校的先生麼？」

「自古以來便是高等學校的先生。真厲害。俗話說十年如一日，他已經十二年了罷？」

「有小孩子麼？」

「說甚麼小孩子，現在還是獨身呢。」

三四郎稍覺驚異了。很懷疑一人獨身能熬到那樣大年紀。

「爲甚麼不娶一位太太呢？」

「那正是先生之所以爲先生處，別看他那個樣子，是很大的理論家呢。說

是還沒娶太太以前便已在理論上決定了太太是要不得的了。蠢極了。所以始終是矛盾的。先生說沒有比東京再髒的了。可是看見石門便勃然作色說不行不行，太闊綽了。」

「那麼娶一位太太試試看也好罷。」

「竟說很好很好，也不一定。」

「先生說東京髒，又說日本人醜，大概到過西洋的罷？」

「那裏肯到西洋去？那樣的人！萬事腦經較事實發達，所以纔那個樣。關於西洋用照片來研究。甚麼巴黎的凱旋門咧，倫敦的議事堂咧，收存的很不少。用那照片，以律日本，所以敵不住，自然是髒的。可是自己住的地方，任是如何的髒，一向不在乎，真是難解。」

「坐過三等火車呢。」

「沒有髒得很髒得很鳴不平麼？」

「倒沒有鳴甚麼不平。」

「但是先生是哲學家啊。」

「在學校教的是哲學麼？」

「在學校只擔任英文。那人自然生成的哲學頭腦，所以有味。」

「有甚麼著作麼？」

「甚麼也沒有。時而也作論文，但毫無反響。那樣不行。一點也不知道世間的事，所以沒有辦法。先生曾說我是圓燈籠，其實夫子自身是偉大的黑暗。」

「想法子能在世上出頭露面纔好。」

「能出頭露面纔好？——先生自身是甚麼事也不幹的人哪。第一，若不是我在，一天三頓飯也吃不來呢。」

三四郎笑了出來，意思是說何至於此。

「不是撒謊。甚麼也不幹，幾乎令人覺得可憐。無論甚麼，都是我吩咐下女，教她揀先生歡喜的樣子做——那些瑣事，且莫管他，以後想大大地活動一下子，運動着使先生當大學教授呢。」

與次郎是很嚴肅的。三四郎對於他那大言，不禁一驚。驚也不要緊。照你驚的樣子進行着，最後拜託道：

「搬家的時候一定請來幫忙。」看口吻好像房子早已定妥了似的。並且馬上回去了。

與次郎歸去時差不多快十點了。一個人坐着，不知怎的，肌骨生寒。忽然一想，原來書櫥前的窗子忘記了關。一推開紙門，便看見月夜。每次看見，輒覺不快。愉的檜樹上，射着青光，黑影的邊緣上好像含着煙。檜上有秋來，覺得頗奇怪，一方面想着把雨桶閉上了。

三四郎馬上睡進舖裏。他與其說是用功，毋寧說是比較地不大讀書。可是每遇可掬之情景，便反覆地在腦中。那樣於生命有些深意似的。今日呢，若在平日，本應反覆地思想着在神祕的講義之當中，電燈忽然亮起來那件事以自喜的，但因有母親的來函，當先從看信做起。

信上說：新藏送了蜂蜜來，所以放進燒酒去，每晚飲一盃。新藏是家裏的佃戶，每年冬天送二十包年貢米來。人是很直爽的，只是脾氣很大，時常用柴薪打老婆。

三四郎躺在被中思想起新藏開始養蜂的往事。那是五年以前。他發見屋後樅樹上有二三百足蜂，立刻噴酒於糙米漏斗裏，把那羣蜂全部活捉了。把蜂放進

箱子裏，開一些可以出入的孔穴，放在常有日光的石頭上。於是蜂便漸漸繁殖，一個箱子裝不了。盛了兩箱。又不夠用，盛了三箱。這樣繁殖的結果，現在已有了六七箱。其中之一箱，每年從石上卸下一次來，說是爲蜂取蜜。每年暑假回家沒一次不說給你蜜吃罷，但真正拿來的事，一次也沒有。可是今年記性忽然好起來，所以纔履行了年來的約會罷。

信上又說：平太郎爲他父親建造了石塔，請去參觀。到那裏一看，既不生草，又沒有植樹木的庭院，赤土當中，立着神像石。平太郎對於那神像石是很驕傲的。他說：從山上鑿下來費了數日的工夫，鑿好託石匠刻了一刻又費去了十圓。老百姓們是不懂得的，貴府的少爺已入大學堂，石之良否一定知道。下次寫信，請代爲一問。並且請誇獎一句費了十塊錢爲老子建的石塔。——三四郎一個人笑了起來。比千駄木的石門要命得多。

信上又說：寄一張穿着大學制服照的像片來。三四郎想將來要照一張寄去，一方面往下看，果然不出自己所料，三輪田的阿光小姐又出來了。——前幾天阿光小姐的母親來了，說：三四郎哥兒不久就要在大學畢業的，畢業後不可把小

女娶了去？阿光小姐長得也漂亮，氣質也溫柔，家裏又有許多田地，並且兩家以前有這種關係，那樣一辦，雙方都合適。上面又加以但書——阿光小姐也一定高興的。——東京人不知心地，我是不喜歡的。

三四郎把信卷好，放進信封內，擱在枕頭旁邊，閉住了眼。老鼠突然在天花板上亂鬧起來，但不久即鎮靜了。

三四郎有了三個世界。一個在遠方。與次郎之所謂有明治十五年以前的氣味者，卽是一切平穩，可是一切朦朧。不過想回去是不費力的。想回去時立刻可以回去。但非到急迫的時機，是不想回去的。換句話說，是退避處那樣的地方。三四郎把脫下來的過去，封在這退避處中。一想到可懷念的母親也要葬在這裏麼，忽然惶恐起來。於是只在有信來時，暫時低徊於此世界，以溫舊歡。

第二個世界中，有生着苔草的紅瓦房。有從這個牆隅展望那個牆隅，看不清對面的人臉那樣寬廣的閱覽室。有非用梯子手便達不到的堆積得很高的書籍。因手翻指垢而發黑，因金文字而發光。羊皮，牛皮，二百年前的紙及其一切東西上，積着灰塵。這灰塵是費二三十年的工夫纔積得成的寶貴的灰塵。勝過靜寂的月

日的靜寂的灰塵。

一看在第二個世界動轉的人影，大抵生着懶惰的鬚鬚。有的仰望着天空走。有的低着頭走。服裝必骯髒。生計必貧困。然而晏如也。一面爲電車所包圍，而不憚通天的呼吸太平之空氣。入於此中，因不知現世故不幸，因能逃火宅故幸。廣田先生生在裏邊。野野宮君也在裏邊。三四郎在略解此空氣的地位。想出去，仍然可以出得去。然而好容易解得些趣味，斷然捨之，則未免可惜。

第三個世界燦然似春的動盪。有電燈。有銀匙。有歡聲。有笑語。有起泡沫的香檳酒。有爲一切的冠冕的美麗女性。三四郎和那女性中的一人說過話，和另一人見過兩次面。這世界，在三四郎想來是最深厚的世界。這世界即在目前。但有些難近。其難近點，幾乎和天外的閃電一般。三四郎自遠處眺望這個世界，覺得不可思議。自己不進這世界的某一處，那世界便在那裏有些缺陷似的。好像自己有爲這個世界某一處的主人公的資格似的。然而可以希冀圓滿發達的這世界，反自己束縛起來，把自己可以自由出入的通路塞住了。三四郎對這個覺得不可思議。

三四郎躺在被裏，把這三個世界排列起來，互相比較着看。其次把這三個世

界攪混在一塊，從其中得出一個結論。——要之，沒有從家鄉把母親請來，娶上一位美麗的妻子，並且委身於學問再好的了。

結論頗爲平凡。但到達此結果以前曾從種種方面思想過的。自計算思索之勞力以上下結論之價值的廉價思索家自身看來，也並不怎樣的平凡。

只是這樣一來，便把寬廣的第三個世界，使一個渺小的妻子代表了。美麗的女性有許多。把美麗的女性翻譯出來，又可成爲種種。——三四郎模仿廣田先生，使用這翻譯的字句。——若把能够翻譯成人格的語言，擴充從那翻譯所生的感化之範圍，爲完成自己的個性，便非竭力地多接觸美麗的女性不可。認識一個妻子便滿足了，好像是故意要使自己的發達不完全似的。

三四郎把論理延長到此處，覺得少少着了廣田先生的迷。因爲實際上並沒有那樣痛切地感到不足。

翌日到學校去，講義照例是無味道，室內的空氣依然是離俗的，所以一直到午後三時，完全成了第二個世界的人，帶出了不得的偉人的態度來，走到追分的警察樓前，恰和與次郎相遇。

「啊哈哈！啊哈哈！」

偉人的態度因此完全崩壞了。甚至警察樓前的巡警也微微地笑了。

「甚麼？」

「甚麼「甚麼」走道要多少再像普通人走。簡直和浪漫的「愛婁尼」一般了。」

三四郎不大懂這句西洋話的意思。沒有法子，便問道：

「有了房子麼？」

「正因為這個往你那裏去呢。——明天要搬家了。請來幫幫忙。」

「往那兒搬？」

「西片町十番地丁字三號。九點鐘前到那裏來掃除。請等我。隨後就來。九點鐘以前啊。丁字三號。回頭見。」

與次郎慌慌忙忙地過去了。三四郎也慌慌忙忙地回公寓了。那天晚上回轉來到圖書館查出「愛婁尼」這句話一看，上面寫着：德意志的修萊蓋爾所唱出之語言。意思是：所謂天才者，非既無目的，又不努力，終日價胡逛不可。三四郎這纔

放下心，回到公寓，立刻睡了。

翌日因有約會，雖是天長節，也照平時的時刻起來，權當是到學校去，走進西片町十番地，一檢查丁字三號，原來在很窄小的胡同當中。是很舊的房子。

一間西洋式房子挺出來代替了玄關，鉤曲有客廳。客廳後爲餐廳，餐廳對過是便門，與下女住室相並而立。此外有樓，但不知有若干疊蓆。

三四郎是受人之託來掃除的，但他認爲並沒甚麼掃除的必要。不待說，並不乾淨。然而也找不出應該拋棄的東西。勉強要拋棄，也不過是蓆子家具那類的東西，這樣想着把雨桶打開，坐在客廳的走廊上，眺望庭院。

有很大的百日紅。然而這花的根在隣家，只幹之半部橫着自籬笆上侵入這邊而已。有很大的櫻樹。這樹確生於籬笆牆根之中。可是枝子一半逃到路上去，若再往前一點，便要妨害電話了。有一株菊花。大概是寒菊，從未開過。此外甚麼也沒有。很可憐的庭院。只有土是很平坦的，肌理細而且甚美。三四郎看着土。真是爲看土而造的庭院。

已而，高等學校裏舉行天長節儀式的號鐘響了。三四郎聽着號鐘，想大概到

了九點。想到甚麼也不幹未免有負人託，就掃掃櫻樹的枯葉也好罷，但又想起來沒有掃帚。又坐在走廊上。坐了有兩分鐘罷，庭院的柴扉吱的一聲開了。想也沒想到的池畔的女子出現在庭前。

兩方用花本籬笆區劃着。四角的庭院，不滿十坪。（註：每坪方六尺。）三四郎一看見立於此窄狹的圍牆之中的女子，忽然醒悟了。——花兒必剪，應插入瓶裏細爲觀賞。

此時三四郎離開走廊，女子離開柴扉。

「對不起……」

女子劈頭說出這句話，行了一禮。腰以上照例往前浮，而臉龐則決不低下。行着禮凝視三四郎。從正面看女子的咽喉，伸得很長。同時她的眼映入三四郎的眸中。

兩三天以前，三四郎從美學的教師得見葛爾茲的畫。那時美學的教師說，此人所畫的女子肖像，皆富於 Voluptuous（註：逸樂的，特指感官上逸樂的，多肉慾的，動色情的事物。）的表情。Voluptuous！池畔的女子此時的眼神，除了用這句話形容，

沒有別的字句。訴說着甚麼。訴說着艷麗的一種事物。並且很正當地訴之於官能。然而透官能之骨徹官能之髓的訴法。超過了能堪甘美的程度，而變爲劇烈的刺激的訴法。與其說甘美，毋寧說痛苦。與卑賤的獻媚自然不同。是令人見了非媚她不可的殘酷的眼色。然而此女沒有一處與葛爾茲的畫相似的。眼比葛爾茲的要小一半。

「廣田先生要移轉來的，就是這裏麼？」

「是這裏。」

與女子的聲音和腔調相比，三四郎的回答太粗鹵不文了。三四郎也注意到了。但又無其他的話可說。

「還沒有搬過來麼？」女子的話很明確。不像普通的半吞半吐。

「還沒有來。就要來的罷？」

女子稍爲躊躇了一下。手裏提着大籃子。女子的衣服，照例是認不出。只是不像往日那樣光亮罷了。衣料上好像有些點粒。鼓出來似的。上面有條紋或花紋。那花紋是很不規則的。

櫻葉時而自上面下落。有一葉正落在籃子的蓋上。剛落在上面又被吹去了。風包着女子。女子立在秋中。

『你先生是……』

風移到隣家去時，女子向三四郎問。

『被叫來掃除的。』口裏雖這樣說，但現在坐在這裏甚麼也不幹，已被她看見，三四郎自己也覺得可笑。女子也笑着說道：

『那麼我也在這裏等一等罷？』那口氣聽來好像是求三四郎的許諾，三四郎非常高興。於是答道：『啊。』三四郎的意思是：『啊，請等一等。』的略語。但女子仍然站着。三四郎沒有法子便照對手的問法，自己也問道：

『你小姐是……』

於是女子把籃子放在走廊上，從腰帶間掏出一張名片，遞給三四郎。

名片上寫着：里見美禰子。住址是本鄉，真砂町，對過便是。三四郎看名片時女子已坐在走廊上。

『和你會見過面的啊。』三四郎把名片放進袖內，擡起頭來。

「是的，有一次在病院……」說着女子也向這邊看

「還有一次。」

「還有一次在池之端……」女子立刻說了。記得真準。三四郎因此竟沒有了可說的話。女子最後把話結住：

「實在失禮了。」

三四郎答道：

「那裏話。」頗爲簡潔。兩人看着櫻枝。梢上只剩了幾個被蟲蝕過的葉子。遷居的行李，老是不來。

「找先生有甚麼事麼？」

三四郎突然這樣問。專心地眺望高櫻的枯枝的女子，突然回頭向着三四郎。氣色好像說：「噫呀，嚇了一跳！好厲害呀！然而回答却極尋常：

「我也是被叫來幫忙的。」

三四郎此時留心一看，纔看見女子坐着的地方滿是沙子。

「沙子真不得了。要把衣服弄髒了。」

「噯。」只眺望着左右，不肯擡擡身子，把暫時環視走廊的眼一移在三四郎身上，便問道：

「已經掃除過了麼？」笑着。三四郎從那笑裏認出易近的處所來。

「還沒有呢。」

「我幫你忙，一塊掃罷。」

三四郎即刻站起來。女子不動。坐着問掃帚和拂塵在那裏。三四郎說空手來的，所以那裏也沒有，到街上去買來罷。她說那太妄費，還是到鄰家借來好罷。三四郎立刻到鄰家去。馬上把掃帚和拂塵以及水桶和抹布借了來，回家一看，女子仍然坐在原來那地方，眺望高的櫻枝。

「有了？」只說了這麼一句。

三四郎肩上擔着掃帚，右手提着水桶，當然地答道：「有了。」

女子穿着白襪子上了滿佈沙子的走廊。走路時留下細的足跡。從袖裏取出圍裙來束住腰。那圍裙的邊兒縫得和花邊一般。爲掃除未免太可惜了這美麗的顏色。女子拿起掃帚來。

「掃一掃罷。」從袖裏伸出右手，把礙事的衣袂掖到肩上去。美麗的手露到胳膊。掖起來的衣袂之一端，看得見美麗的裏衣之袖。茫然立着的三四郎突然把水桶搖得吱吱地響着，到便門去。

美禰子掃過的地方，三四郎便用抹布拂拭。三四郎敲打蓆子時，美禰子拂紙門。勉強地掃完一遍時，兩人已很親熱起來。

三四郎到廚房換水桶的水時，美禰子拿着拂塵和掃帚到樓上去。

「請過來看看。」樓上叫三四郎。

「甚麼事？」提着水桶的三四郎在樓梯下問。女子站在陰暗處。只有圍裙雪白。三四郎提着水桶往上登了兩三段。女子凝然不動。三四郎又登了兩段。在薄暗處。美禰子的臉與三四郎的臉相距只有一尺來遠。

「甚麼事？」

「暗得很，看不清楚。」

「爲甚麼？」

「不管爲甚麼。」

三四郎也沒有追問的心思。從美禰子旁邊擦過登上樓來。把水桶放在陰暗的走廊上去開門。果然格子的樣子看不清楚。已而，美禰子也上來了。

「還開不開麼？」

美禰子到反對的那面去了。

「這邊。」

三四郎無語地走近美禰子那面去。再稍往前一點便要與美禰子的手相觸時，水桶絆了腿。嘩啦地響了一大聲。好容易開了一扇門，強烈的日光，從正面射進來。令人目眩。兩人見面，不禁笑了出來。

裏面的窗子也開開了。窗上安着竹格子的。看得見房東的庭院。養着鷄。美禰子照例掃起來。三四郎爬着隨後拂拭。美禰子兩手拿着掃帚，看見三四郎的姿勢，說道：

「呀！」

不久把掃帚拋在蓆子上，到裏面的窗前，站在那裏眺望外面。不大會兒，三四郎也擦完了。把濕抹布擲在水桶中，來在美禰子旁邊並肩而立。

「看甚麼來。」

「你猜猜看。」

「鷄麼？」

「不對。」

「那株大樹麼？」

「不對。」

「那麼是看甚麼呢？我不知道。」

「我剛纔就看那白雲啦。」

不錯，白雲正橫渡着大空。空中無限地晴朗，無論到那裏都是青而澄澈的上
面，綿也似的發光的濃雲不住地飛過。風力好像很烈，雲端一被吹散，便可以透視
青空之底那樣的淡而薄，或者一面被吹散，一面又聚在一塊，好像把白而柔的針
集在一塊似的，尖端細而散開。美禰子指着那雲塊說：

「和駝鳥的 Boa（項巾）相似罷？」

三四郎不懂 Boa 這個字。於是說道：「不懂得。」美禰子又「呀」了一聲，但

即刻把 For 說明了那時三四郎說道：

「嗯，若是那個便知道了。」並且把前些日子從野野宮先生聽來的話教給她：那白雲都是雪花，從底下往上看，還是那樣動搖呢，非有颶風以上的速度不可。美禰子說道：

「哦，原來如此？」一面看了看三四郎。但又用不許否定的口調說道：

「若是雪就沒有滋味。」

「爲甚麼？」

「不管爲甚麼，雲非是雲不可。若不是雲，豈不是沒有這樣從遠方眺望的價值了麼？」

「是麼？」

「「是麼？」難道是雪，你也覺得不要緊麼？」

「你好像很喜歡往高處看哪。」

「噯。」

美禰子仍然從竹格子中眺望上空。白雲接連不斷地飛來。

那時聽得遠處有行李車聲。現在正拐進胡同，漸漸往這邊來，從響聲可以知道得清楚。三四郎說：『來啦。』美禰子只說了句：『好快呀，』凝然不動。好像車音的動搖與白雲的動搖有甚麼關係似的，側耳細聽。車於沉着的秋中，很不客氣地走近來。不久來在門前停住了。

三四郎拋下美禰子從樓上跑下來。三四郎出玄關，與與次郎進門是同時同刻。

『好早哇。』與次郎先招呼了。

『好慢哪。』三四郎答。與美禰子正相反對。

『好慢？行李一回全拿出來啦，沒有辦法呀。並且只有我一個人。其餘的只有下女和車夫，甚麼事也辦不了。』

『先生呢？』

『先生在學校。』

兩人說着話時，車夫開始卸行李。下女也進來了。廚房的事，交給下女和車夫，與次郎和三四郎把書籍搬進洋房內。書籍很多。擺列便是一件大事。

「里見小姐還沒來麼？」

「來啦。」

「在那裏？」

「在樓上。」

「在樓上幹甚麼？」

「不知幹甚麼，只知在樓上。」

「不要鬧玩笑。」

與次郎拿着一本書，順着廊下走到樓梯下，用照例的聲音喊：

「里見小姐！里見小姐！收拾書哩，請來幫一幫忙。」

「就來。」

拿着拂塵和掃帚，美禰子安安靜靜地下樓來。

「幹甚麼來？」與次郎很焦躁地在底下說。

「在樓上掃除。」從上面回答。

好容易等她下來，與次郎便把美禰子領到西洋房的門口。車夫卸下來的書

籍，堆了一堆。三四郎在裏邊面朝那方蹲着，不住地看書。

「呀，真了不得。這些書怎麼辦？」美禰子說時，三四郎蹲着回頭一看，嘻嘻的笑着。

「甚麼了得了不得！要把這個搬進屋去，整理起來。先生馬上也就回來幫忙的，很容易辦的。——喂，你蹲在那裏看起書來可不行。隨後借去慢慢的看得啦。」與次郎作不平鳴。

他們的角色之分配是這樣的：美禰子與三四郎在門口把書理好，與次郎接過來擺列在室內書架上。

「這樣亂雜地遞過來可不行，這個還應該有一冊接續的。」與次郎搖着青色平滑的書說。

「可是沒有呢。」

「那有沒有的道理！」

「有了，有了。」三四郎說。

「讓我看看。」美禰子把臉湊近來。『History of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噯呀，有

了啊。」

「甚麼傻呀有了沒有啊！快些拿過來。」

三人很有精神地工作了約三十分鐘。後來與次郎也不那樣焦躁了。一看他，對着書架盤腿大坐地一聲不言語。美禰子拍了拍三四郎的肩膀。三四郎笑問：

「喂，怎麼樣啦？」

「哼。先生收集這麼些用不着的書是甚麼意思啊？簡真是使人哭的。現在把這個賣了，若買成股票，本可以賺錢的；但是沒有法子。」嘆息了一聲，仍然面壁盤腿大坐。

三四郎與美禰子相視而笑。最要緊的主腦不動。所以兩人也都不理書了。三四郎翻閱起詩集來。美禰子把很大的畫冊放在膝上揭開看。便門那方面，臨時僱來的車夫和下女不住地辯論着。非常喧嚷的。

「你請看一看。」美禰子小聲地說。三四郎彎着腰把頭伸到畫冊上。美禰子的頭髮有香水氣。

畫是人魚圖。裸體女子自腰以下變成魚形，魚之中腹部繞着腰，對過只露着

尾巴。女子用櫛梳着長髮，梳下來的頭髮用手接住，向這邊看着。背景是廣闊的海。

『人魚。』

『人魚。』

耳鬢厮磨的二人低語着同樣的話。此時，盤腿大坐的與次郎不知想起來甚麼。

『甚麼？看的甚麼？』說着來到走廊上，三人鳩首凝神一枚一枚地翻看畫冊，加以種種的批評。都是不大負責的批評。

那時廣田先生穿着燕尾服從天長節的式場回來了。三人起來招呼時把畫冊合住。先生說先把書籍快收拾起來，所以三人又很精神地工作。這次有主人在，大概是不便偷懶，一點鐘以後，總算把走廊上的書籍裝到書架上了。四人並肩站着把整理好了的書籍看了一遍。

『其他的整理要待明天了。』與次郎說。意思是：就這樣先忍耐一下罷。

『收集的書很不少啊。』美禰子說。

『先生把這些全讀過了麼？』最後三四郎問。看樣子，三四郎實在是爲參考

起見，有把這事實打聽清楚的必要。

『全部那裏讀得完？若是佐佐木也許全讀罷。』

與次郎搔了搔頭。三四郎嚴肅地說：『說實在話，從前些日子起在大學圖書館借些書看，無論借甚麼書，一定有人看過的。試把阿弗拉·貝恩的小說借來一看，仍然有別人讀過的痕迹；因為欲知讀書範圍的際限，所以問問。』

『若是阿弗拉·貝恩，我也讀過的。』

對於廣田先生這句話，三四郎也吃驚了。

『吃驚不淺哪。先生有讀別人所不讀的性癖。』與次郎說。

廣田笑着到客廳去。換衣服去了罷，美禰子也跟着出去了。於是與次郎向三四郎說：

『正因為那樣所以是偉大的黑暗。甚麼都讀，然而一點也不發亮。再稍為讀些流行的作品，再僭越一些纔好。』

與次郎的話，決不是冷評。三四郎沉默地望着書箱。這時聽得客廳那方面有美禰子的聲音。

「給好東西吃呢，兩位全請過來。」

二人從書齋沿着走廊來到客廳一看，客廳的當中放着美禰子拿來的籃子。蓋子已揭開。裏面放着許多 Sandwich（夾肉麵包）。美禰子坐在旁邊，把籃中物分到小碟子裏。與次郎和美禰子的問答開始了。

「難爲你沒有忘記帶了來。」

「可是，這是你特別要求的呢。」

「那籃子是買了來的麼？」

「不是。」

「家裏有的麼？」

「噯。」

「好大的籃子啊，車夫拉的麼？順便教他在這裏幫幫忙也好了。」

「車夫今日出去做事。雖然是女子，這麼一點東西還拿得動。」

「因爲是你纔拿得動。若是別的小姐，不肯拿罷。」

「是麼？那麼說來我不拿來也好啦。」

美禰子邊把食物盛在小碟子裏，邊與與次郎應對着。說話之間一點含混處也沒有。而且悠然沉着。幾乎沒有看與次郎的臉。三四郎很佩服她。

下女從廚房端了茶來。圍着籃子的人們，吃起夾肉麵包來。暫時肅靜了一會兒，忽然想起來似的，與次郎又和廣田先生談起話來。

『先生，順便問問，免得忘了，你剛纔說的那個甚麼貝恩哪。』

『阿弗拉·貝恩 (Mrs. Aphra Behn 1640—89) 麼？』

『到底是甚麼所謂阿弗拉·貝恩者。』

『英國的閨秀作家，十七世紀的。』

『十七世紀太舊了。不能作雜誌的材料。』

『舊是舊的。然以從事小說爲職業者自此君始，所以有名。』

『只有名不能滿意呀。再請問，她著過些甚麼書？』

『我只讀過一本題爲歐爾諾蕊 (Oronoko, The Royal Slave) 的小說。小川君，這個題目的小說，全集中有的罷？』

三四郎忘得乾乾淨淨。一問先生，那小說的梗概是名叫歐爾諾蕊的黑奴的

王族，爲英國船長所騙，被賣而爲奴隸，受了非常大的痛苦。據說後世都信以爲這是作家的實見譚呢。

「有味得很。里見小姐，你也著一本歐爾諾蕊，怎麼樣？」與次郎又轉向美禰子了。

「倒也未嘗不可，但我沒有那樣的實見譚哪。」

「若是需要黑奴的主人公，那位小川君不正好麼？因爲是九州人，顏色黑。」

「好壞嘴。」美禰子好像爲三四郎辯護似的說。但立刻又轉向三四郎問道：

「寫也可以的麼？」看見她的眼時，三四郎想起來今朝提着籃子，從紫扉出現那一瞬間的女子。自然而然地心神如醉，可是醉而竦然的心神。不待說，說不出「請寫」的話來。

廣田先生照例吸起煙來。與次郎批評這個說：自鼻內吹出哲學之煙。不錯，煙之出法與別人不同。悠然地粗而猛的棒從兩個鼻孔裏挺出來。與次郎望着那煙柱，背之半部靠着房門不語。三四郎的眼，茫然地望着庭前。這不是遷居。簡直像是小小的集會。所以談話也是很悠暢的。只有美禰子在廣田先生後邊，折疊先生剛

纔脫下來的衣服使先生穿和服的好像也是美禰子之所爲

「剛纔談的歐爾諾慈，你是很疏忽的人，弄錯了就糟啦，所以順便告訴你。」
先生的煙中止了一下。

「噯，謹聆雅教。」與次郎規規矩矩地說。

「那部小說出版以後，另有一位名叫薩藏的人把這故事改編成劇本。也是同樣的題目。不可混爲一談。」

「是，決不混爲一談。」

折疊洋服的美禰子看了看與次郎的臉。

「那劇本中有一句名言。Pity's akin to love……」只說了這一句，又大吹起哲學之煙來。

「日本也好像有這樣的句子呀。」這次三四郎說了。其他的人也都說好像有的，但誰也想不起來。那麼試翻譯出來看看也好罷，四個人試譯成種種的句子，但總得不到個結論。後來與次郎提出極像與次郎的意見：

「這個無論如何非用俗謠來譯不可。這句的趣味本來是俗謠的。」

於是三人便全然將翻譯權委任給與次郎。與次郎稍爲思想了一下子：

「雖然多少有些勉強，這樣行不行？」可憐等於相思。」——」

「不行，不行，下劣極啦。」先生忽然苦楚着臉，他那說話的樣子，好像非常下劣似的，三四郎與美禰子一同笑出來了。這笑聲尙未終了時，庭前的柴扉吱的一聲開了，野野宮先生進來。

「已經整理得差不多了麼？」說着，野野宮先生來在走廊的正面，窺視似的，環視在屋中的四人。

「還沒整理好哪。」與次郎立刻說。

「請幫幫我們的忙罷。」美禰子替與次郎打鼓，野野宮先生嘻嘻地笑着。

「好像很熱鬧哇。有甚麼有趣的事麼？」說着臉朝裏坐在走廊上。

「剛纔我翻譯東西，被先生呵叱了一頓。」

「翻譯？甚麼翻譯？」

「很無聊的——我譯的是：「可憐等於相思。」——」

「哦。」野野宮君在走廊上斜對面地坐正了。「究竟是甚麼事情？我不懂得

其中的意思。』

『誰也不懂啊。』這次先生說了。

『因為話太縮短了所以——延長起來是這樣的：「所謂可憐者，就是相思也。」——』

『啊哈哈。那麼原文是甚麼？』

『Pity's akin to love』美禰子重述着說。美麗而清晰的發音。

野野宮先生從走廊站起，往庭院那面走了兩三步，不久又轉過身來，停在屋的正面。

三四郎對於野野宮先生的態度和視線，不能不注意。

美禰子站起來到廚房去，洗了茶碗，泡上新茶，端到走廊頭上。

『請吃茶。』說罷就坐在那裏。『芳子姐姐怎麼樣了？』她問。

『嚶。身體倒已復原了。』又坐下吃茶。隨後稍為轉向先生。

『先生，好容易遷到大久保，看樣子又非搬回這邊不可了。』

『爲甚麼？』

「舍妹說上學下學時從戶山原經過，她不高興。又說我夜裏實驗，每天晚上等到很晚纔回去，她害怕的很。現在家母在這裏還好，稍待幾天家母回家鄉去時，只剩下她和下女兩個人，兩個小膽的，無論如何忍耐不住罷。——實在是麻煩得很。」一半玩笑似的洩露出嘆聲。「怎麼樣，里見小姐，你那裏好不好寄存一位食客？」他看着美彌子的臉。

「無論何時都可以寄存的。」

「那一位？是宗八先生呢？還是芳子姑娘呢？」與次郎插嘴說。

「不拘那一位。」

只有三四郎沉默着。廣田先生稍爲嚴肅地說道：

「那麼你打算怎麼樣呢？」

「只要把舍妹安插好，我暫時住公寓也可以。不然，便又非遷居不可了。也索性叫她進學校的寄宿舍去。總而言之，因爲她是小孩子，非我可以常去或她可以常來的地方不可。」

「那麼只有里見小姐那裏纔合適。」與次郎又加以注意了。廣田先生不理

「我這裏樓上讓她住本也可以的，不過佐佐木這樣的人住在這裏，所以

……

「先生，樓上一定讓佐佐木住。」與次郎自身懇託起來。野野宮君笑道：

「總有法子想的。——只長得一個傻大個兒，心裏一點也不靈巧，所以糟糕。她說想看團子坂的菊人形，要纏着我領她去呢。」

「你領她去好啦。我也想看看呢。」

「那麼一塊兒去罷？」

「一定的。小川先生也請去。」

「變去也好。」

「佐佐木先生也請。」

「菊人形麼，我可要敬謝不敏了。與其看菊人形，不如看電影。」

「菊人形很好啊。」這次廣田先生說話了。「那樣精緻的人工的製作，恐怕外國也沒有；在人工能做出這樣的東西這一點上，有一看的必要。那個若是普通

的人，恐怕沒有一個人到團子坂去罷。若是普通人，誰家也有四五位。沒有到團子坂去的必要。」

「很像先生一派的論理。」與次郎批評了。

「從前在教室受教時，常被這一派論理所征服。」野野宮君說。

「那麼先生也請去。」美禰子最後說。先生沉默着。大家都笑了。

娘姨從廚房喊道：「請那一位來一來。」與次郎「噯」的一聲立刻站起來。

三四郎仍然坐着。

「那麼我也告辭了。」野野宮先生站起來。

「噯呀，就要回去好快呀。」美禰子說。

「上次那件東西，你再等一等。」廣田先生說。「噯，不要緊的。」野野宮先生

接口說着，從庭院出去了。他的影子隱到柴扉外時，美禰子忽然想起來了似的。口裏說着「對了，對了，」穿上脫在庭前的木屐，在野野宮後頭追上去。在外面談着話。

三四郎沉默地坐着。

一進門，上次的萩花，長得比人身還高，樹根間成一黑影。這黑影匍匐地上，往裏邊去便看不見了。好像長到葉與葉相重疊的裏面似的。外頭爲濃厚的陽光射到這個程度。洗手水旁有南天竹。這也是較之普通的南天竹長得高。三株相聚，搖幌幌。葉在廁所的窗上。

萩花與南天竹之間稍爲看得見走廊。走廊以南天竹爲基點斜着向那面伸出。萩花之影，在最遠那邊。所以萩花在最前方。芳子在這萩花的陰暗處。坐在走廊上。

三四郎與萩花肩膀相摩時站住了。芳子從走廊上站起來。足在平坦的石上。三四郎現在纔驚異她的身材之高。

『請進來。』

廊前。依然是等待着三四郎的口氣。三四郎想起在病院時的事。越過萩花，來到走

「請坐下。」

三四郎穿着靴子。如命坐下。芳子拿了墊子來。

「請鋪上。」

三四郎把墊子鋪上。進得門來，三四郎還沒有說一句話。這單純的少女只把自己想到的對三四郎說，毫無從三四郎要求回答的樣子。三四郎覺得到了天真的女王之前似的。唯命是聽而已。沒有說客氣話的必要。若說出一句迎合對手的話，便會忽然變成卑鄙。啞的奴隸似的，只照剛纔她所說的那樣做，便很愉快。三四郎被小孩子似的芳子當小孩子看待，毫不覺得有傷自尊心。

「找我哥哥麼？」芳子接着問。

並不是來訪野野宮。也不是不訪野野宮。究竟爲何而來，三四郎自己也不知道。

「野野宮先生還在學校麼？」

「噯，無論甚麼時候，非到夜深時不回來。」

這個是三四郎所知道的。三四郎窮於回答了。一看走廊上有顏料盒。有着手

「你學畫麼？」

「噯，因為喜好，所以畫。」

「先生是那一位？」

「還不到從先生學習的程度。」

「請讓我看看。」

「這個？這個還沒畫完呢。」把未畫完的畫遞給三四郎。原來是畫的她自家的庭院。只畫出了天空，前邊的房子和柿樹，還有入口的萩花。其中梯子畫得甚紅。

「好極啦。」三四郎看着畫說。

「這個？」芳子稍稍吃驚了。真的吃驚了。三四郎那樣故意的腔調，一點兒也沒有。

事已至此，三四郎既不便於把自己的話當成笑話，又不便於當成真事。隨便怎麼樣，都要被芳子輕蔑似的。三四郎看着畫兒，心裏害羞起來。

從走廊環視客廳，森然寂靜。飯廳裏是不待說，廚房裏也好像沒有人。

「令堂已經回鄉了麼？」

「還沒有回去。不過幾天就要動身了。」

「現在在家麼？」

「現在出去買東西去啦。」

「聽說你要遷到里見小姐那裏去，是真的麼？」

「爲甚麼？」

「爲甚麼？——前幾天在廣田先生家曾談到這件事。」

「還沒有定妥。或者要搬，也未可知。」

三四郎稍稍得了要領。

「野野宮先生從前便和里見小姐很要好的麼？」

「是朋友。」

是男子和女子交朋友的意思麼，但有些好笑。然而三四郎不便再往下追問。

「聽說廣田先生是野野宮先生的老師啊？」

「是。」

談話爲「陵」所梗住了。

「你是到里見小姐那裏的好麼？」

「我？可是呢。但太對不起美禰子姐姐的哥哥。」

「美禰子小姐有哥哥麼？」

「陵和我哥哥是同年畢業的。」

「也是理學士麼？」

「不是。科不同。是法學士。她還有一位哥哥是廣田先生的朋友，但是早去世

了，現在只有恭助先生。」

「她父親母親呢？」

芳子稍爲笑了一下，說：

「沒有哇。」好像說：想像美禰子的父母之存在是很滑稽的。看樣子死得很早。芳子的記憶中，簡直沒有罷？

「因爲那種關係，所以美禰子小姐纔常在廣田先生家裏來往麼？」

「是的。聽說她去世的那位哥哥和廣田先生交情很好。並且美禰子姐姐很

喜歡英文，所以常常去學習英文的罷？」

「這裏也來的麼？」

芳子不知甚麼時候又繼續畫起水彩來了。三四郎在旁邊，她一點也不在乎。而且回答得很殷勤。

「美禰子姐姐？」一方面問着，一方面把梯樹下的草房的屋頂上畫上影子。

「太黑了一點兒罷？」把畫拿到三四郎面前。三四郎這次正直地答道：

「噯，太黑了一些。」於是芳子畫筆上蘸滿了水，一面洗那黑處，一面說：

「來的喲。」好容易纔回答了三四郎。

「時常來？」

「噯，時常來。」芳子依然向着畫紙。三四郎自芳子繼續畫起來，問答甚為輕快。

暫時無言地窺視畫中，芳子雖很專心地洗那草房屋頂的黑影，但一則水太多了，二則筆的用法不慣，黑色隨便向四方流動，好容易畫紅了的梯子，竟成了曬乾的澁柿一般的顏色。芳子歇了畫筆，伸開兩手，頭往後仰着，從遠處眺望着瓦特

曼製的畫紙，最後小聲說道：

『已經不中用了啊。』實在是不中用了，沒有法子。三四郎覺得可憐。

『不要再畫了。以後再重新畫好了。』

芳子臉向着畫，斜視着三四郎。大而潤澤的眼睛。三四郎更覺得可憐她了。女子忽然笑起來。

『傻瓜呀。白畫了兩點鐘。』說着在好容易畫成的水彩上，縱橫地畫了兩三根槓子，把顏料盒拍的一聲合住了。

『不畫它啦。請進客廳裏來。給茶你吃呢。』說着自己上去了。三四郎懶得脫靴子，仍然坐在走廊上。心裏想，到現在又說給茶你吃，這女子有味。三四郎毫沒有拿異乎常人的女子開心的意思，但她突然說出給茶你吃的話時，他不由得感到一種快愉。那快愉決不是接近異性所能得到的。

飯廳裏有說話的聲音。一定是下女在那裏。不久開開隔扇，拿着茶壺茶盃，芳子出來了。從正面看她的臉時，三四郎又覺得她的臉是女性中最女性的臉。

芳子斟了盃茶放在迴廊上，自己坐在客廳的蓆子上。三四郎本想回去的，因

這女子在旁，覺得不回去也可以了，在病院，曾因看這女子的臉，看得太久了，多少有些不好意思，早早告辭回來，但今天却沒有甚麼。可巧她端了茶來，便又在迴廊與客廳之間談起話來。東拉西扯的中間，芳子向三四郎提出奇怪的質問來。她問對於她的哥哥野野宮，是愛還是憎。乍一聽，簡直是不懂事的小孩子話，但芳子的意思還要深刻一點。研究心很強，喜歡學問的人，萬事都拿研究的態度來看，所以情愛便要稀薄。用人情觀察事物，一切都有愛與憎。自己的哥哥是科學家，所以不能研究自己。對於自己越研究，愛自己的程度越減，對於妹妹便不親切了，但是那樣喜歡研究的哥哥，竟這樣的愛自己，想到這裏，覺得哥哥一定是日本全國中最好的人，這是她的結論。

三四郎聽罷此說，覺得很有道理，但又覺得有不够數的地方，可是究竟那裏不够數呢，頭腦茫然，又弄不清楚。所以表面上對於此說也沒有加甚麼批評。只在我心中覺得對於這樣一個女子的話，竟不能明瞭地加以批評，真愧爲男子漢大丈夫，所以甚爲愧惡。同時悟到東京的女學生決不可輕視。

三四郎對芳子抱着敬愛之念，回到公寓去。來了一張明信片。『明日午後一

時左右，去看菊人形，請到廣田先生家裏來。美禰子。」

字寫得和野野宮先生口袋裏半露的信封上的字蹟非常相似，所以三四郎反覆地看了幾遍。

翌日是禮拜日。三四郎吃過午飯，立刻到西片町來。穿着新製的制服與發亮的靴子。穿過寂靜的小巷到廣田先生門前時，聞有人聲。

先生的家，一進門，左手緊接庭院，開閉柴扉，不必經過玄關，便可到客廳的迴廊。三四郎正要拉開從籬笆的方孔中看得見的格子，忽然聽見庭中說話的聲音。話起於野野宮與美禰子之間。

「那樣一來，只有落在地面上死了而已。」這是男子的聲音。

「縱然死了，也是那樣好。」這是女子的回答。

「不過那樣無謀的人，足有從高處落下而死的價值。」

「說話好殘酷。」

三四郎在這時把柴扉開開了。站在庭院之正中談話的兩個人都向這邊看。野野宮只平凡地招呼了一聲「呀，」點了點頭。頭上戴着新的茶色禮帽。美禰子

卽刻問道：

『明信片甚麼時候到的？』兩個人剛纔的談話於此中止。

主人穿着洋服，坐在迴廊上，照例吹着哲學之煙。手裏拿着西洋雜誌。旁邊是芳子。兩手拄在後邊，把身體交代給空間，眺望着伸展的足上穿的厚草履。——看樣子三四郎是受了大家的等待。

主人把雜誌拋下。

『那麼去罷？終於被拉去了。』

『辛苦辛苦。』野野宮先生說。兩位女子，互相望着，露出不讓他人知道的笑。從庭院出來時，兩位女子跟着。

『身材好高哇。』美禰子在後邊說。

『傻大個兒。』芳子答了一句。在門旁並肩而立時，她辯解道：『所以總是穿草履的。』

三四郎也要跟着出庭院時，樓上的紙門，刷地一聲開了。與次郎來到欄杆旁。『去麼？』他問。

「哼，你呢？」

「不去。看那些菊細工有甚麼好處？蠢的很。」

「一塊兒去罷。在家也沒有事幹。」

「現在正寫論文。正寫大論文。那願得看那些個。」

三四郎既驚詫又好笑地笑着在四人後面追。四人已走到較這窄巷寬三分之二的大道上去了。在高的空氣之下，看見這一團的影子時，三四郎覺得自己現在的生活，較之熊本時代，意味深長多了。曾經思考過的三個世界，第二第三個世界，正被這一團的影子所代表。影子的半部分是微黑的。半部分是花野似的明亮。而且在三四郎的腦中，這兩方渾然調和着。不惟如此，不知甚麼時候，自己也自然地被織入這經緯之中了。只是不知怎的有不能沉着處。那個便是不安。一方面走着，一方面想，剛纔在庭前野野宮和美禰子所談的話柄，三四郎爲驅除此不安之念，想把兩人的話柄剔抉出來看。

四人已經來到拐角處，四人都站住回頭看。美禰子把手遮在額上看。

三四郎不到一分鐘便追上了。雖然追上了，但誰也不說話。只開步走起來。

待了一會兒，美禰子說道：

「野野宮先生是科學家，所以更要那樣說罷？」大概是剛纔的話之下文。

「那裏話，不研究科學也是一樣的。想着高飛，非考量可以高飛的裝置不可，這是一定的。先用頭腦不是一定的麼？」

「不想飛那樣高的人，或者就那樣地忍耐下去罷？」

「不耐耐只有死。」

「那麼結論是安全地站在地面上最好了。無味的很哪。」

野野宮先生沒有回答，向廣田先生笑道：

「女子裏面詩人很多啊。」

而廣田先生的酬答也妙的很：

「男子的弊病，反在不能完全成爲純粹詩人那一點罷。」

野野宮先生於是緘默了。芳子與美禰子談起彼此的事來。三四郎好容易纔得到質問的機會。

「剛纔談的是甚麼事啊。」

『不過是空中飛行機的閒談。』野野宮先生毫不費事地說。三四郎覺得和聽見說書的柝聲似的。

以後沒有甚麼會話出現。而且來到不便長篇大論的人羣雜沓處了。大觀音前，有一個乞丐。頭額擦地，不住地大聲叫喊着哀求。時而擡起頭來，額上因砂土的磨擦而發白。誰也不理會他。五個人也毫不在意地過來了。離開那裏三丈多遠時，廣田先生忽然回頭問三四郎：

『你給了那個乞丐的錢麼？』

『沒有。』三四郎一看後面，那位乞丐在白額之下，拱着兩手，照常大聲地叫喊着。

『引不起給錢的興味啊。』芳子即刻說。

『爲甚麼？』芳子的哥哥看他妹妹。也並不是責難她的強硬話。野野宮的面色，毋寧說是冷靜的。

『那樣一天到晚地焦急，便沒有焦急的意義了，所以不行。』美禰子評道。

『不對，是地點不好。』這次廣田先生發言了。『通行的人太多了，所以不行。』

在山的寂寥處，遇見那樣的人，無論誰也想給他幾個錢罷。」

『可是等上一天，也不見得有人從那裏過。』野野宮嘻嘻地笑。

三四郎聽罷四人對於乞丐的批評，覺得自己直到今日，所養成的德義觀念受了些微創傷似的。但是自己從乞丐前經過時，不惟連扔給他一個銅板的意思也沒有，說實在話，毋寧說引起了一些不快之感；反省到這樣的事實，覺得比較起自己來，這四人反來忠於己。又悟到他們是够得上忠於己的在廣闊的天地之下呼吸的都會人種。

越往前走人越多。不久遇見一個迷路孩子。是七歲左右的女孩子。一方面哭着，一方面在人們的袖下，左往右來的徬徨着。接二連三地喊奶奶，奶奶。對於這孩子，路上的行人也好像都動了心。有的站住了。有的說可憐。然而誰也不下手招呼一下。孩子一方面引動一切人的注意與同情。一方面不停歇地哭號着找奶奶。是不可思議的現象。

『這也是地點不好罷？』野野宮君目送孩子的影子，說。

『不久警察一定來收拾的，所以大家都逃避責任哪。』廣田先生這樣解釋。

『她若來到我身旁時，我把她送到警察樓去。』芳子說。

『那麼趕上她領她去好啦。』哥哥提醒她。

『不高興趕她。』

『爲甚麼？』

『爲甚麼？——人是這樣多啊，不限定要我去。』

『仍然是逃避責任哪。』廣田說。

『仍然是地點不好啊。』野野宮說。兩位男子笑起來。到團子坂上時，警察樓

前人山人海。迷路孩子，終於交到警察手裏。

『已經安心了，不要緊了。』美彌子回顧芳子說。芳子說：『可好了。』

從坂上一看，坂是曲折的。和刀尖似的。寬度不待說很窄。右側的樓房把左側的高的小屋前遮住了一半。那後面又豎着很多枝高幟。人好像突然沉到谷底似的。那沉下的人與匍匐爬上來的人相交錯，把道路塞滿了，所以谷底那方面全部均呈現異樣的動搖。看時，令人眼睛疲乏那樣的不規則地蠢動。廣田先生站在這坂上。

『這真不得了。』看樣子很想回去似的。四人在後面推着先生走似的進了谷中。那谷從途中往那面轉的地方，左右都把掛着大葭簀的小屋，從窄狹的兩側高高地建在上面，所以天空看來也很不隨便。道上雜沓得發暗。在那裏邊，票房用盡力氣，大聲的叫喊。『不是從人嚙裏發出的聲音。是從菊人形發出的聲音。』廣田先生這樣批評。他們的聲音異乎尋常，以至於此。

一行進了左邊的小屋。是曾我之進攻五郎，十郎，賴朝都平等地穿着菊衣。但顏面手足都是木彫的。其次是降着雪。青年女子發着怒。這也是在人形的中心，滿披着菊花與葉很平坦地，毫無隙漏地，做成了衣裳的樣子。

芳子很專心地看着。廣田先生與野野宮君不停歇地談着。說甚麼菊的培養法不對，三四郎爲別的參觀者所隔阻，離開有五六尺。美禰子已在三四郎之先了。參觀者多半是鄉下人。有教養的人很少。美禰子立於其間，回過頭來。伸着頭向野野宮那面看。野野宮把右手伸到竹闌干去，指着菊根，很熱心地解說着。美禰子又扭過臉去了。爲參觀者所擁擠，很爽快地往出口去。三四郎分開羣衆，拋下了那三人，追在美禰子後面。

好容易來到了美禰子旁邊。喊：

『里見小姐』時，美禰子手扶着青竹闌干，稍爲一回頭看了看三四郎。甚麼也沒有說。闌干裏面是養老瀑布。圓臉龐腰帶斧子的男子，拿着瓢箪，蹲在瀑潭之側。三四郎看見美禰子的臉時，青竹之中，有甚麼東西幾乎沒有注意。

『有甚麼不舒服麼？』不知不覺地說。美禰子仍沒有答出甚麼。很憂鬱地把黑的眼睛射在三四郎額上。那時三四郎在美禰子的雙重眼臉中，認出了不可思議的一種意義。那意義中有靈的疲倦。有肉的弛緩。有近於苦痛的申訴。三四郎忘記了自己正在預期着美禰子的回答，於兩下眸子相向的中間，忘却了一切。這時美禰子說：

『我們出去罷。』

眸與眸的距離，漸次相近似的。越相近，三四郎的心裏越覺得非爲這女子出去不可了。當達到頂點時，女子把頭投下去似的轉過臉去。把手從青竹的闌干挪開，走向出口那面去。三四郎即刻跟着出去了。

兩個人在門外並着肩時，美禰子低着头把右手放在額上。周圍是人的漩渦。

三四郎向女子耳語道：

「有甚麼不舒服麼？」

女子混在人羣中向谷中那方面走。三四郎不待說也是一塊兒走。走了十七八丈遠，女子在人羣中站住了。

「這是那裏呀？」

「往這邊走要走到谷中的天王寺那方面去。歸路和這個正相反。」

「哦。我心裏不好過……」

三四郎在道路中的正當中，感到無助的苦痛。站在那裏想。

「沒有甚麼肅靜的地方麼？」女子問。

谷中與千駄木在谷裏相遇，最低處有一小河流過。沿着這小河穿過這街的左首，便到了田野。河一直向北流。三四郎來到東京以後，在這小河的對面走過多少遍，在這面走過多少遍，記得很清楚。美禰子站的地方，正在這小河橫亘谷中街到根津去的石橋旁邊。

「還能再走三十五六丈遠麼？」

「可以走。」

兩人即刻過了石橋，往左拐。在小衢衢似的地方走了五六丈遠，到了盡頭，從門旁邊板橋回頭走，順着河沿往上首走了一會兒，已經沒有人通過了。是很廣闊的田野。

三四郎來到了這靜穆的秋中，忽然饒舌起來了。

「怎麼樣？心裏覺着是頭痛麼？因爲人太多的緣故罷？來看人形的羣衆之中，很多下流的人物——有甚麼非禮的舉動麼？」

女子緘默着。不久把注視川流的眼睛轉過來看三四郎。雙重眼臉中確乎有精神。三四郎見她的眼神安了一半的心。

「謝謝。已經很好了。」她說。

「休息一下子罷。」

「噯。」

「還可以再走一走麼？」

「噯。」

『若是能走，請再走一走。這裏太髒。到那邊有正適於休息的地方。』
『噯。』

走了三十五六丈遠。又有一橋。毫不費事地渡過不足一尺的舊板，三四郎闊步地走着。女子也跟着過了橋。在前面等候的三四郎眼中看來，女子的足和踏普通的大地同樣輕捷。這位女子一條直線地運轉着她爽直的足。不故意地裝出婦人女子的扭扭捏捏的樣子來。所以這方面也不好莽鹵地伸手扶助她。

對面有一茅廬。屋緣下滿地通紅。走近去一看，是曬的辣椒。女子來到認得出紅的東西是辣椒的地方，站住了。

『好看的很。』一方面說着，一方面坐在草上。草僅生在小河沿上的一小部分。就是那一點兒草，也不像盛夏時節那樣青翠。美禰子對於華美衣服之被污，簡直毫不以為苦。

『不再往前走一走麼？』三四郎站起來催促似的說。

『謝謝。這已經很够了。』

『仍然是心裏不好過麼？』

『因爲太疲勞了。』

三四郎也終於坐到污穢的草上。美禰子與三四郎之間只離開四尺左右。兩人的足下，有小河流過。已到了秋天，水落了，所以很淺。有稜角的石上，只站着一隻鵝。三四郎望着水中。水漸漸地混濁起來。一看，河的上首，農人洗着蘿蔔。美禰子的視線在遠的那一面。那一面是廣闊的田野，田野那頭是森林，森林之上是天空。天空的顏色漸漸起了變化。很單調的澄清之中出現了幾種顏色。透徹的藍底消滅似的漸漸稀薄。白雲很遲鈍地重疊在那上面。重疊了的雲又溶解而流散。何處雲起，辨不分明似的情癩之上面，微黃的顏色輕輕地罩住。

『天空的顏色混濁起來了。』美禰子說。

三四郎把眼從河流移到上空。這樣的天空之模樣，並不是初見。但天空混濁了這句話，却是初聞。仔細一看。除了用混濁形容，沒有別的話可形容。三四郎正要回答時，女子又說道：

『好沉重。看着和大理石似的。』

美禰子眯縫着雙重眼臉，眺望高處。而且把眯縫着的眼睛靜地移向三四郎。

並且問道：

「看着和大理石似的罷。」

「噯，看着和大理石似的。」

三四郎除了這樣答，沒有別的法子。女子於是沉默了。待了一會兒，三四郎說

道：

「在這樣的天空之下，心雖沉重，精神却輕鬆。」

「甚麼道理呢？」美禰子反問道。

三四郎無所謂甚麼道理。暫不回答，而這樣說道：

「簡直是安心入夢似的天空。」

「看似動轉，而實在並不動轉哪。」美禰子又眺望遠方的雲了。

在菊人形前叫座的聲音，時而傳到兩人所坐的地方。

「好大的聲音哪。」

「從早到晚老是那樣大的聲音麼？真不容易。」說着，三四郎忽然想起了丟

下的那三位。正要想說甚麼的時候，美禰子答道：

『那是他的職業啊。正和大觀音前的乞丐是一樣。』

『地點不壞麼？』

三四郎出奇地說起笑話來，而且一個人很有趣味的笑起來。因為他覺得廣田對乞丐所下的斷語太可笑了。

『廣田先生很好說那樣的話。』極輕鬆地獨語似地說過以後，忽然又換了口調道：

『在這樣的地方，這樣的坐下來，保險會及格的。』比較的活潑地補足着說。而且這次自己很有趣的笑了。

『誠如野野宮先生所說，任等到甚麼時候，不會有人過。』

『那不正好麼？』很快地說了以後，又結束道：『反正是不要錢的乞丐。』這好像是為解釋前句而附加的。

那時突然出來了一位不相識的人。看來好像是從曬辣椒那家陰影處出來，不知甚麼時候渡河過來的。漸漸地走近兩人所坐的地方。穿着洋服，生着鬚鬚，以年紀論，和廣田先生差不多。這個人來到兩人前邊時，把臉扭正，從正面直瞅着三

四郎與美禰子。那眼中分明有憎惡之色。三四郎感到坐着不安的束縛。那人不久便走過去了。目送着他的後影，三四郎纔想起來了似的說：

「廣田先生和野野宮先生一定在後面找我們罷？」

美禰子反而很冷淡的。

「不要緊的。我們是大的迷路孩子。」

「正因為是迷路孩子所以纔找罷？」三四郎仍然主張前說。於是美禰子更

冷淡地說：

「因為是喜歡逃避責任的人，所以正好罷？」

「誰呀？廣田先生麼？」

美禰子沒有回答。

「野野宮先生麼？」

美禰子仍然沒有回答。

「精神已經好些了麼？若好了些，便慢慢地回去罷？」

美禰子看了看三四郎。三四郎已經站起了半身又坐在草上。那時三四郎覺

得無論如何敵不住這女子似的。同時些微感到因被人看透了的自覺而起的一種恥辱。

『迷路孩子。』

女子看着三四郎背誦着這句話。三四郎沒有回答。

『你知道迷路孩子的英譯麼？』

三四郎對此質問沒有預想到所以說不出知道，也說不出不知道。

『我教給你罷？』

『變。』

『Stray sheep——知道麼？』

三四郎在這樣的時機，是窮於應答的人。咄嗟之機過去了，腦筋冷靜起來的時候，回顧過去，那麼答就好了，這麼答就好了的後悔。可是又不能豫期這後悔，勉強把應急的回答，裝作很自然而得意地談吐出來那樣輕薄。所以只得沉默。並且自覺沉默實在太魯鈍。

Stray sheep 這句話好像懂得。又好像不懂得。所謂懂不懂者，與其說是這句話

的本身，毋寧說是用這句話的女子之用意。三四郎只望着女子的臉沉默着。於是女子忽然嚴肅地說道：

「你看我是那樣傲慢麼？」

那口氣中有辯解的意思。三四郎覺得有意外之感。剛纔是在五里霧中，覺得霧晴了纔好。這一句話霧晴了。明瞭的女子出現了。晴了反覺得可恨。

三四郎願意把美禰子的態度回復到原來的——散佈在兩人頭上，既不澄清又不混濁的天空似的——有意義的態度。但他想到不是買好於女子的應酬話所能回復得來的。女子猝然說道：

「那麼就回去罷。」並沒有厭棄的口調。只是在三四郎看來，是她看透了自己是無興味的人，所以纔有那樣靜穆的口調。

天空又起了變化。風自遠處飛來。廣闊的田野之上，因太陽爲雲遮蔽，所以看着寂寞得要發冷。從草中發出的地之氣息把身體凍涼了。留心一看，覺得這樣的地方，難爲自己竟坐了這麼久。若是自己一個人，早不知跑到那裏去了呢。美禰子也是——美禰子或者是可以坐在這樣地方的女子。

「有些冷起來了，不管怎麼樣站起來罷。凍着了不是玩的。可是精神已經復原了麼？」

「精神已經復原了。」很清楚地回答了，忽然站起來。站起來時，小聲地獨語似的說：

『Stray sheep』發音拉得很長。三四郎不待說沒有回答。

美禰子指着剛纔穿洋服那位男子出現的方向說道，如果有路，願從辣椒旁邊走。兩人撲着那個方向走。茅廬後身，果有一條三尺的窄道。那條路走了一半時，

三四郎問道：

「芳子小姐準定到你府上來麼？」

女子用片顯笑着。並且反問道：

「你爲甚麼問呢？」

三四郎要說甚麼的時候，足前有了泥濘。四尺左右一塊地方，土凹下去，水積在那裏。水中有爲便於駐脚而放的一塊小石頭。三四郎不藉重石頭的幫助，直接地跳到對過去。於是回頭看美禰子。美禰子的右足踏在泥濘當中的石頭上。石頭

放得不甚穩固。足上用着力，搖着肩膀纔得其平衡。三四郎從這方面把手伸過去。

「請你拉住我。」

「不要緊，可以過得去。」女子笑着。伸着手時，只得其平衡而已，過不去。三四郎把手縮回去了。於是美禰子把身體之重量寄與站在石頭上的右足，用左足跳了過來。因為怕弄髒了木屐，過於小心了，力量有餘，腰浮起來。幾乎倒下來，胸往前跌。在那種形勢之下，美禰子的兩手，落在三四郎的兩腕上。

『Stray sheep』美禰子口裏說。三四郎感到了她的呼吸。

六

號鐘鳴過，講師從教室出去了。三四郎把醜滿了墨水的鋼筆摔乾了，正要合住筆記簿。這時隣座的與次郎招呼道。

「喂，借給我看看。有沒寫上的。」

與次郎把三四郎的筆記簿拉過來看。亂七八糟地寫滿了 Stray sheep。

「這是甚麼？」

「寫筆記寫厭了，隨便亂畫的。」

「那樣不用功可不行。康德的超絕唯心論與巴克萊的超絕實在論有種關係。先生說了不是？」

「說是有種關係。」

「沒有聽麼？」

「沒有。」

「簡直是 *Stray sheep*。沒有法子。」

與次郎抱着自己的筆記簿站起來了。一方面離開書桌，一方面對三四郎道：「喂，你來，你來。」三四郎跟着與次郎出了教室。下了樓梯，來在玄關前的草原。有一株大櫻樹，兩人坐在那樹下面。

這裏一到夏天，滿地生着苜蓿。與次郎拿着入學報名書到事務處來時，這櫻樹底下，有兩個學生躺着。一個人向另一個說，若是把口頭試驗，改成「都都逸」（註：日本的俗曲）教唱多些便唱多些；另一個人小聲唱道：願在風流開通的博士前，考試考試戀愛看。從那時起，與次郎喜歡起這櫻樹之下來，一有事情，便把三

四郎領到這裏。三四郎從與次郎聽說這段歷史時，心裏想：怪不得與次郎用俗語翻譯 *Pity's love* 呀。但是，今天的與次郎，出乎意外的嚴肅。剛坐在草地上，從懷中取出一部文藝時評雜誌來，揭開一頁，顛倒着遞給三四郎。

『怎麼樣？』他說。一看，標題用着大的活版字印着「偉大的黑暗。」下面署着零餘子的筆名。偉大的黑暗，是與次郎平日批評廣田先生的話，三四郎已聽見過兩三次了。然而零餘子却是全然沒聽說過的名字。他說怎麼樣時，三四郎爲回答的前提計，先看了看與次郎的臉。與次郎甚麼話也不說，向前伸着扁平的臉，用右手的食指尖，按着自己的鼻梁凝然不動。對面站着的一個學生，看見這樣子裂着嘴笑。注意人家笑，與次郎纔把指頭從鼻上放下來。

『我做的。』他說。三四郎悟道：怪不得呢。

『我們去看菊細工時，你做的就是這篇麼？』

『不是。那不是兩三天以前的事麼？那麼快就印出來，還了得麼？那個來月登出。這是很早就寫好了的。內容是寫的甚麼，看標題也可以看出來罷。』

『廣田先生的事麼？』

「對啦。這樣先把輿論喚起。進一步爲先生進大學作一種事先的準備。……」

「那雜誌竟是那麼有勢力麼？」

三四郎連那雜誌的名字也不知道。

「因爲沒有勢力，所以很糟糕。」與次郎答。三四郎不得不微笑。

「能賣多少部？」

與次郎沒有說出賣多少部。

「沒有關係。比不寫總要好些。」他辯解着。

慢慢地一打聽，原來與次郎從來與這雜誌有關係，只要有閑暇幾乎每號執筆作文，可是每號換一筆名，所以除了二三同人之外，誰也不知道。大概是這樣罷。連三四郎也是現在纔聽說與次郎和文壇的交涉。然而與次郎爲甚麼用等於兒戲的匿名，發表他自己的所謂大論文呢？那是三四郎所不曉得的。

不客氣問他是不是想賺幾個零用錢所以纔幹這個呢，與次郎把眼都急圓了。

「你剛從九州の鄉下出來，不知道中央文壇的趨勢，所以纔說那樣的風涼話罷。在現今的思想界之中心，目擊着那動搖的激烈狀況，稍有思想的人，能假裝不知道麼？說實在話，今日的文權全在吾輩青年手裏，一言也好，半句也好，能說的不說出來豈不很吃虧麼？文壇以急轉直下之勢受着驚心動魄的革命。一切全在動盪着向新氣運前進，若被遺落下來，可不得了。不積極地創造這氣運，便沒有生存的價值。文學，文學。說來好像很不值錢，其實那是在大學裏所聽的文學。新的我們之所謂文學，是人生的真個大反射。文學的新氣運，非影響日本全社會的活動不可。並且現在正在影響着。他們晝寢做夢這個時間，不知甚麼時候正在影響着。可怕得很……」

三四郎沉默地聽着。覺得有些是吹法螺。然而雖是法螺，與次郎吹得却極熱心。至少他自己本身，看來是很嚴肅的。三四郎頗爲之動。

「原來是本着這種精神做的麼？那麼稿費甚麼的，你是毫不在乎的了？」

「稿費還是要的，能拿到多些便拿多些，然而雜誌很不容易賣出去，所以很不容易送稿費來。對於銷路方面，非再設法子不可。有甚麼好辦法沒有？」這次竟

和三四郎商量起來了。談話忽然落在實際問題上。三四郎心裏覺得奇怪。與次郎滿不在乎。號鐘猛烈地響起來了。

『不管怎麼樣，這雜誌送你一部，請看一看。偉大的黑暗，題目有趣罷？這題目一定可以驚人。——不使他們驚，便不肯看的，所以不行。』

兩人走進教室，坐在桌前。不久，先生來了。兩人都開始筆記。三四郎因為忘掉偉大的黑暗，把文藝時評揭開放在筆記簿旁邊。在筆記的空暇時，避着先生看。幸而先生是近視眼。並且全然埋頭於自己的講義裏。所以對於三四郎之不守規則，簡直不生關係。三四郎得了意，一方面筆記，一方面看那個；可是原來是兩個人應該做的事，一個人勉強兼辦，所以後來偉大的黑暗與講義的筆記，兩方面都弄得莫明其妙。與次郎的文章，只有一句清楚地進入腦中了。

『自然創造寶石費去了幾多星霜？這寶石在遇到採掘的幸運以前，又寧靜地輝耀了幾多星霜？』只有這一句。其他都不得要領。可是這一時間內，Stray sheep這兩個字，一個也沒寫就完事了。

講義剛完，與次郎向三四郎問道：

『怎麼樣？』對他說，實在還沒仔細看呢；他便非難道，真是不知道時間之經濟的人。他說一定要看。三四郎和他約道，回到家一定看。不久便到晌午了。兩人一道出了門。

『今天晚上出席罷。』與次郎站在進西片町的小巷角上。今夜有同班懇親會。三四郎忘記了。好不容易纔想起來，答道打算去的，與次郎說：

『出席以前，請你來邀我。有話對你說。』把鋼筆桿放在耳後，不知怎的很得意。三四郎應允了。

回到公寓，洗了澡，心裏很舒服，從浴室出來，見書几上放着明信片。上面畫着小河，生着茸茸的草，河邊上睡着兩隻羊，對面一位高大的男子，拿着手杖，站在那裏。男子的臉畫得很獍猛。簡直是模仿西洋畫上的惡魔（Devil），爲小心起見，旁邊用日本字母注着 Devil。表面上三四郎的名下，用小字寫着迷路孩子。三四郎立刻悟出迷路孩子是甚麼意思了。不僅如此，明信片的裏面，畫着兩個迷路孩子。暗指其中的一個是自己，甚爲快愉。迷路孩子中不僅是美禰子，自己當然也在其內。看樣子那是美禰子的念頭。美禰子所用 Stray sheep 的意思。這纔明白了。

本想閱讀與次郎約下的偉大的黑暗，但是沒有閱讀的意興。不住地望着畫片思想。有伊索寓言中也沒有的滑稽趣味。也好像天真爛漫。也好像開玩笑。並且在一切下面，有一種動三四郎之心的東西。

從手腕說，也是敬服之至。諸事都弄得明瞭。非芳子所畫之梯樹可比。——三四郎這樣想。

待了一會兒，三四郎好容易纔開始讀起偉大的黑暗來。實在是浮浮漂漂地讀起來的，但讀了兩三頁，慢慢地和被釣上了鉤似地，引起興味來，不知不覺讀了五六頁，終於把二十七頁的長論文，毫不困難地讀完了。讀完最後一句，始覺得這就算完了。眼離開雜誌時，始覺得原來已讀完了。

然而其次的瞬間，一尋思讀了些甚麼呀，原來甚麼也沒有。也沒有甚麼可笑。只覺得認真地讀了而已。三四郎很欽佩與次郎的伎倆。

論文以攻擊現今的文學家始，以讚美廣田先生終。特別痛罵大學文科的西洋人。不趕快聘請適當的日本人，擔任大學的相當的講義，則最高學府的大學也和昔日的私塾鬻舍一般，與磚石的木乃伊有何分別。自然，若是沒有人呢，也是沒

法子的事；可是現有廣田先生在。先生十年如一日地執高等學校的教鞭，甘居薄薪與無名的地位。然而真正的學者是可以擔任貢獻學海的新氣運，與日本的活社會有交涉的教授人物。——要之不外這一點事情，但這點事情却用非常像煞有介事的口吻和燦爛的警句，前後延長了二十七頁。

其中還有種種的警句。甚麼『以禿頭自傲的只有老頭子』啦，甚麼『維納斯雖生自波浪，而活眼之士却不生於大學』啦，甚麼『以博士爲學界之名產者，和以海蜃爲田子之浦的名產是一般的』啦等等。然而除此等警句以外，甚麼也沒有。尤其奇妙的是把廣田先生譬爲偉大的黑暗的同時，把其他的學者與圓燈籠相比較，說再了不起也不過茫然地照得着方二尺左右的地面而已；所引用者完全是廣田先生批評他的話。並且和上次一樣，特別聲明圓燈籠和煙袋窩兒都是舊時代的遺物，對於青年全然是無用的。

仔細一想，與次郎的論文，頗有生氣。簡直是自己一個人代表着新日本似的，所以讀着讀着也與之俱化。然而無實。好像沒有根據地的戰爭一般。不僅這個，從壞處解釋，那筆鋒好像有政略的意味似的。鄉下老三四郎雖然不能清清楚楚地

抓住那一個地方，但讀了以後，尋問自己的心，覺得有不滿足的地方。又把美禰子的明信畫片拿起來，看那兩隻羊與那惡魔。而這方面萬事都富於快感。由此快感而前者之不滿足，更加顯著了。因此不再思考論文的事。想回美禰子一信。不幸自己竟不會畫。想作一段文章。若作文章，非用與這明信畫片相匹敵的文句不可。很不容易想得出。馬馬虎虎地四點鐘已過了。

穿上裙子，爲邀與次郎，到西片町去。從便門進去，在餐廳裏，廣田先生據着小食桌正吃晚飯。與次郎在旁邊很恭謹地伺候着盛飯。

「先生，怎麼樣？」他問。

先生好像賺了滿嘴硬食物，一看食桌，見有懷表大小的紅而黑的烤焦了的東西，盤中盛了十來個。

三四郎就了座。行禮。先生的嘴咕唸咕唸着。

「喂，你也吃一個嘗嘗。」與次郎把盤中物撮出來。放在掌中一看，原來是把貝殼剝去，曬乾了再加醬油烤的東西。

「吃些奇怪東西呀。」他問。

「奇怪東西？好吃得很哪，你嘗嘗看。這是我特別爲先生買來的禮物。先生說還沒會吃過這樣的東西呢。」

「從那裏買的？」

「從日本橋。」

三四郎覺得好笑起來。這些地方，與剛纔的論文的調子，稍稍有些不同。

「先生，怎麼樣？」

「硬得很哪。」

「硬雖然硬，可是很好吃罷。非細嚼不可。細嚼味道便出來了。」

「等得嚼出了味道，齒要累得支不住呢。幹甚麼買這樣舊式的東西？」

「不好麼？這個也或者與先生的口味不合。若是里見小姐大概正合適罷？」

「爲甚麼？」三四郎問。

「那樣的沉着，一定能嚼出味道來。」

「那女子沉着而粗暴。」廣田說。

「是粗暴的。和易卜生所描寫的女性有相似處。」

「易卜生所描寫的女子是露骨的，那位女子却是心裏粗暴。不過雖說粗暴，却與普通的粗暴意思不同。野野宮的妹妹，乍看好像粗暴，但仍然像女子。奇怪得很。」

「里見小姐是粗暴的內訌罷？」

三四郎無言地聽着兩人的批評。那一方面的批評，都難覺滿意。粗暴這句話怎麼能用在美禰子身上，這是第一不可思議的。

與次郎不久穿上裙子，鄭重地出來，說了聲：

「去去就來。」

先生無語地吃茶。兩人到了門外，門外已經暗起來。離開大門約有一丈七八尺遠，三四郎馬上開口了：

「先生說里見小姐粗暴啊。」

「哼。先生是隨便說話的人，所以有時甚麼話都說。第一，先生批評女子便滑稽得很。先生對於女子的知識恐怕等於零罷。沒曾戀愛過的人，怎麼會懂得女子呢？」

「先生那樣且不管他，你不是也贊成先生的主張了麼？」

「哼，我說她粗暴了。怎麼樣？」

「你說甚麼地方粗暴呢？」

「管她甚麼地方呢。現代的女性都是粗暴的。並不止那一位女子。」

「你不是說那位女子像易卜生所描寫的人物麼？」

「說啦。」

「你以為和易卜生所描寫的那一個人相似？」

「那一個人……總而言之是相似的。」

三四郎當然不能心悅誠服。然而也不追究。沉默地往前走了五六步，於是與次郎突然說道：

「和易卜生的人物相似的，不止里見小姐一人。現在的一般女性都相似。不惟女性。凡是與新空氣相接觸的男子都有和易卜生的人物相似的地方，只是男女兩方都不像易卜生那樣取自由行動罷了。心裏都受他的影響。」

「我却沒大受他的影響。」

「那是自欺——無論甚麼樣的社會，沒有完全無缺陷的社會罷？」

「那大概沒有。」

「既然沒有，那麼，生息於其中的動物定要感着有甚麼不足。易卜生的人物，是最明確地感着現代社會的缺陷的。我們慢慢地也要成那個樣子的。」

「你那樣想麼？」

「不惟我自己。具眼之士，都那樣想。」

「你家的先生也那樣想麼？」

「我家的先生？先生如何則不得而知。」

「但是剛纔他不是批評里見小姐爲沉着而粗暴麼？把他的話解釋一下，不是因爲能與周圍調和，所以沉得住氣；但有不足的地方所以底子裏粗暴呢？」

「對的——先生是有偉大處。那些地方到底是先生偉大。」

與次郎忽然稱贊起廣田先生來。三四郎關於美禰子的性格，本打算作進一步的討論的，但因與次郎這一句話，簡直接不下去了。於是與次郎說了。

「今天對你說有事，不爲別的——哼，在說明那件事以前，我先問你，讀過那

篇偉大的黑暗了麼？不先把那個放進腦經裏，我的事情便不易瞭解。」

「今天和你分手以後便讀過了。」

「怎麼樣？」

「先生說甚麼來？」

「先生怎麼會讀那個？簡直一點兒也不知道。」

「可是呢。有趣倒是有趣的。——好像飲了不能使肚子飽滿的啤酒似的。」

「那就滿够了。讀了只要能壯壯精神便得了。所以纔匿名發表。反正現在是準備時期。先這樣準備好，在恰好的時機，便要露出本名來了。——且莫管那些，先把剛纔所說的事情說給你聽。」

與次郎所說的「事情」是這樣的。——在今夜的會上，要頻繁地慨嘆自己這一科的不振，所以三四郎也非一同慨嘆不可。不振是事實，其他的人們也一定慨嘆的。於是大家一同講挽救之策。那麼便說出無論如何，請一位適當的日本人到大學來乃是當務之急。大家都贊成。因為是當然的事，不待說是贊成的。再次便商量那一位相當。那時便把廣田先生的名字擡出來。那時三四郎要與與次郎異

口同聲地極力地稱贊先生。不然則知道與次郎乃廣田之食客的人們不見得不起疑惑。自己現在本是食客，無論別人怎樣想，都不在乎；但萬一累及廣田先生則太對先生不起。本來此外還有三四位同志，可以放心大膽的；但幫忙者多一個有多一個的便利，所以三四郎也是竭力地多發言纔好。却說衆議一決之曉，選舉代表到學長那裏去，並且到總長那裏去。不過今夜也或者還進行不到那一步。並且也沒進行到那一步的必要。那些地方是臨機應變的……

與次郎頗爲能辯。可惜他的能辯滑溜而無厚重之味。有些地方幾乎令人疑他是板着面孔說笑話。然而本來是性質善良的運動，所以三四郎大體也表示了贊成的意思。只說那方法陷於小刀細工，不大有趣。那時與次郎站在道路的正當中。兩人正在森川町神社的牌坊前面。

『你雖說是陷於小刀細工，但我做的事情，只防破壞了自然的順序，預先加以人工的裝置而已。和違背自然，企圖沒分曉的事情，性質不同。小刀細工也無礙。小刀細工並不壞。壞在用小刀細工用得不高明。』

三四郎弄得吐沫也咽不下去了。好像有些道理似的，但說不出口來。與次郎

的遁辭之中，只有自己從來沒想到過的部分清楚地映入腦中。三四郎毋寧感服他那一方面。

「那倒也是的。」答了句頗爲曖昧的話，又並肩走起來。一入正門，眼前突然寬闊起來。高大的建築物在各處黑漆漆地立着。那屋頂的盡頭上面是清楚的天空。星星非常之多。

「好美麗的天空。」三四郎說。與次郎也望着天空往前走了五六尺。突然向

三四郎叫道：

「喂，朋友。」

三四郎以爲又是剛纔那段會話的下文，便回答了聲：「甚麼？」

「你看見這樣的天空起甚麼感想？」

這話與與次郎頗不相稱。甚麼無限，甚麼永久一類俗圈套的回答，本來有的是。但若說出那些話來，反爲與次郎所笑，三四郎默然無語。

「無味得很哪，我們這些人。這樣的運動也散了罷？作出偉大的黑暗一點用也沒有。」

「爲甚麼忽然說出那樣的話來？」

「一看這天空便起了那樣的感想——朋友你對女子着過迷麼？」

三四郎不能卽刻回答。

「女子是可怕的东西。」與次郎說。

「可怕的东西，我也曉得。」三四郎也說。可是與次郎大聲地笑起來了。因是寂靜的夜間，所以聽着聲音甚高。

「曉也不曉得。曉也不曉得。」

三四郎慚然了。

「明天也是好天氣，運動會的運氣好。漂亮女子來得很多，一定來看纔好。」在黑暗中，兩人來到學生集會所前面。裏面電燈輝煌。

從木造的迴廊轉過來，走進室內，早來的人已經聚在一起。那聚合大大小小的共有三起。其中也有一聲不言語，一方面看預備下的雜誌報紙，故意地與大家離開的。談話的聲音，各方面都聽得見。談話的數目較聚合的數目還多似的。然而比較地還沉着安靜。紙煙的煙縷猛烈往上昇。

不久漸漸地都聚了來。黑影從闇中飄然出現於風吹雨灑的迴廊上，一個一個地一明一亮地走進室內來。有時五六個人接續地明亮着進來。一會兒人數大體聚齊了。

與次郎在紙煙的煙縷中不住地這邊那邊地往來。到一個地方便小聲地說着甚麼。三四郎心裏想運動已經慢慢地開始了，一方面望着他。

待了一會兒幹事大聲喊道，請大家就座。不待說，食桌是早已預備好了的。大家鬧嚷嚷地就了座。既沒有上下位，甚麼也沒有。食事開始了。

三四郎在熊本淨喝紅酒。所謂紅酒，是當地製造的下等酒。熊本的學生都喝紅酒。大家都覺得那是當然的。偶然到菜館去，便是牛肉舖。那牛肉舖的牛肉，有也許是馬肉的嫌疑。學生用手抓着盛在盤中的肉往客廳的壁上摔。說是落下來的是牛肉，貼在壁上的便是馬肉。簡直和念咒語似的。做過那樣事的三四郎，來到這樣紳士式的學生親睦會，覺得很稀罕，很高興地動着肉刀和肉叉。於這時間內，更不住地喝着啤酒。

『學生集會所的菜難吃得真哪。』坐在三四郎隣座的人說。這是剃着和尚

頭，戴着金絲眼鏡的溫和的學生。

『是的。』三四郎口不由心地說。對手若是與次郎，本可以爽直地說，我這鄉下人覺得好吃得很呢；但是爽直被人誤解爲諷刺便不美了，所以沒說出口。於是那人問道。

『你是那裏的高等學校？』

『熊本。』

『熊本麼？我的從弟也是熊本出身，說是很厲害的地方呢。』

『是野蠻的地方。』

兩個人正在談話，對面忽然高聲地議論起來。一看，原來是與次郎和隣席的兩三個人辯論着甚麼。時而說出『達塔，法布拉。』不知是甚麼意思。然而與次郎的對手，每聽見這句話便笑起來。與次郎愈加得意竟說出『達塔，法布拉，我們新時代的青年……』坐在三四郎斜對面的白臉龐，好人品的學生，把肉刀停住，向與次郎那一羣望了一會子，乃半開玩笑似地，用法國話笑着說道：『*Il a le diable au Corps*（惡魔伏上身了）。』對過的那一羣大概是一點也沒有聽見，這時四個

啤酒盃子，一齊舉了起來。很高興似地乾了祝盃。

「那一位是很熱鬧的人哪。」三四郎鄰座那位戴金絲眼鏡的學生說。

「是的，很喜歡饒舌。」

「我曾有一次被他請去到淀見軒吃咖哩飯。本來一點也不認識，他竟突然跑來說，朋友，到淀見軒去。終於被他拉了去……」

學生哈哈地笑了。三四郎悟道，原來被與次郎請到淀見軒吃咖哩飯的，並不只自己一個人呢。

不久端上咖啡來。一個人從椅子上站起來。與次郎猛力地一拍手，其他的人忽然也都附和起來。

站起來的人，穿着新做的黑制服，鼻下已經蓄了微鬚。身材頗高。站起來頗爲好看的男子。開始了像是演說的談話。

「我們今夜聚在這裏，爲得聯絡感情，盡一夕之歡，這件事的本身已是很快愉的了；但這聯絡感情，不單限定於社交的意味，其外還可以生出一種重要的影響，偶然有感於此，所以自己想站起談幾句。這次的集會，始於啤酒，終於咖啡。完全

是普通的集會。然而喝這啤酒，喝這咖啡的將近四十人，却不是普通的人，並且從開始喝啤酒起至喝完咖啡止這個時間內，已經自覺了自己運命之膨脹。

「論政治的自由，是昔日的事。論言論的自由也是過去的事。所謂自由，不應爲易於表現在表面的這些事實所專有的名詞。我相信我們新時代的青年，已際會了非論心之自由不可的時運了。

「我們是忍受不住舊日本之壓迫的青年。同時我們也是忍受不住新西洋之壓迫的青年，這件事我們不得不發表於世間，因爲我們是生長在這樣「不得不」的狀況之下。新西洋之壓迫，無論是在社會上，或是在文藝上，在我們「時代的青年看來，和舊日本之壓迫是同樣的痛苦。

「我們是研究西洋文藝的人。然而研究到任何處也是研究。與屈從於那種文藝之下的是根本相反。我們不是爲西洋文藝所因而研究它。我們是爲把囚住的心解脫開來纔研究它。不合於這種方便的文藝，我們有爲任何威壓所強迫而不學的自信與決心。

「在有這自信與決心之點上，我們與普通的人不同。文藝既不是技術，又不

是事務。而是比較地觸着人生之根本義的社會之原動力。我們在這個意味上研究文藝，在這個意味上有如上的自信與決心，在這個意味上於今夕之集會想見一般以上的重大影響。

『社會很激烈地動搖着。社會之產物的文藝也是動搖着。爲的乘動搖之勢，把文藝引導到吾人的理想上起見，非把零碎的個人團結起來，把自己的運命充實發展，膨脹起來不可。今夕的啤酒與咖啡，在使那樣隱藏的目的更進一步那一點上，較之普通的啤酒與咖啡，是百倍以上的高價之啤酒與咖啡。』

演說的意思大概是這樣。演說完了時，在席的學生全都喝采了。三四郎是最熱心的喝采者之一個。於是與次郎突然站了起來。

『達塔，法布拉，莎士比亞所用的字數是幾萬字咧，易卜生的白髮是幾千根咧，終天講那些玩意兒有甚麼用？不過那樣蠢的講義，聽了也不至於爲他所囚，倒也沒有關係，可是對於大學真覺得可惜。無論如何非把可以使新時代的青年滿足的人物拉了來不可。西洋人是不行的。第一沒有威勢……』

滿堂又都喝采了。並且笑了。與次郎隣座的人說：

『爲達塔，法布拉舉祝盃罷。』

剛纔演說的學生，馬上贊成了。不湊巧的是啤酒都喝乾淨了。『好的，』與次郎說罷馬上跑到廚房去。茶房拿了酒來。祝盃剛舉起來，有人說：

『再來一盃。這次是爲的偉大的黑暗。』

與次郎周圍的人合聲大笑起來。與次郎羞得搔頭。

散會的時刻到了，年輕的人們都在暗夜中消散了的時候，三四郎問與次郎道：

『達塔，法布拉，甚麼意思？』

『希臘語。』

與次郎此外沒答出甚麼來。三四郎此外也沒再問。兩人戴着美麗的天空回家去了。

第二天正和預想的一般，很好的天氣。今年的氣候比往年緩慢的多。尤其是今天非常的暖。三四郎午前到澡堂洗澡去。因世上閑人很少，所以午前頗爲空閑。三四郎看見澡堂裏掛着三越吳服店（註：綢緞莊）的招牌。畫着美麗的女子。那

女子的臉龐有與美禰子相似的地方。仔細一看眼色不同。齒列也看不出來。美禰子的臉上最使三四郎驚異的是眼色和齒列。據與次郎說，那女子因是露齒所以她的齒纔終天價露着，而三四郎決不作如是想……

三四郎浸在熱水中思想起這樣的事，所以身體並沒有好好地洗便出來了。自昨晚起，新時代的青年之自覺雖然忽而堅強起來，然而堅強者只是自覺，身體還是老樣兒。一到休假時，較之別人會取樂得多。今天午後打算去看大學的陸上運動會。

三四郎本來不大喜歡運動。在故鄉時曾狩獵過兩三次兔子。再則高等學校競舟的時候曾搖過旗子。那時把青旗和紅旗弄錯了，受了很大的埋怨。不過那是掌理放決勝砲的教授把砲放錯了。於是放了，可是沒有響。這正是三四郎狼狽失措的原因。從那次以來，三四郎不曾近過運動會。然而今天是晉京以來第一次的運動會，所以打算一定去看看。與次郎也勸一定去看。據與次郎說，較之看競技，倒是看女子有一去的價值。女子中，野野宮先生的令妹也在內罷？和野野宮先生的令妹在一塊的美禰子也在那裏罷？很想到那裏說句，『好天氣呀！』甚麼的，應酬

應酬。

過了晌午，出門去了。會場的入口在運動場的南隅。大的太陽旗和英吉利國旗交叉着。掛太陽旗的意思，可以明白，但爲何掛英吉利國旗，則莫名其妙。三四郎以爲或者是日英同盟的緣故罷。然而日英同盟與大學陸上運動會有甚麼關係，則一點兒頭腦也摸不着。

運動場是長方形的草地。秋已深，草色褪了不少。看競技的地方在西側。後控一面的大假山，前面用運動場的木柵隔住，在這兩者之中間，把大家全裝進去。地方狹小而觀衆頗多，所以很不隨便。幸而天氣晴和，不冷。然而穿外套的人很不少。可是也有撐着日傘來的女子。

三四郎失望的是婦人席另設在一邊，普通人不能走過去。再則穿燕尾服的很威風的男人聚集來了許多，自己很不佔勢力。以新時代青年自居的三四郎多少有些微小了。雖然如此，但却未能忘記從人縫中窺視婦人席。因係從旁邊看，雖然看不清楚，然而這裏倒是好看。大家都打扮得很美。並且因爲距離較遠，所以臉龐都是好看的。可是也看不出那一位最好看來。只全體地好看而已。女子是征服

男子的美色。並不是甲女子勝過乙女子的美色。於是三四郎又失望了。然而注意看時，說不定在那裏總會有的罷，這樣想着仔細一看，果然在前列最近木柵處有兩人並肩坐着。

三四郎容易知道了着眼的地方，覺得暫時可以告一段落，把心放下來時，忽有五六個男人跑到眼前。因為二百米的賽跑已經完了。決勝點在美禰子與芳子所坐的正前面，並且離得非常近，這些壯漢非入於凝視着兩位女性的三四郎之視線不可。五六人霎時變成了十二三人。都是呼吸喘急的樣子。三四郎把這些學生的態度與自己的態度相比，真相異得可驚。怎麼能那樣不顧性命地跑呢？然而婦女們都熱心地看着。其中尤以美禰子與芳子爲最熱心。三四郎自己也想拼命地跑一跑了。最先跑到的，穿着紫色褲叉，對着婦女席站着。仔細一看與昨夜親睦會上演說的學生很相似。身材那樣高，當然是跑第一名的。測計股在黑板上寫着：二十五秒七四。寫完了，把粉筆扔下，向這邊看時，方知是野野宮先生。野野宮先生異乎平時地穿着漆黑的燕尾服，胸前掛着職員的徽章，人品很好。拿出手巾來把洋服袖打了兩三遍，離開黑板，穿過草地到這邊來。正到了美禰子與芳子所坐

的正前面。從低柵的那面把頭伸到婦女席裏邊，說着話兒。美禰子站了起來。走到野野宮那裏。木柵那邊和這邊開始了談話似的。美禰子突然回頭一看。臉上充滿了歡喜的笑容。三四郎從遠處拼命地看他們兩位。那時芳子站起來了。也到木柵旁邊去。兩人變成了三人。草地裏面開始了擲鐵球。

沒有比擲鐵球再用腕力了的罷？雖然那樣用腕力，然而像這種無味的玩意兒也不很多罷？真是行副其言的勾當。一擲鐵球。一甚麼技藝也沒有。野野宮先生在木柵那裏，看了這種樣，不禁笑了。大概是怕妨害別人看景罷，離開木柵，回草地去了。兩位女子也回原座去了。鐵球時而被擲出來。第一究竟能擲到多麼遠近，三四郎簡直不明白。三四郎覺得太傻了。然而仍然忍耐地站着。好不容易纔擲完了，野野宮先生又在黑板上寫道：十一米度三八。

以後又有賽跑，又有跳高，其次又開始了擲槌。三四郎到這擲槌時，終於忍耐不住了。運動會是可以各自開的。不是叫人看的。想到熱心地看那些玩意兒的女人都是錯誤的，跑出會場，來到裏面的假山那裏。掛着幕布，走不過去。回過頭來往鋪沙的路上走了不遠，見有從會場逃出來的人們，東一個西一個地走着。也有盛

裝的婦人。三四郎又往右拐，一步高一步地登到高岡的頂點。路到頂點便到頭了。有一塊大石。三四郎坐在上面，眺望高崖之下的池子。下面的運動場裏，有許多人哇的喊聲。

三四郎茫然坐在石上，約有五分鐘。不久又想動，一方面站起來轉過腳後跟，見岡子的攀登處，稍爲着色的紅葉之間，有剛纔那女子的影子。並着肩從岡下過。三四郎從上面俯視她兩人。兩人從枝隙走向明亮的日光照耀的地方。這方面不言語，她們從前面走過去了。三四郎本想打招呼的。可是距離得太遠，急急忙忙地從草地上往下降了兩三步。往下降時，正巧女子中的一位轉過臉向着這邊。三四郎於是站住了。說實在話，這方面不大願意去獻殷勤。運動會上有些令人生氣。

『在那樣的地方……』芳子說，驚愕的笑着。這位女子無論看見怎樣陳腐的東西，都是現出覺得稀奇的眼光。可是任是遇見怎麼樣的稀奇東西，仍然是現出已在等候着的樣子。所以和這位女子相遇，毫無嚴重苦悶之氣。而且生一種沉着之感。三四郎站在那裏，覺得這完全是這大而潤澤的黑眼睛的惠賜。

美禰子也站住了。看着三四郎。然而她的眼睛，只有這一次，甚麼申訴也沒有。那眼睛簡直和眺望高樹一般。三四郎心裏好像看見熄滅了的洋燈似的。佇立在原來的地方。美禰子也不動。

『爲甚麼不看競賽呢？』芳子從下面問。

『剛纔在那裏看來，因爲沒有趣味，所以作罷了。』

芳子回顧美禰子。美禰子的顏色仍然不爲之動。

『且莫管我，你們爲甚麼出來了呢？剛纔不是看得很熱心的麼？』三四郎大聲地說出這若諷若刺的話。美禰子這時纔稍爲笑了笑。三四郎不很懂她笑的意思。向女子走近了兩步。

『就要回家去麼？』

兩位女子都沒有回答。三四郎又向女子走近了兩步。

『要到甚麼地方去麼？』

『呃，有點小事。』美禰子小聲的說。聽不十分清楚。三四郎終於降到女子前面了。然而也不追問她們到那裏去，只站在那裏。聽得會場那方面有喝采的聲音。

『跳高啊。』芳子說。『這次不知是幾米度？』

美禰子微微一笑。三四郎也默然無語。三四郎不屑說出跳高這句話。於是美

禰子問了：

『這上面有甚麼有趣的東西麼？』

這上面只有石與崖。怎會有甚麼有趣的東西！

『甚麼也沒有。』

『哦？』好像還有所疑惑似的說。

『上去看看罷？』芳子很爽快地說。

『你還不知道這裏麼？』對手那女子沉着地說。

『管許多呢，你上來好了。』

芳子在前頭上去。兩人在後面跟着。芳子把脚伸到草地的邊緣上，回過頭來，張大其詞地說道：『絕壁啊。沙芙（註）也要跳下去的地方啊。』

（註）沙芙（Sappho）乃紀元前六世紀希臘文學極盛時代的才色雙絕之女詩人。其抒情詩中藏着火焰一般的熱情與無比的諧調。相傳她因

戀愛美貌的航海者巴昂而不如願乃自黎考加第亞巖頭投身自殺。
美禰子與三四郎大聲地笑了。其實三四郎對於沙芙從甚麼樣的地方跳下去的並不甚明白。

「你也跳下去試試看。」美禰子說。

「我跳下去罷？可是水太污濁了啊。」說着回到這邊來。

不久，兩位女子之間談判起事件來。

「你去麼？」美禰子說。

「呃。你呢？」芳子說。

「怎麼辦呢？」

「隨你怎麼辦。這樣罷，我先去看看，一會兒便回來，你在這裏等罷？」

「可也是呢。」

很不容易解決。三四郎問是甚麼事，她們說芳子想順便到病院的看護婦那裏道謝一聲去。美禰子呢，今年夏天自己的親戚入院的時節熟識的看護婦，去看也可以，不去也沒大關係。

芳子是爽快隨便的女子，最後說了句『馬上就回來的。』一個人跑着下岡去了。既沒有挽留的必要，又沒有一同去的事件，所以兩個人自然地留在那裏。從兩人的消極態度說來，與其說留在那裏，毋寧說被留在那裏。

三四郎又坐在石上了。女子站着。秋日和鏡子一般，落在混濁的池中。池中有一小島。島上只有兩株樹木。青松和剛着色的紅葉很調和的枝頭相交，大有假山之趣。島的對面盡頭暗得生蒼鬱之感。女子從岡上指着那暗黑的樹影。

『那樹是甚麼，你知道麼？』

『那是椎。』

女子笑出來了。

『記得很清楚啊。』

『那時候的看護婦麼？你剛纔要去訪問的。』

『呃。』

『和芳子小姐的看護婦不是一個麼？』

『不是一個。說「這是椎——」的那一位。』

這次三四郎笑起來了。

「是那裏罷？你和那位看護婦在一塊兒，拿着團扇，站着的地方。」

兩人站的地方，高高地突出到池中去。和這丘岡毫無關係的小山，低着一段，蜿蜒於右側。看得見大松樹，御殿之一角，運動會布幔之一部，還有平坦的草地。

「那一天是很熱的一天哪。因為病院裏太熱了，終於忍耐不住跑出來了。——你却又爲甚麼蹲在那裏呢？」

「因爲天熱。那一天初次和野野宮先生相見，從那裏出來到那裏呆住了。不知怎的，有些不放心……」

「和野野宮先生相見以後，不放心起來了麼？」

「不是那個意思。」說到這裏，看了看美禰子的臉，突然轉了話頭。

「說起野野宮先生，他今天很賣力氣呀。」

「呃。破例地穿着燕尾服，——很麻煩罷？因爲從早到晚，一會兒也不得閑。」

「然而不是很得意的麼？」

「誰呀？野野宮先生？——你也太刻薄了。」

「爲甚麼？」

「還不至於因爲當了運動會的測計股便得意起來罷？」

三四郎又轉了話頭。

「剛纔來在你那裏說甚麼來着呀。」

「在會場裏？」

「呃，在運動場的木柵那裏。」說到這裏，三四郎突然又想把這質問撤回了。女子只說了句：「呃。」凝視着男子的臉。稍爲反張着下脣向他笑。三四郎忍受不住了。正想顧左右而言他的時候，女子開口了。

「你對於我上次的明信畫片還沒有回信哪。」

三四郎困惑着說道：「給你的。」女子既沒有說請給我，也沒有說別的。

「你認識畫家原口先生麼？」女子問。

「不認識。」

「哦。」

「有甚麼事麼？」

「沒甚麼。那位原口先生今天也來看來。野野宮先生特別告訴我們：他今天來寫生，我們若不小心，要被他畫進漫畫裏去呢。」

美禰子來到旁邊坐下了。三四郎自己覺得自己真是個蠢貨。

「芳子小姐不和她哥哥一道回去麼？」

「想一道回去也回不去呢。芳子姐姐從昨天起，住在我家裏。」

三四郎這時纔從美禰子聽說野野宮先生的母親回故鄉去了。母親回去的同時，把大久保的房子解散，野野宮先生住公寓，芳子暫時住在美禰子家裏，每天到學校裏讀書去。

三四郎毋寧對於野野宮先生之無憂無慮吃驚了。既然那樣容易回到公寓生活，當初便不必獨營一家。第一鍋、釜、提桶等家具不知如何收拾，雖然想到這些無謂的事，但也值不得說出口來，所以沒有加甚麼批評。再則，野野宮先生從一家的主人後退至純書生的生活狀態，實則從家族制度往後退了一步，對於自己，有把目前的疑惑引到稍長的距離上的好處。可是芳子和美禰子同居起來了。這兩兄妹便非常相往來不可。在常相往來之期間，野野宮先生和美禰子的關係也要

漸漸變化起來。那麼野野宮先生說不定甚麼時候要把公寓生活永久停止了也未可知。

三四郎腦中描畫着這樣可疑的將來，一方面和美禰子應對着。一點也提不起精神來。想把外部的態度裝飾得和平時一樣便有了痛苦。幸而湊巧得很，芳子回來了。女人同志間商量着再去看一次競賽，但漸趨於短的秋日已經很偏西了，因為秋日偏西了，廣闊的戶外肌膚生寒，所以決計回去了。

三四郎本想和女子們分手回公寓的，但三個人一方面談着，一方面走出來，所以沒有說分手應酬話的機會。好像兩個人領着自己走似的。自己也很願被人領着走。於是跟着她兩位從圖書館旁邊走向與池端方向相反的赤門去。那時三四郎向芳子問道：

「聽說令兄進了公寓呀。」

「呃，終於進去了。把別人推在美禰子姐姐那裏。太苛刻了罷？」芳子立刻求同意似的說。

三四郎想回答句話。但美禰子先他開口了

『宗八先生那樣的人，不是我們的見解所可推測的。因為他站在很高很高的地方，思慮着偉大的事。』

她竟大大地稱贊起野野宮先生來。芳子沉默地聽着。

研究學問的人。避開煩瑣的俗務，竭力忍耐着過單純的生活，全是爲的研究起見，是沒有法子的。野野宮先生那樣名聞國外的人，與普通的學生過同樣的公寓生活，畢竟是野野宮先生偉大之所致，公寓越污濁，他便越加可尊敬。——美禰子對於野野宮先生之讚辭的下文，大致如此。

三四郎在赤門和她兩人分手了。脚下一方面向追分走着，一方面思想起來了。——誠然如美禰子之所說。自己和野野宮一比，相差得很遠。自己是剛從鄉下出來，進了大學的人。既沒有特別的學問，又沒有特別的見識。自己不能受美禰子對於野野宮先生那樣的尊敬，實在是當然的。那樣說來，自己似乎是被那女子愚弄了。剛纔在岡子上回答她說，因爲運動會沒趣兒，所以在這裏；那時她竟很嚴肅地問這上面有甚麼有趣兒的事物麼。那時雖然沒大注意，現在解釋起來，那也許是故意地愚弄自己的話罷。——三四郎留神把今天以前美禰子對於自己的態

度和言語，一一考究起來，沒有一樣不是沒有惡意的。三四郎在道路的正當中，臉色通紅地低下頭去。偶然擡頭一看，與次郎和昨夜會上演說的學生，並着肩膀，從對面過來。與次郎只點了點頭，沒說甚麼。那位學生脫帽行了一禮：

『昨夜怎麼樣？不可爲那個所囚呀。』笑着走過去了。

七

從便門轉過來向娘姨一問，娘姨小聲說道：與次郎先生從昨天起，沒有回來。三四郎站在便門口上思想起來。娘姨很懂事的，說請進來罷。先生在家呢。口裏說着，手仍不停歇地洗飯盃。好像剛吃過晚飯。

三四郎從餐廳穿過來，沿着迴廊走到書齋門口。門開着。裏面有喚人的聲音。三四郎跨過了門限。先生坐在書桌前。書桌上有甚麼不得而知。高身材遮住了研究的對象。三四郎跪在入口的近處，恭敬地問道：

『先生在用功麼？』

先生只扭過臉兒來。鬚影不甚明瞭地鬚曲着。與照片上的某人肖像頗相似。

「呀，我以為是與次郎呢，原來是你，對不住得很。」說着站了起來。書桌上有筆與紙。先生正在寫甚麼。據與次郎說，我們的先生時常寫着甚麼東西。然而究竟寫的甚麼，別的人看了也不懂。生前能集為大著述還好，若是死了，便只有成爲廢紙，真是可惜。說罷曾爲之歎息。三四郎看見廣田的書桌，憶起了與次郎的話來。

「若是就誤先生用功，我便回去。因爲沒有甚麼特別要事。」

「還不至於要客回去那麼忙。我也沒有甚麼特別要事。反正不是一天兩天所能做得完的。」

三四郎一時竟不知如何回答。然而心裏想道：若是能達到這個人的心境，用功夫也可以消消閑閑地幹罷。稍停了一會兒說道：

「本來是來訪佐佐木君的，因爲他沒有在家……」

「哦，與次郎好像從昨晚便沒有回來。時常在外面漂泊，實在難纏。」

「突然發生了甚麼事情麼？」

「決不是有事情會發生在他身上的人。只是找事而已。那樣的蠢貨也就很少。」

三四郎沒有法子，只得說道：

「倒很消閑的。」

「消閑倒也好了。與次郎不是消閑，而是心神不定——好比在田間流動的小河。淺而狹。然而只有水是終天價變化的。所以他所辦的事，沒有一點頭尾。到廟會上閑逛的時候，突然想起來了似的，說先生買一盆松樹盆栽罷。還不等說買不買便講好了價錢買定了。可是到廟會上買東西真是好手。讓他去買，一定買得便宜。但夏天是大家都出門旅行的時候，他把松樹盆栽搬進客廳裏，把遮雨榻扇上好，鎖得緊緊的。回來一看，松樹早已爲溫氣蒸紅了。一切事體都是那樣，所以很難纏。」

說實在話，三四郎前些日子借給與次郎二十圓錢。他說兩個禮拜以後，文藝時評社的稿費便到了，在稿費未到之前，請通融一下子。一問他作何用途，他說的頭頭是道，情有可原，所以把剛從家鄉寄來的款子，抽出了五圓，其餘的全結了他。雖然還不到償還之期，但聽廣田一席話，覺得有些不放心起來。然而對於先生，不便說出那樣的事，所以反對地說道：

「可是佐佐木君很敬服先生，在暗中很爲先生盡力呢。」
先生嚴肅地問道：

「爲我盡力做甚麼事？」

可是「偉大的黑暗」以及其他與次郎所奔走的關於廣田先生的事，不得向先生說，當人曾發過緘口令的。他說正在進行的途中，若被先生覺察了，一定受叱責的，所以應該守沉默。可以向先生說時，我自己會向先生說。他既這樣明言過，所以三四郎只得用其他的話敷衍過去。

三四郎到廣田家來有種種意味。第一這個人的生活與普通人不同。尤其和自己的性情有全然不相容的地方。於是三四郎因何如此的好奇心而來研究，以爲參考。再則到這個人面前時，心裏悠閑不迫。對世上的競爭不甚以爲苦。野野宮先生雖與廣田先生同樣有世外之趣，但好像爲世外之功名心而遠流俗之嗜慾似的。所以和野野宮相對談話時，便覺得自己也非做一種像樣的事業，貢獻到學海裏不可。焦慮得難受。而廣田先生，則是天下太平。先生只在高等學校教語學，以外甚麼藝能也沒有——這樣說似乎對先生不起，但以外甚麼研究也沒發表過。

然而仍然泰然自若。那悠閑不迫之源便在這裏罷。三四郎近來爲女子所囚。若是爲戀人所囚，倒還有味；但現在的囚法是被愛着呢，被愚弄着呢，可怕呢，可蔑呢，可止呢，可續呢，簡直是莫明其妙的囚法。三四郎憤懣起來，這樣的時節，只有去找廣田先生。和先生相對三十分鐘，心境悠暢起來。一兩位女子管她怎麼樣呢，一點都不在乎。說老實話，今夜出來，七分是由於這種意味。

訪問理由之第三，頗爲矛盾。自己爲美禰子所苦。美禰子之旁，安置上野野宮先生，尤爲痛苦，和那位野野宮先生最接近的是這位廣田先生。所以他想到先生這裏來，大概對於野野宮先生和美禰子的關係自然可以明白過來。只要這件事弄明白了，自然的態度便也可以判然決定了。然而關於兩人的事，從來沒向先生問過。今夜問問試試罷。

「聽說野野宮先生又住起公寓來啦。」

「呃，說是住起公寓來了。」

「獨自租房自居過的人，又住公寓嗎？我想很不方便罷。野野宮先生竟能；

「呢，他對於那些事是毫不在乎的。你看他的服裝便曉得了。不是家庭的人。可是關於學問方面是非常神經質的。」

「暫時打算那樣過下去麼？」

「不曉得。突然又租房自住起來也說不定。」

「沒有娶太太的意思麼？」

「也許有的，你可以給他周旋一位好的。」

三四郎苦笑。覺得自己說了無用的話。於是廣田先生又問了：

「你怎麼樣？」

「我……」

「還早罷。現在便娶了老婆，可了不得。」

「家鄉方面倒是勸我娶。」

「家鄉的甚麼人？」

「母親。」

「有謹遵母命的意思麼？」

「一點兒也沒有。」

廣田先生從鬚下露出齒來笑着。比較是美觀的齒。三四郎那時突然覺得可親起來。然而那可親是離開美禰子，離開野野宮，超越乎三四郎眼前之利害的可親。三四郎於是覺得打聽野野宮等人的事之可恥，便把質問打斷了。那時廣田先生又說了：

「你母親的話，總要盡力地聽從纔對。近來的青年和我們那時代的青年不同，自我意識，過於強了，很不大好。我們當學生的時代，所作所爲，沒有一樣離開他的事。一切都是爲君，爲親，爲國，爲社會，總之是他人本位。一言以蔽之，受教育的人都是僞善家。那種僞善，因社會的變化，而生出終於行不通的結果，自己本位，漸漸輸入於思想行爲之上，這次自我意識又發展得過度了。和往日的僞善家相對，現在成爲盡是露惡家的狀況。——你聽說過露惡家這句話麼？」

「沒有。」

「這是我剛纔即席作出來的一句話。你是否是那露惡家中之一，雖不得而知，但大概是的罷？像與次郎那樣的人，是其中的最著者。你認識姓里見的那位女

性罷？那也是一種露惡家，其次如野野宮的妹妹也是的。她們有她們的露惡家之本色，所以有味。往日只有諸侯和當父親的是露惡家，而今日則各自以同等的權利想爲露惡家。不過也並不是甚麼壞事。把臭東西的蓋子揭開是糞桶，把好看的外表剝了去，大抵是露惡家是不言自明的。只外表好看徒惹麻煩，所以大家節儉起來只用木質遷就。倒很痛快。天真爛漫。可是這爛漫過了度，露惡家同志又互相感着不便。那不便的程度漸漸高起來，達到極點時，利他主義便又復活了。利他主義又流於形式而腐敗時，利己主義便又回來了。總之沒有際限。你把我們的生活作如是觀，是沒有錯的。這樣做下去便有了進步。你看英國，這兩種主義，從古以來得其平衡。所以不動搖。所以不進步。既不出易卜生，也不出尼采。可憐得很。自己雖然好像很得意，從旁邊看來僵得要成化石了。……」

三四郎內心雖然頗爲佩服，但話頭飛到半空去，越彎曲越粗大，不禁有些驚駭起來。那時廣田先生也自己覺到了。

「剛纔是談甚麼來着？」

「談的結婚。」

「結婚？」

「呃，說我應該聽從母親的話……」

「哼，對了，對了。非竭力聽從母親的話不可。」說罷裂着嘴笑。簡直和對待小孩子似的。三四郎也並不怎樣生氣。

「說我們是露惡家倒還好，說先生時代的人是偽善家甚麼意思呢？」

「人家對你親切，你覺得愉快麼？」

「可以說是愉快的。」

「一定的？我却不然。有時別人很親切，然而却不愉快。」

「在甚麼樣的時機？」

「只形式上親切。然而親切的本身並不是目的的時機。」

「有那樣的時機麼？」

「正月元旦，別人向你說恭喜恭喜，你真覺得喜麼？」

「那個……」

「不覺得罷？和那個是一樣的，捧着肚子笑，或笑得前仰後合的傢伙，沒有一

個是真笑的。親切也是那樣。爲面子起見，有的人對我們親切，好像我在學校當教師一般。真正的目的是在衣食，在學生看來一定很不愉快罷？和這個相反，像與次郎是的，因爲是露惡黨的領袖，時時替我惹麻煩，是難於收拾的東西，然而沒有惡意。有可愛的地方。正和美國人之對於金錢的露骨一樣。它的本身便是目的。沒有比它的本身便是目的的行爲再直正的，沒有比直正再不討厭的了，所以受過萬事都不肯出之以直正的我們這時代的教育的人都俗氣得很。」

到此爲止的理論，三四郎也懂得。然而在三四郎看來，目下的痛切問題，並不是亘乎大體的理論。是想知道有實際交涉的某一對手究竟是直正還是不直正。三四郎把美禰子對於自己的態度，又在心裏考慮了一遍。可是究竟是俗是不俗幾乎不能判斷。三四郎疑惑自己的感受性大概較別人鈍一倍罷。

那時廣田先生忽然哼了一聲，想起了甚麼似的。

「哼，還有還有。二十世紀以來，流行着奇怪的東西。他的辦法是把利他本位的内容以利己本位充之，你遇見過那樣的人麼？」

「甚麼樣的？」

「用別的話來說，便是以露惡之名，行偽善之實。還不明白罷？說明的方法有些不大妥當。——從前的偽善家是想叫人家覺得他好不是？可是現在反過來，爲害他人的感觸故意地偽善。橫看也好，縱看也好，叫對手只覺得他是偽善。對手當然心裏不高興。於是他本人的目的便達到了。把偽善毫不遮掩地通用到對手去的直正處，正是露惡家的特色，而且表面上的行爲言語始終是善的——於是便成了二位一體了。善於應用這方法的人，近來大爲增加起來。神經極爲銳敏的文明人種，想着最優美地爲露惡時，這是最好的方法。不見血不能殺人那是很野蠻的事，漸漸要不流行起來呢。」

廣田先生的說話方法，好像嚮導者說明古戰場似的，自己站在從遠方可以眺望實際的地位。因此頗有樂天之趣。簡直和在講堂裏聽講義一般心境。然而對於三四郎很有效驗，念頭中有美禰子那位女子，這理論馬上便可適用。三四郎把這個標準放在腦中，測量美禰子的一切。然而測量不出來的地方很多。先生閉住口，照例從鼻中吹着哲學之煙。

正在那時，玄關有足音響。也不說聲借光，沿着迴下走進來。忽然與次郎跪在

書齋的入口，說：

『原口先生來了。』省去了『回來啦』的應酬。也許是故意地省去的。對於三四郎只粗略地目禮了一下，馬上便出去了。

在門限間和與次郎交錯地進來的是原口先生。原口先生留着法蘭西式的鬚，剪着五分長的髮，脂肪極多。看來比野野宮先生大兩三歲。穿着比廣田先生漂亮得多的和服。

『呀，好久不見。剛纔佐佐木到我家來，一塊兒吃飯，一塊兒閑談——終於又被他拉了出來……』口調非常樂觀。他那聲音是使在旁的人精神煥發的聲音。三四郎一聽見原口這個名字，心裏便想大概是那個畫家。縱然是他，而與次郎終是交際家。大概的前輩，他都認識，本事真不小，這樣佩服着拘謹起來。三四郎一到年長者面前便拘謹起來。自己的解釋，說是受了九州式的教育之結果。

不大會兒，主人介紹和原口見面。三四郎恭敬地叩下頭去。對手輕輕地點了點頭。三四郎於是無語地敬聽兩人的談話。

原口先生說，先談完正事再說別的。便說不久想開一個會，請廣田先生出席。

並不打算徵集名爲會員那樣像煞有介事的東西，發出的通知則爲文學家，藝術家，大學教授等等，限定僅少的幾個人，所以無大妨礙。並且大抵是相識的，所以形式一點也不拘執。目的只在大家聚在一處晚餐。其次則交換文藝上有益的談話。就是這麼一回事。

廣田先生一口應承了：『好的，去罷。』正事於是完結。正事雖然於此完結，而以後的原口先生和廣田先生的談話，則極有趣味。

廣田先生問：

『你近來幹甚麼來？』

原口先生說：

『仍然練習一中節（註：一種俗曲），已經學會五個了。甚麼花紅葉吉原八景咧，甚麼小稻半兵衛唐崎情死咧，有極有趣味的玩意兒呢。你不學學試試麼？不過那個不可用過於大的聲音。說是本來只限於四疊半蓆的小客廳呢。我不是這樣大的聲音麼？並且曲子的轉折處非常複雜，所以無論如何唱不好。下次要唱一支呢，請你來聽。』

廣田先生笑了。原口先生又繼續地說道：

「雖如此說，我還算好的，里見恭助簡直更不像樣。不曉得甚麼道理。他妹妹是那樣多才多藝的。前些日子終於投降了，說歌曲再不學了，但是想學一種樂器，於是便有人勸他何不學馬鹿噠（註：一種雜唱調）。大笑了一場。」

「那是真的麼？」

「自然是真的。里見還對我說「你若是學，學也可以」呢。聽說馬鹿噠有八種唱法呢。」

「你學學怎麼樣？若是那個，普通的人也可以做得來。」

「馬鹿噠我不喜歡。比較起那個來，倒是想學學打鼓。不知怎的，一聽鼓音，簡直忘記了二十世紀，所以覺得好。一想到爲甚麼現在的世界竟那樣昏蛋，便是很有效的藥。任我如何地悠閑，總畫不出鼓音那樣的畫來。」

「並沒有要畫的意思罷？」

「因爲畫不出來呀。住在現在的東京的人，怎能畫出悠揚不迫的畫來？不過也不限於畫。——說起畫來，上次到帝大運動會去，想爲里見和野野宮的令妹畫

張漫畫，終於被她們逃脫了。這次想畫一張真正的肖像畫，送到展覽會展覽去。」

「誰的？」

「里見的妹妹的。普通日本女子的臉龐都是歌麿式，（註：歌麿爲日本德川幕府時代之浮世繪畫家，其美人畫在當時最爲傑出。歌麿所繪之美人多爲瓜子臉，此處所謂歌麿式者，殆指此。）與西洋的畫布非常不相稱，那位女子和野野宮的妹妹很可以。兩個人都可以成畫。想把那女子翳以團扇，站在森林前面，向着光明的方向的姿勢，等身地爲她寫出來。西洋扇子太討厭，不大好，日本的團扇倒新穎有趣罷？不管是怎麼樣，不快些畫是不行的。不久要出嫁的女子，不能隨咱的便哪。」

三四郎抱着極大的興味聽原口先生的話。尤其是美禰子翳以團扇的構圖，與三四郎以非常的感動。甚至想到有不可思議的因緣存於兩人之間罷？那時廣田先生不客氣地說道：「那樣的圖，並不見得十分有味呀。」

「可是本人這樣希望呢。她問翳以團扇的姿勢怎麼樣，我說很妙罷，便應承了。圖並不壞呢。不過也要看畫法如何。」

「畫得過於美麗了，求婚的人多起來，也難纏得很哪。」

「哈哈。那麼畫個中等的罷。說起結婚來那女子也到了結婚時期呀。怎麼樣？有相當的對手麼？我曾受了里見之託呢。」

「你娶了她不好麼？」

「我呀？若是我，她也不嫌棄，娶也未嘗不可，不過我在那女子面前沒有信用啊。」

「爲甚麼？」

「原口先生出洋的時節，意氣洋洋，特別買了些鱈魚絲，說是到巴黎的公寓時，便不出門地用起功來，自己驕傲得了不得，誰知道剛來了巴黎便忽然豹變了，是不是呢？——這樣被她們嘲笑起來，真不得了。大概是聽她哥哥說的罷？」

「那女子不是自己願意去的地方是決不肯去的。勸也沒有用處。在沒有找到愛人以前，讓她獨身去好了。」

「完全是西洋式啊。不過以後的女子都是要那樣的，所以也無妨。」

以後兩人之間，又談了好久的繪畫論。三四郎對於廣田先生之知道很多西

洋畫家名，不禁一驚。回來時，正在便門口找自己的木屐，先生來到樓梯下說：『喂，佐佐木，你下來。』

外面頗冷。天空高晴，好像要降露似的。手觸衣服，觸處生涼。在不大人走的小胡同裏拐了兩三個彎兒，忽然與算命先生相遇。提着個大燈籠，自腰以下照得通紅。三四郎想請他給自己算算命。然而沒好意思的。外褂擦着杉垣避開了紅燈籠。不一會兒，走出了黑暗小巷，來到追分大街上。街角上有蕎麥麵舖。三四郎這次下定決心揭簾進去了。爲得吃幾盃酒。

有三位高等學校的學生。他們正談着，近來學校的教師們午飯時吃蕎麥麵條的增多了。賣麵條的擔夫，一響午炮便挑着蒸籠和生麵急急忙忙進校門來。這裏的蕎麥麵舖，大概賺了不少的錢罷。又說某某先生夏天也吃湯麵，不知甚麼道理。另一人說大概是胃弱罷？其他還談了種種的事情。教師的名大抵隨便叫，不加尊稱。其中獨對於廣田則稱廣田先生。於是開始討論起廣田先生爲甚麼獨身。一個人說到廣田先生家去時，見他那裏掛着女裸體畫，大概不是厭棄女子。又一個人說，那裸體畫是西洋女子，所以靠不住，也或者是厭棄日本女子。另一個人說，一

定是失戀的結果。又一個人問是不是因爲失戀纔變成那樣的怪人。但又有人問，聽說有年輕貌美的女子出入其家，不知是不是真的。

漸漸地聽下去，結論說總而言之廣田先生是偉人。何以偉大，三四郎也不甚明白，但這兩三個人都會讀過與次郎作的偉大的黑暗。現在竟有人說，因爲讀了那篇文章，所以忽然愛敬起廣田先生來。時而引證出偉大的黑暗之警句來。並且不住地誇獎與次郎的文章。零餘子究竟是甚麼人，頗覺不可思議。但無論如何，總是深知廣田先生的人是無疑的，三人對這個結論都同意了。

三四郎在旁覺得，怪不得呢。與次郎作偉大的黑暗不爲無理。文藝時評銷路並不甚廣，既如他本人之自白，那麼毅然把他之所謂大論文者，揭載出來，除了滿足他的虛榮以外，再沒有甚麼用處了罷；起初雖然這樣疑惑過，但從這次的經驗，知道活版的勢力到底不可侮。正如與次郎之所主張，一言也好，半句也好，不說終是吃虧的。想到人的名聲從這樣地方揚，從這樣地方落，三四郎覺得執筆的人之責任可怕，出了蕎麥麵舖。

回到公寓，酒已醒了。不知怎的，覺得無聊。坐在書桌前，正在迷迷昏昏的時候，

下女把裝滿水的水壺送了來，順便拿了一封信來。又是母親的信。三四郎立刻開了封。今天看見母親的手蹟甚爲快活。

書信是很長的，但內容並沒有特別的事。對於三輪田的阿光小姐，甚麼也沒有提，尤爲可感。然而其中有奇怪的忠告。

你從兒時起便膽量很小，所以不好。膽量小是很吃虧的，考試的時候不知怎樣受難呢。興津的高先生，那樣好的學問，且當着中學校的教師，只因每次受檢定考試時，身體顫動，答案答不好，可憐到如今還沒有加過薪水。拜託友人醫學士配了一服止顫丸藥，在入場前吃了再去考，仍然是顫動。你還不至得得地打戰，平常在東京買些壯膽藥吃，大概不至於治不好。

三四郎覺得太蠢了。但是在太蠢之中却尋到了很大的慰藉。痛切地感到母親是真親切的人。那夜爲母親寫長信，真寫到一點鐘。信中有東京並不是甚麼好地方一句話。

三四郎借錢與與次郎的顛末是這樣的。

前些日子的晚九點，與次郎在大雨如注之中突然跑了來，劈頭一句話，糟糕啦。仔細一看，破天荒的臉色蒼白。起初以為因被秋雨淋濕的冷空氣吹得太過了緣故，但等他就座後一看，不惟臉色不好看，精神也出奇地銷沉。三四郎問他道：『身體不大好嗎？』與次郎把鹿一般的眼擠了兩擠，答道：

『實在是把錢失掉了。真糟糕。』

於是，是很憂愁似的從鼻孔中吹出兩三條煙紋。三四郎不便於默然不語，便問甚麼種類的錢，怎樣失去的。與次郎只在鼻孔中吹出兩三條煙紋時稍為一停，以後便流水似的把失錢的原委說出來了。

與次郎失去的錢，額數二十圓，但是他人的所有物。去年廣田先生租從前往的那座房子時，因三個月的押金一時無從張羅，曾借過野野宮先生的錢。然而那錢是野野宮先生要為他妹妹買瓊瑤玲（violin）特別從家鄉父親處要來的。因此所以並不是今天明天必須要用的錢，然而越延長下去，芳子便愈感困難。芳子到現在還沒有買瓊瑤玲呢。因為廣田先生沒有還賬的緣故。先生若是還得起，早

已還了；只因先生每月一個錢的餘裕也沒有，而薪金以外他又另謀收入之法，所以就擱置起來了。可是今年夏天爲高等學校的受驗學生閱卷的津貼，前些日子纔到手。於是纔得到還賬的餘裕，便命與次郎代辦這件事。

『把那項款子失掉了，真對不起。』與次郎說。實在臉上帶出對不起的樣子。問他掉在甚麼地方了。他說並不是掉了，實在是買了幾枚馬券，都輸乾淨了。三四郎也爲之愕然了。因爲他太荒唐了，也懶得再責備他。而且他本人非常悄然地。把現在的他與平日之活潑潑地之他相比，與次郎直如出兩人。那對照太劇烈了。所以可笑與可憐結成一氣來襲三四郎。三四郎笑起來了。於是與次郎也笑起來了。

『管他呢，總有辦法罷。』他說。

『先生還不知道麼？』三四郎問。

『還不知道。』

『野野宮先生呢？』

『當然更不知道。』

『錢是甚麼時候到手的？』

「錢是這個月初到手的，今天整整兩個禮拜。」

「買馬券在——」

「錢到手的第二天。」

「從那以後一直到現在沒有管它麼？」

「到各方奔走了一陣，都不成功，所以沒有法子。不得已的時候，到月底為止，先不管它。」

「到月底有甚麼辦法麼？」

「大概從文藝時評社可以想法子罷。」

三四郎站起來，拉開抽屜。把昨天接到的母親之來信看了一眼，說道：

「這裏有錢。這個月從家裏寄來的。」

「謝謝，親愛的小川君。」與次郎突然用精神百倍的語氣，和說滑稽書似地說。

兩人在十點鐘後冒雨到追分街上進了街角的蕎麥麵舖。三四郎學會在蕎麥麵舖吃酒便在此時。那夜兩人都快愉地吃起酒來。賬是與次郎開的。與次郎是

不大叫人家開賬的人。

從那以後一直到今天與次郎沒有還錢。三四郎爲人忠實，對於應支的公寓的房飯錢，頗不放心。雖不便於催促，然而心裏想總能還給自己纔好，這樣想着一天一天過去，快到臘月除夕。距除夕只一兩天了。若弄錯了，公寓的賬延期再還的意思，三四郎一點兒也沒有。雖不至於相信與次郎一定會送來，但總有百方張羅的親切之友情罷。據廣田先生之評論，與次郎的頭腦好像淺河之水，始終移動，若是亂動一陣把應負的責任忘記了，可就糟了。大概不至於如此其甚罷？

三四郎從樓上的窗間眺望着往來的道路。那時與次郎脚步迅速地從對面過來。來到窗下，仰頭看見三四郎的臉說：『喂，在家嗎？』三四郎從上面俯視着與次郎說：『哼，在家。』上下交換了這樣呆頭呆腦的應酬，三四郎便把頭縮進屋裏去。與次郎從樓梯上上來。

『你在等我了罷？因爲你爲人太忠實，我想你一定對於公寓的賬放不下心，所以很奔走了一陣。蠢得很。』

『文藝時評的稿費領出來了麼？』

「稿費？稿費早已取完了。」

「可是你上次說這個月底可以領稿費呢。」

「是麼？那恐怕是你聽錯了。一文餘剩也沒有了。」

「奇怪呀。你確實是那樣說了。」

「那裏，那是說的預支。可是預支很難。好像預支給我不還他似的。真可惡。僅僅二十圓錢。作出偉大的黑暗那樣的文章，他也不肯相信。真無趣。我厭倦了。」

「那麼錢沒借得成麼？」

「在別處借出來了。因為怕你作難。」

「是麼，那真對不起。」

「可是又有一件爲難的事。錢不在這裏。非你去取不可。」

「到那裏？」

「說實在話，因爲文藝時評不行，所以到原口先生那裏和別處走了兩三家，都因爲已到月底，不好通融。最後到里見家去——里見你曉得罷？里見恭助。法學士。美彌子小姐的哥哥。到那裏去因爲他不在家，仍然不得要領。因爲那時肚子餓。」

了，懶得再跑，終於見了美禰子小姐向她說明了。」

「野野宮先生的令妹沒在那裏麼？」

「因為剛過了晌午，正是她在學校的時間。並且是在客廳裏，沒有關係的。」

「哦。」

「於是美禰子小姐答應了，說決不耽誤你用呢。」

「那位女子自己有錢麼？」

「那倒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放心的。因為她已經答應了。她是很奇怪的女子，雖然年紀並不大，可是喜歡辦些「爲人姊」的事。所以只要她肯答應，便決沒有錯。不必憂愁。只拜託她便得了。可是後來她說「錢雖然在這裏，但不能交給你，」真嚇了我一跳。我問她：「是不是不肯相信我？」她笑着說：「呃。」討厭極啦。我又問：「那麼叫小川來麼？」她說：「呃，我親手交給小川先生罷。」隨她的便去罷。你能去取麼？」

「若不去取，便向家裏打電報看看。」

「電報不必打罷。太蠢啦。你雖然也有些不好意思，但總可以去取罷。」

『可以去的。』

二十圓的糾葛這纔弄清楚了。弄清楚了那個，與次郎便開始報告關於廣田先生的事件。

運動正在着着進步。一有閒暇便到公寓裏一個人一個人地商量。商量只有限於一個人。大家聚在一起，各自要主張自己的存在，動不動便要標奇立異。不然，便覺得自己的存在被閑却了，開頭便冷淡起來。所以商量事情非一個人一個人地商量不可，可是那樣辦要花費時間，花費金錢。若以此爲苦，便不能做甚麼運動。再則商量時輕易不把廣田先生的名字拿出來。若大家以爲不是爲我們自己的事商量，而是爲廣田先生的事商量，那便不容易團結了。

據說與次郎用這種方法，正在着着進行着運動之步。至今日止，情形頗順利。商量到只西洋人是不行的，非請日本人不可的程度了。將來再聚會一次，選舉委員，把我們的希望陳述給學長或總長。不過聚會只是一種形式，略去未始不可。當選爲委員的學生，大體也可以知道。因爲都是對廣田先生表同情的人，所以斟酌談判的情形，也或者從學生這方面把先生的名字向學校當局提出來……

聽來聽去，覺得與次郎一個人，便可以自由左右天下似的。三四郎對於與次郎的手腕，深爲佩服起來。與次郎又談起前些日子領原口先生到廣田先生家來的往事。

「那天晚上，原口先生勸先生出席文藝家聚餐會了罷？」他說。三四郎當然還記得。據與次郎說，那也是他自身發起的。其理由雖有種種，先從近處說，第一件那些會員之中，有在文科大學頗佔勢力的教授。使那些人們和廣田先生接近，在這個時機，對於先生是很有利處的。因爲先生是怪人，所以不求着與任何人交際。然而這方面造出相當的機會，使之接觸時，他老先生雖怪，但也隨喜下去。」

「原來還有這許多道理。我竟一點兒也不知道。既然說你是發起人，那麼開會的時節，用你的名字發出通知，那些偉人們便聚集了來麼？」

與次郎，正色地看了三四郎一會子，苦笑着扭過臉去。

「不要說胡話。雖說是發起人，但並不是表面的發起人。只是我把那會計畫成了就是的。說實在話我勸原口先生，一切事都由原口先生周旋。」

「是麼？」

「是麼太土氣了。可是你也可以出席那個會。在最近期間就要開的。」

「到那些偉人們聚會的地方去，也是沒有法子的。我作罷吧。」

「又露出你那一套土氣來了。偉人不偉人只不過出頭露面到社會去的前後不同罷了。那些甚麼博士呀，學士呀，見面一談，滿沒有甚麼。第一，對手並不自己覺着偉大。一定出席纔好。爲的你的將來。」

「在甚麼地方？」

「大概在上野的精養軒罷？」

「我並沒到那樣的地方去過。會費很貴罷。」

「大概兩塊錢左右。會費不必掛心。你若沒有，我可以代出。」

三四郎忽然想起來剛纔二十塊錢那件事。然而奇怪地覺得好笑。與次郎又說到銀座的甚麼舖子吃油炸麵去。說是有錢。真是不可思議的人。說怎麼好便怎麼好的三四郎，只有對於這個也謝絕了。可是一同出去散了一會子步。歸途繞道岡野，與次郎買了許多栗製饅頭。說這是帶給先生的禮物，攜着袋子回去了。

三四郎那天晚上考量與次郎的性格。他想，在東京住得久了，便要成那個樣

麼？隨後又考量到里見家借錢的事。有了到美禰子家去的事，覺得很高興。然而低首下心地去借錢，實在不高明。三四郎是自有生以來，直至今日從未向人借過錢的人。況且借錢給自己的當事人是姑娘。不是獨立的人。縱然她的錢是自由的，若是借了不得他兄長的允許的祕密的款項，借錢的自己暫且莫說，借錢給自己的人將來一定要受麻煩罷？因為是她，也許從最初便辦得很妥貼，將來並沒有甚麼麻煩。不管怎樣，見見她再說。見面以後，看樣子借了她的錢有甚麼不方便時，便婉辭謝絕了她，公寓的賬延期幾天，從家鄉取了錢來，萬事俱妥了。——目前的事，想到了這裏，告了一個段落。隨後散漫地任美禰子的影子在腦中浮現。美禰子的臉龐、手襟、帶、衣服等，一任想像爲之乘除。特別是明天見面時，她持甚麼態度，說甚麼話的光景，十種二十種地形形色色地出現。三四郎本來是這樣的人。有事和別人約會下相見時，只想像對手持甚麼態度。自己要用這樣的氣色，用這樣的聲音，說出這樣的話等事，他從來沒有想到過。可是會見完畢，一定要思想起那些事來。而且一定後悔。

尤其是今夜沒有想像自己這方面的餘地。三四郎好久便疑惑美禰子了。然

而只是疑惑而已，絲毫不得要領。雖然如此，然而沒有一件值得當面質問的事件，所以一刀兩斷的解決，直是想也沒想到過。若爲使三四郎安心，有解決之必要，那只有利用與美禰子接觸的機會，從對手的樣子斟酌着給自已下最後的判決。明天的會見，是這判決所必不可缺的材料。所以從種種方面想像對手的態度。然而隨你怎樣想像，只有利於自己的光景出現。雖然如此，實際又甚爲可疑。正和看污濁的場面所撮的美麗的像片似的。只就像片論，誠然是真實無誤的；但和實物之污濁之不可爲諱一般，應該是同一的這兩件東西，決不一致。

最後想到了高興的事。美禰子說借錢給與次郎。然而又說不交給與次郎。說實在話，與次郎在金錢上不大可靠也未可知。然而是不是因爲那個意思美禰子不交給他呢，則頗爲可疑。若不是那個意思，那麼便是她覺得自己可靠。只借錢給自己，便有十分的好意。說是願意和我見面，親手交給我，意思是——三四郎自畫自贊到這裏，忽然想到：

『仍然是愚弄人罷？』他的臉忽然通紅了。若是有人問那位女子爲甚麼愚弄你，恐怕三四郎答不出來罷？若是別人說勉強想想看，三四郎也或者回答：『因

爲她是對於愚弄人那件事覺得有興味的。『女子』全然沒有想到那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的懲罰。——三四郎相信因爲美禰子所以自己不知自量起來了。

翌日幸而有兩位教師缺席，午後的授業休講。回公寓覺得麻煩，路上吃了一菜一飯的簡單午餐，便到美禰子家去。從這門前經過了不知若干次。然而進去是第一遭。瓦葺的門柱上，掛着里見恭助的牌子。三四郎每次從這裏過，心裏便想里見恭助是甚麼樣的人哪？還沒有見過一次。門關着。從小門進去，到玄關的距離意外地短。長方形的神像石雜亂地敷着。玄關用細而美的紙格門隔着。按電鈴。向傳事的下女說：『美禰子小姐在家麼？』的時候，三四郎自己也覺得害羞不好意思。在別人家的玄關前，問妙齡女子的在家不在家，一次還沒有問過。覺得很不便於問。下女那方面却意外地嚴肅。而且很恭敬。到裏面去了一趟，又出來，很恭敬地行過了禮，說了聲『請』。跟着上去，被領進客廳裏。掛着厚重的窗幔的西洋室。稍爲暗了一點。

『暫且請坐一坐……』下女又應酬了一遍出去了。三四郎在靜謐的室中坐了下來。正面有篋入壁中的煖爐。上面是橫長的鏡子，前面有兩根蠟燭臺。三四

郎在左右的蠟燭臺中照了照自己的臉，又坐下了。

那時聽見裏面有瓊瑛鈴的聲音。那好像風從那裏颳來的一般，忽然又消滅了。三四郎覺得可惜。依在很厚的椅背上，心裏想再拉一拉纜好，澄耳靜聽，音却再不響了。約有一分鐘的光景，三四郎把瓊瑛鈴的事忘了。眺望着對面的鏡子和蠟燭臺。很奇怪地有一種西洋的味道。並且有加特力教的聯想。爲甚麼有加特力教的聯想，三四郎也不明白。那時瓊瑛鈴又響了。這次是高音和低音很急速地響了兩三遍。於是戛然而止。三四郎全然不懂西洋音樂。然而現在的聲音，決不像彈的某一曲的某一部分。只是拉之使響而已。那不按規則，只是拉着使它響那一點，頗與三四郎的情緒相合。忽而從天上降下兩三粒拆爛污的電子。

三四郎把半失去感覺的眼移到鏡中，不知甚麼時候，美禰子已經站在鏡中。記得下女已經關了的門開着。用一隻手分開門後掛的幕，美禰子的胸部以上很清楚地照得出來。美禰子在鏡中看見三四郎。三四郎在鏡中看見美禰子。美禰子子嫣然一笑。

「您來啦。」

聽見女子的聲音在後面。三四郎不得不回轉頭去。女子和男子臉對着臉兒了。那時女子把寬額的髮向前動了一動行了一禮。那親熱的態度幾乎用不到行禮似的。反來是男子那方面從椅子上站起來鞠下躬去。女子故作不知，轉過面，背着鏡子，坐在三四郎的正面。

『您到底來了。』

同樣的親熱口氣。三四郎聽了這句話，非常高興。女子穿着發亮的綢子。從剛纔等了許久那一點看來，也許是因為到會客廳來故意換穿美麗的衣服的緣故。她端然地坐着。眼角和脣邊帶着笑，無言地凝視三四郎那姿態。三四郎毋寧感到一種甜的苦味。被她凝然注視着有些忍耐不住的心，實起於女子剛落坐那一瞬間。三四郎馬上開口了。幾乎近於發作。

『佐佐木……』

『佐佐木先生到您那裏去了罷？』說罷，照例露出她那白齒。女子後面，剛纔的蠟燭臺列在煖爐臺的左右。是用金加以細工的奇形的臺。以這個爲蠟燭臺是三四郎的臆斷，究竟是甚麼不得而知。這奇怪的蠟燭臺後，是明晃晃的鏡子。光線

爲厚窗幔所遮，不能充分地射進來。並且天氣陰晦。三四郎在這當中看見美禰子的白齒。

「佐佐木來啦。」

「說些甚麼來？」

「對我說到您這裏來。」

「是罷？——於是您就來了麼？」故意地問。

「呃。」說到這裏，稍爲躊躇了一下。接着答道：「可以說是的。」女子把齒全藏起來了。安靜地從座位上站起來，走到窗前，眺望外面。

「陰起天來啦。外面很冷罷？」

「不的，意外地暖。一點兒風也沒有。」

「哦。」說着回到座位來。

「實在因爲佐佐木把錢……」三四郎說。

「我知道的。」中途她擋住了。三四郎也沉默住了。這時她問道：

「怎麼把錢掉了呢？」

「買了馬券。」

女子「咳呀」了一聲。口裏雖然說「咳呀」而臉上並不吃驚。反來笑了。稍待了一會兒，附加了一句：「壞人哪。」三四郎沒有回答。

「猜中馬券，不是比猜中人心還難麼？您本來是對於附帶着索引的人心還不肯猜一猜呢，竟買起馬券來！」

「買馬券的不是我。」

「哦呀，那麼是誰買的？」

「佐佐木買的。」

女子忽然笑起來了。三四郎也覺得好笑起來。

「那麼並不是您要用錢哪？真令人好氣。」

「用錢倒是我用。」

「真的？」

「真的。」

「可是那很奇怪呀！」

「所以不借也可以。」

「爲甚麼？您不高興麼？」

「不是不高興，不使您令兄知道，向您借錢是不對的。」

「甚麼道理？可是家兄已經答應了呢。」

「是麼？那麼借也可以。——可是不借也可以。因爲只要通知家裏，一個禮拜左右也就來了。」

「如於你有礙，也不便勉強……」

美禰子忽然冷淡了。剛纔在身旁的人，忽然離開幾丈遠似的。三四郎想，倒是借下來好了。然而已經沒有法子。看着蠟燭臺假裝沒有事。三四郎從來沒有自己積極地買過別人的好。女子也是一遠而不復近，稍待了一會兒又站起來。從窗中張望戶外，說道：

「不像能下雨呀。」三四郎也用同樣的口氣答道：「不像能下雨。」

「若不下雨，我出去看看罷？」站在窗前說。三四郎以爲是請自己回去的意思。換穿發亮的綢子，原來不是爲的咱。

『我要回去了。』他站起來。美禰子送到玄關來。走到脫鞋處，正在穿靴子，美禰子在上面說道：

『我們一塊兒到那邊去，可以不可以？』三四郎一面結靴紐，一面說道：『呃，請隨尊便。』女子不知甚麼時候已降到三和土上來。一面往下降，一面把嘴湊近三四郎的耳邊，私語道：『您生了氣麼？』正在那時，下女慌慌張張地出來送。

兩人結伴走了幾丈遠，都沒有言語。這個時間，三四郎始終思想着美禰子的事。這個女子一定是嬌生慣養的。並且在家裏具有普通女性以上的自由，萬事一任己意也是無疑的。只從不經任何人的允諾，和自己一塊兒在大街上走這件事看來，便可以曉得。因為沒有年老的雙親，年輕的哥哥，持放任主義，所以可以這樣；若是在鄉間，大概是很難纏的事罷？若叫這個女子過三輪田阿光姑娘那樣的生活，不知她作甚麼想頭。東京和鄉間不同，萬事都大做做地開着，所以這裏的女子，大抵都是這樣；但從遠處想像着看，還多少有些舊式。於是對於與次郎之評美禰子爲易卜生式也覺得果然不錯了。但是只限於不拘俗禮處是易卜生式呢？還是心底的思想也都是易卜生呢？則不得而知。

不久到了本鄉的大街。在一塊兒走的兩人，一面一塊兒走着，一面竟不知道對手方要到那裏去。剛纔會轉過三個胡同。每次轉灣時，兩人的脚好像商量好了似的，無言地向同一方向轉。在到本鄉四丁目角上的途中，女子問道：

「到那兒去呀？」

「您到那兒去呀？」

兩人你看我我看你。三四郎的面孔極爲嚴肅。女子忍不住，又露出了她的白齒。

「請跟我一道來。」

兩人從四丁目的角上轉到陴阪那面去。走了幾丈遠，右邊有一座大的西洋館。美禰子在那前面站住了。從腰帶間把薄薄的小存摺圖章拿出來，說道：

「拜託拜託。」

「甚麼事情？」

「請用這個替我取幾個錢。」

三四郎伸手接過存摺來。正當中寫着「貯金簿」，橫着寫道：「里見美禰子女

士。三四郎拿着存摺和圖章看女子的臉。

「三十圓。」女子說出數目來。簡直是對每天到銀行取錢的人的口吻。幸而三四郎在故鄉時，拿着這樣的存摺，常常到豐津去。馬上登石階，開門，走進銀行去。把存摺和圖章交給管事的人，接過必要的錢數，出來一看，美禰子並沒等在那裏。向陞阪那方面已經走了兩三丈遠。三四郎馬上追上她。立刻想把取來的錢交給她，把手伸入布袋中時，美禰子問：

「丹青會的展覽會，您參觀過了麼？」

「還沒有參觀過。」

「別人送給我兩張招待券，因為沒有工夫所以還沒有去；我們一道去看看罷？」

「去也可以。」

「那麼去罷。因為不久就閉會了。我若不去看一次，太對不起原口先生。」

「原口先生送的招待券麼？」

「呃，您認識原口先生麼？」

「在廣田先生府上，見過一次。」

「很有趣的人罷？說是在練習「馬鹿噓」呢。」

「上次說是想習打鼓。並且——」

「並且？」

「並且說爲您畫肖像，那是真的麼？」

「呃，我是高等「模特兒」呢。」男子是說不出更漂亮的話的性質。於是沉默了。女子好像還希望再說幾句似的。

三四郎又把手放進布袋中。把銀行的存摺和圖章取出來，交給女子。錢本來是夾在存摺中的。然而女子問：

「錢呢？」一看，存摺中竟沒有。三四郎又搜尋衣囊。從裏面掏出有摺縐的紙幣。女子不伸手。

「請替我存着罷。」她說。三四郎稍覺爲難似的。然而他是不喜在這樣的時機爭執的人。再則在道路上尤不得不客氣些。好容易拿了出來的紙幣，又放在原處，心裏覺得這女子真怪。

學生經過的很多。途中相遇時，一定看他們兩人。其中也有從遠處望着這邊的。三四郎覺得到池端這條路很長。然而仍不想坐電車。兩人都是慢慢地走着。到會場時將近三點了。外面放着奇怪的招牌。丹青會那三個字以及字之周圍的圖案，映入三四郎的眼裏都很新鮮。然而那只是在熊本看不到的一種新鮮，毋寧有異樣之感。裏面尤其特別。三四郎的眼中，只不過映出油畫和水彩畫的區別而已。然而仍有好惡之分。也有覺着可以買的。可是工拙則不得而知。所以從最初便已死了心，知道自己是不懂得的。三四郎毫不開口。

美禰子問這是甚麼？他便說誰可知道。她問這個很有意思罷，他便也說很有甚麼罷。簡直沒有勁。看來不是不會說話的傻瓜，便是不屑理會人的偉大人物。若以他爲傻瓜，倒還有些不沾沾自喜的可愛處，若是偉大，那不理會人處，實在可憎。在外國旅行了多年的兄妹的畫子，有好多。雙方是同姓，並且掛在一處。美禰子站在其中的一枚前面。

『是威尼斯罷？』

這個三四郎也懂了。好像是威尼斯。心裏願意坐一坐畫舫看。三四郎在高等

學校的時節，記住了，畫舫這兩個字。從此喜愛起這字來。一說到畫舫，覺得非和女子同乘不可似的。無言地望着青的水，水之左右的高大房舍，倒映着的房舍之影，影中飄飄蕩蕩的紅片。這時美禰子說道：

「哥哥畫的好多了。」三四郎沒有懂這句話的意思。

「所謂哥哥——」

「這畫是哥哥畫的罷？」

「誰的哥哥？」

美禰子臉上帶着不可思議的神氣，看三四郎。

「那方面是妹妹畫的，這方面不是哥哥畫的麼？」

三四郎退了一步，回頭看剛纔走過的路之一邊。同樣地畫着外國風景的畫掛着很多張。

「不同麼？」

「您以為是一個人畫的麼？」

「呃，」說罷，呆然。兩人的臉又互相對照了。並且又笑了一次。美禰子吃驚了。

似的，故意地睜大了眼睛，並且用低而小的聲音說道：

『太甚麼啦。』說着一個人往前走了一丈多遠。三四郎仍然站在那裏又把威尼斯的濠溝看了一遍。走到前邊去的女子，這時回過頭來看。三四郎並沒有看她。女子止步不動了。從對面熟視三四郎的側臉。

『里見小姐。』

突如其來的，有人大聲地喊。

美禰子，三四郎都轉過臉去。離寫着「事務室」的入口有一丈多遠，原口先生站在那裏。原口先生後面稍爲隔着幾個人，野野宮先生站在那裏。美禰子在看喊自己的原口先生以前，先看站在離原口先生稍遠的野野宮。剛看見他，往後倒退了兩三步，來到三四郎旁邊。不很刺人目地把自己的嘴湊近三四郎的耳。於是私語着甚麼。她說了些甚麼話，三四郎一點也聽不明白。想再細聽的時候，美禰子已經返向那兩人方面去了。已經在行見面禮了。野野宮向三四郎說道：

『和奇怪的伴侶來了啊。』三四郎正想回答時，美禰子說：

『很相配罷？』

野野宮先生甚麼也沒說，轉了個圈子扭到後邊去。後邊有一疊蓆子（寬三尺，長六尺）大小的一張畫。那畫是肖像畫。並且全面都是黑的。衣服帽子都是和背景難以區別的受不到光線，惟獨臉龐是白的。臉龐瘦削，面頰的肉都陷下去了。

『是模寫呀。』野野宮先生向原口先生說。原口現在正忙着對美禰子說話。——就要閉會了。來看的人，也大大地減少了。剛開會那幾天，每天到事務所來的，近來輕易不大露面。今天正巧到這方面有事，所以拉野野宮先生來了。和大家遇見得正巧。這個會完了，便馬上要準備來年的，所以很忙。平時都是在櫻花時節開，但來年因為會員們有事，所以想早開，簡直和把兩個會接續着開似的。非拼死命地努力不可。在開會之前，一定要把美禰子的肖像畫起來。對不起得很。除夕那一天也請到敝舍來。

『可是打算掛在這個地方。』

原口先生這時纔扭過臉向黑畫看。野野宮先生在他們說話這個當兒，呆然地望着那一張畫。

『怎麼樣？威拉斯克斯。不過這是模寫，並且模得不十分好。』原口先生這時

纔開始說明。野野宮先生沒有說任何話的必要了。

「那一位模寫的呀？」女子問。

「三井君。三井君本來畫的還要好。這張畫真不敢佩服。」倒退了一兩步看。

「原畫是達到了技巧之極點的，所以不容易模得好。」

原口先生歪着頭。三四郎看着原口先生頭之歪處。

「已經全看過了麼？」畫家問美禰子。原口光和美禰子說話。

「還沒有。」

「怎麼樣？不看畫，一道出去好不好？到精養軒去我請你們吃茶。我有點兒事，

反正非出去一趟不可。爲——會的事。要和幹事商量一下。因爲和他頗有交情。——

現在正是吃茶的好時候。再待一會兒，吃茶則太晚，吃晚飯又太早，上不上，下不

下。怎麼樣？一道去罷？」

美禰子看三四郎。三四郎帶出隨便怎樣都好。野野宮仍站在那裏不發生關

係。

「好容易來了，全看一看罷？好不好，小川先生？」

三四郎說好的。

『那麼你們這樣好了。這裏面有別室，別室裏有深見先生的遺畫，只看罷那個，回去時從精養軒去。我們先去等你們。』

『謝謝。』

『看深見先生的水彩，不能和看普通的水彩一樣。因為隨處都表現着是深見先生的水彩。莫作看實物的打算，只當是看深見先生的氣韻，那便有很有味的地方出現了。』原口先生告訴她們應注意之點以後，和野野宮先生出去了。美禰子謝過他們，目送他們的後影。兩個人並沒回頭看。

女子回步走進別室。男子遲一步跟了去。是光線不甚充足的暗室。一看細長的壁上掛着一排深見先生的遺畫，果然如原口先生之所諄諄告訴，幾乎全是水彩畫。三四郎感着最顯著之點，在乎那水彩的顏色全是很淡的，數又很少，缺乏對照，若不拿到日光照射處，幾乎看不清楚似的，畫的異常樸素。可是筆下毫無沉滯之處，幾乎是一氣呵成的。顏料下面用鉛筆畫的輪廓清楚透明地看得見，由此可知其畫風之飄灑。人物畫細而長，簡直和殼竿子一樣。這裏也有一張威尼斯。

「這也是威尼斯啊。」女子湊過來。

「呃，」說罷，忽然因威尼斯想起別的事來。

「剛纔您說甚麼來？」

女子反問道：「剛纔？」

「剛纔，我站着看那邊的威尼斯的時候。」

女子又露出了白齒。然而甚麼也沒說。

「如果沒有甚麼事，我便不再問。」

「沒有事的。」

三四郎又帶出奇怪的臉色來。陰晦的秋日，已經過了四點。屋裏面漸漸有些暗起來。觀覽的人非常少。別室裏面，只有男女兩人的影子。女子離開畫到三四郎的正面，站住了。

「野野宮先生，曉得了罷，曉得了罷？」

「野野宮先生……」

「曉得了罷？」

美禰子的意思，如大濤之崩亂，一下子冲到三四郎胸懷中去。

「您在愚弄野野宮先生麼？」

「爲甚麼？」

女子的語氣，全然是天真爛漫的。三四郎忽然失去往下說的勇氣。無言地往前走了兩三步。女子纏住他似的追上來。

「並不是愚弄您哪。」

三四郎又站住了。三四郎是身材很高的人。所以從上面俯視着美禰子。

「那麼就沒有甚麼。」

「爲甚麼不好？」

「所以說沒有甚麼。」

女子背過臉去。兩個人都到門口來。從門口出來時，兩人的肩膀互撞了一下。男子突然想起從前在火車上遇見的女子。觸着美禰子的肉體那一部分，好像夢裏疼似的。

「真的沒有甚麼嗎？」美禰子小聲地問。對面過來兩三位觀覽的人。

『總而言之，先出去罷。』三四郎說。接過靴子和木履來，一到戶外，原來正下着雨。

『到精養軒去麼？』

美禰子沒有回答。被雨淋着，站在博物館前的曠地裏。幸而雨是剛下起來，並且不甚急。女子站在雨中，環視了一週，指着對面的森林。

『到那棵樹下去罷？』

稍待一會兒，就會停歇似的。兩人走到大杉樹下。是不適於防雨的樹。然而兩個人都不動。淋濕了還站着。兩個人都冷起來了。女子叫了聲：『小川先生。』男子把仰望天空的臉轉向女子。

『剛纔有甚麼不對麼？』

『沒有甚麼。』

『可是，』她說着靠近來。『我不知甚麼緣故，想着那樣做。雖然並沒有對野野宮先生無禮的意思。』

女子凝然看着三四郎。三四郎從她的眼睛裏看出比言語還深刻的訴說。

——結果還不是爲的你麼？她的雙眼皮的內裏訴說着。三四郎又說了一遍：

「所以說沒有甚麼。」

雨漸漸地緊起來。不落雨滴的地方很有限了。兩人漸漸湊到一個地方來。肩膀要和肩膀並起來似地竦立着。在雨聲中，美禰子說：

「剛纔的錢請你用好了。」

「借一借罷。用多少便借多少。」他回答。

「全拿去用好了。」她說。

九

因爲與次郎老勸，三四郎終於出席了精養軒的會。那時三四郎穿着黑綢外褂。這外褂是三輪田阿光小姐的母親織的，染上自家的徽紋，阿光小姐又給縫好的；這件事母親的信上，會有長的說明。包裹寄來的時節，穿着試了一次，不大漂亮，所以放在架子上。與次郎說白放在那裏太可惜了，一定要穿上纔對。三四郎若不穿，他便拿來替穿的樣子，所以不由得就穿上了。穿上一看，倒也不壞。

三四郎穿着這身裝束，和與次郎兩人站在精養軒的玄關。據與次郎說，對於客人應該是這樣接待的。三四郎不明白這回事。原來自己以為自己是作客呢。這麼一來，穿綢子外褂，覺得好像不重要的招待員似的。穿制服來就好了。不久會員漸漸聚上來。與次郎捉住來的人，一定要說幾句話。都和舊知似的。客人把帽子和外衣交給聽差，從寬廣的樓梯旁邊拐到黑暗的迴廊那方面去時，與次郎便對三四郎說剛纔是某人。三四郎託福得以認識許多知名之士的面貌。

不久客人大體聚齊了。約近三十人。廣田先生也來了。野野宮先生也來了。——這位雖是理學者，因為愛好畫與文學，所以原口先生死氣擺烈地把他拉了來。原口先生，不待說是來的了。他來得最早，又是幫忙，又是賣弄愛嬌，又是捻他那法國式的鬍子，萬事都好像很忙。

不久就座了。各自隨便坐。既沒有讓的，也沒有爭的。其中廣田先生打破了他遲緩的舊習慣，最先坐了下來。只與次郎和三四郎坐在一塊兒，靠近着入口。其他都是偶然相隣，或偶然相對。

野野宮先生和廣田先生之間，穿條紋外褂的批評家坐在那裏。對過坐的是

姓庄司的博士。這便是與次郎之所謂文科的有力教授。穿着燕尾服，頗有品格的人。頭髮較普通人長一倍。由於電燈之光，看來鬚曲而黑。與廣田先生之和尙頭相比，很不相同。原口先生坐在離他們頗遠的地方。因在那面的角上，所以遙遙與三四郎相對。反領洋服。用寬的黑緞子所結的領帶垂在胸前。與次郎說，法蘭西的畫家都用那樣領飾。三四郎吸着肉汁湯，覺得簡直和腰帶的結兒一般。不久，談話漸漸開始了。與次郎只飲啤酒。不像平日那樣多言。這傢伙今天也像要謹慎一些似的。三四郎小聲說：

「不來一套「達塔·法布拉」麼？」

「今天不行。」他答罷便扭過臉去和隣座的人開始談話。拜讀了你那篇大作，得益實在不少，又是表示謝意，又是奉承。可是那篇論文，他在自己面前曾罵得狗屁不值，所以三四郎覺得奇怪。與次郎又扭過臉來。

「這件外褂太漂亮了。非常稱身。」特別注意看着那白紋說。那時原口先生從那一邊向野野宮打招呼。原來是聲音很大的人，所以從遠處應對很合式。正在相對着談話的廣田先生與庄司教授，恐怕中途妨及他們兩人的應答，便停止了。

談話。其他的人也都沉默起來了。會之中心點這纔成立了。

「野野宮先生，光線壓力的試驗，已經完了麼？」

「那裏，還早得很呢。」

「很費工夫的工作啊。我們的工作固然要忍耐，你們的工作好像更厲害。」

「畫可以由於靈感（*inspiration*）立刻畫得成，可是物理的實驗沒有那麼容易。」

「對於靈感，我真要退避三舍了。今年夏天從一個地方經過的時候，有兩位老太婆正在問答。無意中一聽，原來是梅雨已經過去沒有的研究。一位老太婆說，往年只要一打雷，梅雨便過去了，可是近來不是那樣，說來異常不平。另一位老太婆說道，那裏話，那裏話，打一次兩次雷怎麼便能把梅雨趕了走，她也異常憤慨。——畫也是那樣的，現今的畫不是靠一點靈感所能畫得出的。田村先生，小說也是那樣的罷？」

隣座有一位姓田村的小說家坐在那裏。這個人答道，自己的靈感，除了原稿的催促以外，甚麼也沒有。惹得大家大笑起來。田村又改容問野野宮先生道，光線

果然有壓力麼？如果是有，要如何試驗？野野宮先生的回答有趣極了。

用雲母或別的東西做成「六道」（一種遊戲品）大小的薄圓盤，用水晶絲釣起來，放在真空之中，在圓盤面上，直角地射以弧光燈之光，這圓盤便爲光線所壓而動搖。

在座的人都傾耳而聽。其中的三四郎心裏想道，那個醬蘿葡罐裏，大概便是那樣的裝置罷。他回想起晉京之際，爲望遠鏡所驚的往事。

「喂，水晶有絲麼？」小聲地向與次郎問了問。與次郎搖了搖頭。

「野野宮先生，水晶有絲麼？」

「呃，有一種水晶粉，用酸水素吹管的火焰溶化開，再用兩手向左右一拉，便成了細絲。」

三四郎說了聲：「原來如此。」便不再言語。下一次是坐在野野宮先生旁邊的穿條紋外褂的批評家開口了。

「我們關於這方面，是毫無知識的，不知道最初何以注意到這一點？」

「理論上是從 Maxwell 以來便豫想到的，到雷比特夫纔用實驗證明了。近

來那彗星之尾本來應該向着太陽的，但每次出來，總是向着太陽的反對方面，於是便有人假定也許是爲光線壓力所吹的緣故。」

批評家好像很感佩似的。

「假定固然有趣，第一大得好玩。」他說。

「不惟大，而且天真，實在愉快。」廣田先生說。

「若是那種假定不生效力，則尤其天真的了。」原口先生笑了。

「不是那樣說，十中八九那假定是言中了。光線之壓力，是以半徑的二乘爲比例，引力則以半徑的三乘爲比較，所以物件越小，引力越不行，光線的壓力越強。假設彗星的尾是由非常細的小片而結成的，無論如何非被吹到太陽的反對方面去不可。」

野野宮先生不知不覺地認真起來了。原口先生仍然是老口調，說道：

「天真的代價，計算却是異常麻煩起來。仍然是一利一害。」由於這一句話，大家仍然回復到啤酒的氣分了。廣田先生說出這樣的話。

「物理學者用自然派的作法，好像不大行。」

物理學者與自然派兩個名詞，刺激起滿場的興味不少。

『那是甚麼意思？』本人野野宮問起來了。廣田先生便不得不說明。

『爲試驗光線的壓力，只把眼睜開，觀察自然是不行的啊。自然的菜單裏面，不是沒有印着光線的壓力那回事麼？所以纔用人工做出水晶絲啦，真空啦，雲母啦等裝置，借那種壓力纔可以映入物理學者的眼裏。所以不是自然派。』

『然而也不是浪漫派罷。』原口先生插嘴說。

『是浪漫派。』廣田先生好像很鄭重似的辯解。『把光線與受光線者置在普通的自然界裏找不到的地位關係，豈不全然是浪漫派麼？』

『然而一旦置在那種地位關係以上，只餘下觀察光線固有的壓力啦，所以後半是自然派罷？』野野宮先生說。

『那麼物理學者是浪漫的自然派了。在文學方面講，不是易卜生那類麼？』對面的博士拿出比較論來了。

『是的。易卜生劇中有與野野宮君相同的裝置，但在那裝置之下勞動的人物，是否與光線一般遵從自然法則，則甚可疑。』這是穿條紋外褂的批評家的話。

「也許如此。但此事在人間的研究上也應該牢記的。——所謂此事者，即被置於某種情況之下的人間有向反對方面勞作的能力與權利。——可是很奇怪，的習慣是大家都以為人也好，光線也好，同樣都是遵從着機械的法則活動，所以時常有很可笑的誤謬出現。本來想使他怒，他反來笑了，本來想使他笑，他反來怒了，完全是反對的。莫論是笑是怒，然而總還是人。」廣田先生又把問題擴大了。

「那麼結論是在某種情況之下，某個人任作何種事情，都是自然的了。」對面的小說家這樣質問。廣田先生立刻答道：

「是的，是的。把任何種人，任你怎麼樣描寫，世界還不是一個人似的麼？」他又說道：「說實在話，生而為人的我們，無論如何想像不出不像人的行為動作來。只是描寫得太笨了，所以纔覺得不像人罷。」

小說家於是沉默了。這次博士又開口了。

「物理學者中，加黎里渥（Galileo）注意到寺院的吊燈一振動的時間，莫論振動的大小都是相同的；牛頓（Newton），發見林橋因引力而落地，最初便是自然派啊。」

『那樣的自然派，文學方面也很適宜罷。原口先生，繪畫界也有自然派麼？』
野宮先生問。

『有的有的。有一位可怕的庫爾倍。Verite Yraie 無論甚麼，非是事實他便不答應。然而並不是怎麼樣猖獗。只是有這一派就是了。並且也非那麼不可。小說也是一樣的罷？喂，朋友，不是有甚麼毛羅，甚麼沙萬奴麼？』

『像是有的。』隣座的小說家答。

食後既沒有桌上演說，甚麼也沒有。只有原口先生不住地罵九段上面的銅像。無節制的立起那樣銅像來，東京市民遭殃。比起那個來，還不如製作美麗的藝妓銅像有意思。與次郎告訴三四郎說，九段的銅像是和原口先生不睦的人作的。閉會後到外面去，月光甚好。與次郎問，今夜的廣田先生給與庄司博士以良好印象了麼？三四郎答道，大概給與了罷。與次郎站在共同水道栓旁，說道，今年夏天，夜間來散步，因為太熱了，便在這裏用冷水洗浴，被巡警看見了，跑着登上搨鉢山去。兩人在搨鉢山看了一會子月亮方歸。

歸途中，與次郎突然向三四郎說起借錢未還的理由來。月光甚亮，比較寒冷

的晚上。三四郎簡直沒有想到金錢的事情。連聽他說借錢未還的理由，也非出自本心。反正他不見得還。與次郎也決不肯說還。只是說明爲何不還的道理。——他的說法，三四郎覺得非常有味。——我認識的某君，失戀之結果，生了厭世之感，終於決心要自殺，但海也不高興跳，河也不高興跳，噴火口也不高興投，上吊縊死，則尤不高興，不得已買了一枝手槍。買來還未達到目的期間，適遇朋友來借錢。最初說沒有錢謝絕了，但朋友無論如何請他想法子，不得已把要緊的手槍借給他。朋友把手槍典當了，濟了燃眉之急。後來錢到了手，從當店贖回來時，最重要的手槍之主人已經失去了死的意思。所以這位先生的命，簡直是借錢的人救住了。

『世間也有這樣的事情呢。』與次郎說。三四郎只覺得好笑。其外甚麼意味也沒有。仰視高懸空際的明月，大聲地笑了。錢不還也是快愉的。與次郎提醒他說：

『不是笑的事。』三四郎則覺得更可笑。

『你不要笑，試仔細想想看。正因爲我沒有還你錢，所以你纔能從美禰子小姐那裏借了錢來罷。』

三四郎住止了笑。

「那麼便怎麼樣？」

「那不已經很够了麼？——你愛着那位女子罷？」

與次郎知道得真清楚。三四郎哼了一聲又仰視明月。月之旁邊有白雲浮現。

「你已經還了她麼？」

「沒有。」

「永久欠着她好了。」

他淨說風涼話。三四郎甚麼也沒有回答。然而決沒有永久欠着她的意思。把必要的二十圓支給公寓，下餘十圓本想第二天即刻送到里見家去的，但現在還她反來有違人家的好意，所以把好不容易得到的一個進門的機會犧牲了，中途回來。那時，不知甚麼機緣，手裏一鬆，把那十圓破開了。說實在話，今夜的會費，也是從那裏面抽出來的。不惟自己那一分，連與次郎的分兒也是從那裏面抽出來的。其餘之數只有二三圓。三四郎想用那個買冬季襯衣。

因為與次郎簡直沒有還賬的可能，所以三四郎下定決心，前幾天向家庭請求三十圓的補助。每月領着充分的學資，而只說不足用向家裏請求有些不便。三

四郎沒撒過謊，所以關於請求的理由，頗感困難。沒有法子，只得說朋友把錢失掉了，異常困苦，覺得可憐，所以借給了他。而結果是這方面反來困苦起來。請寄錢來。若是立刻回信，早已應該到了，然而還沒有到。今夜到了也未可知。這樣想着回到公寓一看，果然有母親的手蹟寫的信封端端正正放在書几上。奇怪的是平時總是掛號來，而今天的則只貼着三分郵票。拆開一看，內容破例地簡短。按母親平日的習慣講，簡直可說是簡短到不親切的程度，只說明了要緊的事而已。不過說，所請求之錢數，已寄到野野宮先生處，可以直接從野野宮先生處領取。三四郎伸開床鋪睡了。

第二天，第三天，三四郎都沒到野野宮先生那裏去。野野宮先生也沒有甚麼信息。這樣過了一個禮拜。終於野野宮先生差公寓的下女送了信來。說令堂大人託我轉交你一件東西，請到敝寓一談。三四郎乘講義之空閒鐘點，又到理科大學的地洞去。本想於立談之間把事情辦完的，然而不能。今夏野野宮先生獨占的室中，有兩三位生鬚子的人在。穿制服的學生也有兩三位。他們都很熱心的，靜肅的把頭上爲日光所映射的世界置之度外的研究着。其中以野野宮先生爲最忙。他

看見在室之入口露着頭面的三四郎無言地走了過來。

『從家鄉寄了錢來，可以到我那裏來取。因為現在沒有帶着。再則還有別的事。』

三四郎答了聲是。問今夜去也可以麼？野野宮稍爲想了一下，結果決斷的說，可以的。三四郎於是從地洞出來。一方面往外走，一方面佩服到底是科學家的耐力大。今夏看見的醬蘿菔罐子和望遠鏡，依然置備在原来的地位。

下次的講義時間遇見與次郎，把剛纔的事告訴了他，與次郎幾乎要罵笨蛋，望着三四郎。

『對你說永久欠着她好了，你偏不聽。幹些多餘的事，惹得老人家掛心。又要被宗八先生教訓一頓。沒有比這個再蠢的了。』簡直不承認事之起原是他的責任之口吻。三四郎關於這個問題也忘了與次郎的責任。所以回答的話也不使與次郎難堪。

『永久欠着她，有些不大高興，所以告訴家裏了。』
『你雖然不高興，對手却極喜歡。』

「甚麼道理？」

這個甚麼道理，三四郎自身聽着有幾分虛偽的響聲。然而對於對手，似乎沒有甚麼影響。

「那不是當然的麼？假定我是別人，也是一樣的。假定我有餘剩的錢。那麼與其叫你還我不如使你欠着，我心裏倒舒服。世間的人哪，在自己不作難的程度以內，總想對人親切的。」

三四郎不回答，開始筆記。剛記了兩三行，與次郎又把嘴靠近耳邊來。

「我有錢的時候，也常常借錢給別人的。然而無論那一位都決不肯還。所以我纔這樣的快愉。」

三四郎也不便說原來如此。只輕輕地笑了笑，又動起鋼筆來。與次郎也沉住了氣，一直到下課沒有開口。

號鐘響了，兩人並肩從教室出來時，與次郎突然問道：

「那位女子，愛着你麼？」

兩人後面，聽講的學生絡繹不絕。三四郎不得已無言地下了樓梯，從橫手的

玄關到圖書館旁的空地，纔回顧與次郎道：

『不甚知道。』

與次郎看了三四郎一會子。

『那也是有的。然而縱然你知道得很清楚，你有資格爲她的丈夫麼？』

三四郎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覺得只要爲美禰子所愛便是爲她的丈夫的唯一之資格。被與次郎一提醒，誠然是疑問。三四郎低下頭去。

『野野宮先生若有意，他倒有資格。』與次郎說。

『野野宮先生與她有甚麼關係麼？』

三四郎的臉和彫刻似的嚴肅。與次郎只說了句：

『不曉得。』三四郎沉默了。

『不管怎樣，你到野野宮先生那裏聽教訓去好啦。』說罷，與次郎往池子那面去了。三四郎和愚劣的招牌似的挺立在那裏。與次郎走了五六步，又笑着回來。『你索性娶芳子小姐不好麼？』一方面說着，一方面拉着三四郎到池邊去。一方面走着，一方面反覆地說她很相當，她很相當。不久號鐘又響了。

三四郎那天傍晚出門到野野宮先生那裏去，但因時間尚早，便乘散步之便，到四丁目走進一家洋貨店買襯衣。小伙計從裏面拿了許多種來，他摸一摸，展開看一看，很不輕易買。沒有道理的正在消閒的看貨，偶然遇見美禰子和芳子結伴來買香水。嚵呀一聲，寒暄過了，美禰子向他致謝道：

『前幾天多謝了。』三四郎對於這謝詞，知道得明白。從美禰子借錢的翌日，本想再訪問她一次將下餘的錢還給她，因為怕有違她的好意，中止了，又待了兩天。三四郎寫了一封很鄭重的感謝書信寄給美禰子。

書信的文句是寫的人把寫信當時的心情很爽直地表現出來了的結果，不待說有些過火。三四郎竭盡力量把種種的言詞層層的排列出來，熱烈地表現出感謝之意。普通的人看來，簡直想不到是謝借錢的書信那樣濃厚。然而感謝以外，甚麼也沒有寫。因此，自然的趨勢，感謝反成了感謝以上的東西。三四郎把這封信投入郵筒時，曾豫期美禰子立時有回信來。誰知好不容易發出的封書，只見去不見回。從那以後至今日，便沒有再遇美禰子的機會。三四郎對於這微弱的一前幾天多謝了。」之反響，沒有明答的勇氣。把大襯衣用兩手展開看着，以為因有芳子在

旁，所以纔那樣冷淡罷。又想到，這襯衣也是用這位女子的錢買呢。小伙計催問要那一件。

兩位女子笑着到旁邊來，同來看襯衣。最後，芳子說：『買這一件罷。』三四郎便買了那一件。這次又輪着三四郎參加買香水的會議了。一向不懂，把寫着『海里歐特羅普』的瓶子拿起來隨口說了一句：『這個怎麼樣？』美禰子立刻答道：『就買那個罷。』三四郎覺得有些對她們不起。

走出門來，待要分手，女子那方面互相行起相別禮來。芳子說：『那麼我就去了。』美禰子說：『快去快來。』仔細一問，纔知道是妹妹要到哥哥的公寓去。三四郎今宵又要和漂亮的女子並肩走向追分那方面去了。太陽還沒有全落。

三四郎和芳子一道走倒沒有甚麼，但和芳子非在野野宮的公寓相聚這個機會，却覺得有些不大方便。索性今夜回家去，改日再來罷。然而聽與次郎之所謂教訓者，芳子在旁邊或者反來有好處。在他人面前，大概不至一五一十的把母親的託付毫不客氣的和盤端出罷？或者只把錢取了來便完事也未可知。——三四郎的胸中下了一種狡猾的決心。

「我也是要到野野宮先生那裏去的。」

「哦。去玩麼？」

「多少有點事。你是去玩麼？」

「也是有事去。」

兩方同樣的問，得到同樣的答。然而兩方都沒有感着不便的氣色。三四郎爲慎重起見，問是不是有妨她的要事。她說毫沒有妨礙的。女子不惟在言語上肯定了。臉上且露出何以那樣問的驚異。三四郎在店之瓦斯燈光下，從女子的黑眼睛中看出了那種驚異。論事實只是看着大而黑而已。

「瓊琰鈴已經買了麼？」

「你爲甚麼知道？」

三四郎窮於回答了。女子不在意地立刻這樣說道：

「隨人向哥哥說多少遍，他只說就買就買，但是老是不買呢。」

三四郎的胸中覺得與其非難野野宮，廣田先生，勿寧非難與次郎。

兩人從追分大街轉入一條小胡同。野野宮先生移居此處以來，三四郎會來

訪問過兩三次。野野宮先生的房間。在寬的迴廊之盡頭，往上登兩段，左手的隔離的兩間便是。室向南，別家的庭園就在自己的屋簷下，晝夜全是極肅靜的。他看見隱居在這隔離的客廳中之野野宮時，覺得把從前賃的家屋結束了，搬到公寓來住倒也不錯，三四郎最初來時便很感佩這房間之合適。那時節野野宮降立在迴廊上，從下往上看自己的屋頂，說道，你看，這是草葺的。誠然，很稀罕的屋頂上沒有瓦。

今天因是夜間，自然看不見屋頂，但房間內點着電燈。三四郎一看見電燈想起草葺來了。於是覺得可笑。

「珍客遇在一起了。在門口遇見的麼？」野野宮問他妹妹，妹妹說明不是。順便助言道，可以買一件三四郎那樣的襯衣。又說上次看的那瓊瓊鈴是日本製造的，音太不好，既然遲至今日方買，請買再稍好一些的。至少要和美禰子姐姐的一般，纔可以忍耐。此外尚有許多類似的撒嬌的話。野野宮既不帶出可怕的顏色來，然而也不說特別安慰她的話，只哦哦的聽她說。

三四郎在這個當兒，一言不發。芳子淨說些不要緊的話。而且一點也不忌避。

既不覺得是愚癩，也不覺得是任性。在旁邊聽她和哥哥的應對，心裏好像到廣大而日光炫耀的田野一般。三四郎簡直把將要臨頭的教訓忘在九霄雲外了。那時被驚動了。

「啊，我幾乎忘了。美禰子姐姐託我帶了口信來呢。」

「哦。」

「很高興罷？不高興麼？」

野野宮的臉上帶出不好意思的表情。並且向三四郎道：

「我的妹妹蠢得很。」三四郎沒有法子，只有笑着。

「並不蠢哪。是不是？小川先生？」

三四郎又笑了。但心裏已不高興再笑。

「美禰子姐姐說請哥哥領她到文藝協會的演藝會去呢。」

「和里見先生一道去不好麼？」

「說是有事不得閑呢。」

「你也去麼？」

『那個自然。』

野野宮既沒答去，也沒答不去。又向三四郎說道：今夜把舍妹叫了來，實在是有非認真商量不可的事，而她淨說些不要緊的話，真是難纏。問是甚麼事，倒是學者與俗人不同，態度至為爽直。他說有人爲芳子提媒。和家庭商量，雙親都回信無異議。關於此事有問明本人的意思之必要，所以叫她來。三四郎只答了句好極，想快些把自己的事辦完回去。於是開口道：

『聽說家母麻煩你一件事情。』

『那裏，並沒有甚麼麻煩。』野野宮先生立刻從抽屜中把放存的東西取出來交給三四郎。

『令堂很掛心，寫了一封長信來。說是三四郎因有不得已的事情，把家裏寄去的學資借給朋友了。無論甚麼朋友，不便那樣濫借錢，縱然借了也應該還的。——鄉下人爽直，那樣想也不爲無理。——又說三四郎借錢給人，也太不照前顧後了。自己每月要仰仗母親寄學費的身分，一次竟二十圓三十圓的借給別人，太不自量了。——看她的語氣，好像我也有責任似的，真不好辦。……』

野野宮看着三四郎嘻嘻的笑，三四郎只鄭重地說了聲『對不起。』看樣子，野野宮不願使年輕的人太難爲情。所以稍爲變換了口吻說道：

『那裏，沒有擔憂的必要。因爲並沒有甚麼。只是令堂以鄉下的市價定金錢之價值，所以三十圓便覺得很重了。信上說三十圓足夠四個人的家庭半年的生活費，是真的麼？』他問。芳子大聲的笑起來。三四郎對於那種蠢笨的書信，雖也覺得頗爲好笑，但母親的話並不是全然離開事實的，想到這裏，不免有些後悔，覺得作事太輕率了。

『那麼每月五圓，每人每月平均一圓二十五錢。用三十日除開，每日只有四錢——無論如何偏僻的地方，有些太便宜了。』野野宮計算起來。

『吃甚麼東西，那麼便宜可以生活呢？』芳子認真的問。三四郎已失去了後悔的餘暇，把自己所知道的鄉村生活狀況都說給他們聽。其中有一種名爲「宮籠」的慣例。三四郎家每年一次捐十圓給全村。那時節六十戶中每戶出一人，那六十人全不工作，聚在村的廟裏，從早晨到晚間，除了吃酒還是吃酒，除了吃菜還是吃菜，鬧一個盡歡方散。

「那只要十圓？」芳子覺得驚異。教訓於是不知跑向那廂去了。稍爲閑談了一陣，話兒告了一個段落時，野野宮正色的說：

「總之，令堂的意思是要我把借錢給人的事情調查一下，若是沒有甚麼錯誤，便把錢交給你。並且要把那事情的內容通知她。可是甚麼也沒有問的時候，已經把錢交給了你，——怎麼樣？你確是把錢借給了佐佐木了罷？」

三四郎想道：從美禰子洩露給芳子，芳子又轉達野野宮，所以他纔知道。然而那筆款子，這樣轉那樣轉終於變成了瓊瑤鈴，則兄妹兩人俱不知道，不禁有一種異樣之感。只答道：「是的。」

「聽說佐佐木是買馬券把自己的錢輸掉了呢。」

「是的。」

芳子又大聲的笑了。

「那麼便馬馬虎虎地這樣報告給你母親罷？可是以後不要那樣隨便借錢給人也罷。」

三四郎答道不再借給人，道謝罷，立起身來；那時芳子也說要回去。

「剛纔的話不說完不行啊。」哥哥留住妹妹。

「得了罷。」妹妹拒絕了。

「得不了。」

「得了罷。我不管那一套。」

哥哥看着妹妹的臉沒有言語。妹妹又說道：

「不是沒法子的事麼？沒有見過面的人，硬問去不去。既無所謂愛，也無所謂憎，怎麼定去不去呢？所以我不管那一套。」

三四郎纔悟過不管那一套的本意。把他們兄妹留在那裏，他急急忙忙的走到門外來。

從無人通行的，只有門燈光亮的小胡同走到大街上，始知正在颯風。扭臉向北，風從正面吹來。一陣一陣的從自己住的公寓那方面吹來。那時三四郎想道：在此風中，野野宮先生要送他妹妹到里見家去罷。

回到公寓的樓上，走進自己的住室，坐下來一看，仍然有風的聲音。三四郎每聞此種風聲，便想起運命二字。鳴的一陣過來，便不禁爲之竦然。自己也不以爲自

己是強有力的男子。回頭細想，晉京以來自己的運命大抵爲與次郎所製造。而且多少有些在和氣藹然的愚弄中被製造着。與次郎是可愛的惡作劇者。以後自己的運命恐怕也要握在這可愛的惡作劇者之手罷。風不住地吹着。確是與次郎以上的風。

三四郎把母親寄來的三十圓放在枕下睡了。這三十圓也是運命之愚弄的產物。這三十圓今後將有何等效用，簡直不可預測。自己要把這個還給美禰子去。美禰子接受的時節，又要起一陣風是一定的。三四郎想，風越颯得大越好。

三四郎於是睡熟了。運命也好，與次郎也好，都無從下手似的，很安甜的熟睡了。忽的聽見撞鐘聲，將睡眠驚醒了。甚麼地方有人聲。東京的發火，這是第二次見。三四郎在寢衣之上，披了一件外褂，開開窗子。風息了許多。對面的樓房，在風聲中看着漆黑。房子後的天空之紅，竟映得樓房發黑。

三四郎耐着冷，暫時凝視着這紅火。那時三四郎的腦中，運命清清楚楚的映着紅色。三四郎又鑽進溫暖的被窩中。紅的運命中狂飛亂舞的幾多人事，全忘掉

天明了，仍是常人。穿上制服，拿着筆記簿到學校去。只沒有忘記把三十圓放在懷裏。不湊巧的是時間表正相衝突。三點鐘以前，一小時的空閑也沒有。三點鐘以後去，芳子也從學校裏回來了罷。她哥哥里見恭助也許在家。有人在旁，錢是還不成。那時與次郎又問了：

『昨夜聽了教訓了麼？』

『那裏，說不到是教訓。』

『是的罷。野野宮先生是很懂得人情的。』說罷，不知跑到那廂去了。兩個鐘頭以後的講義時間又遇見了。

『廣田先生的事情，進行得很有把握了。』他說。問他運動到甚麼程度了，他說：

『那裏，不必掛心。隨後慢慢的說給你聽。先生因爲你好久沒有來，曾經問過你呢。可以常常去看看。先生只有一個人哪。我們非安慰他不可。下次來時可以買些禮物帶來。』說罷又不知跑到那裏去了。但下次的講義的時間，又忽然跑出來了。這次不知心裏想了些甚麼事，在講義的正當中，突然在白紙上寫了句電報文

的話遞過來。

「錢已收到乎？」

三四郎待要寫回書，往教師那方面一瞧，教師正注視着這邊。他把白紙搓成紙團拋在脚下。等到講義完了，纔回答道：

「錢已收到，在這裏。」

「哦，那好極了。打算還她麼？」

「自然要還她。」

「那也好罷。早些還她好。」

「我想今天還她。」

「過午稍遲一些去，也或者在家。」

「她還到那裏去麼？」

「自然去的。每天去當畫的「模特兒。」大概已快畫好了。」

「原口先生那裏麼？」

「嗯。」

三四郎從與次郎打聽清楚原口先生的住所。

十

聽說廣田先生有病，三四郎來探病。一進門，玄關有一雙靴子放在那裏。他或者是醫生。和平日一樣轉到後門去，誰也不在。悄悄的上來，走到飯廳時，聽得客廳裏有談話聲。三四郎暫時佇立不動。手裏提着一個相當大的包袱。裏面滿滿地放着圓柿子。因為與次郎曾囑咐下次來時買點甚麼東西來，所以在追分街上買來了。他正站在那裏，忽聽得客廳裏巴達巴達的聲音。好像有甚麼人摔脚。三四郎以為一定是打架的。提着包袱把紙糊的門格子用力推開一尺左右，睜開眼往裏一瞧，廣田先生被穿茶色裙子的大漢摔在底下。先生把俯伏的頭很突然的從蓆上擡起來，望見三四郎，裂着嘴笑道：

『來了麼？』

上面的大漢只回頭看了一眼。

『先生，對不起，請坐起來看看。』他說。他好像反牽着先生的手，用膝蓋骨從

表面壓住先生的肘之關節。先生在底下答道，怎麼樣也起不來。上面的大漢於是撒開手，立起腳來，把裙子的縐紋攢正，規規矩矩的坐好。仔細一看，很威然有禮的一位男子。先生也立刻坐起來了。

「果然如此。」他說。

「照那個樣子，若是勉強的抵抗，有折腕之虞，很危險的。」

三四郎由於這問答，方明白過來這兩人剛纔是做甚麼。

「聽說先生玉體欠佳，已經好些了麼？」

「呢，已經好了。」

三四郎把包袱解開，將裏面的物品放在兩人中間。

「買了柿子來。」

廣田先生到書齋取了小刀來。三四郎到廚房取了菜刀來。三個人吃起柿子來。一方面吃着，先生和不知名的男子不住地談地方的中學情形。生活難的事情，紛擾的事情，在一個地方不能長久的事情，學科以外兼柔術教師的事情，某教師買木屐底子，紐子斷了，自己補上，穿到不能穿時方捨的事情，這次既然辭了職，很

不容易再有相當的缺的事情，不得已，在找不到事情以前，把妻子送回家去的事——源源不盡的話頭。

三四郎一方面吐出柿核，一方面看了看這位男子的臉，覺得可憐。現在的自己和這位男子比較，覺得不同人種似的。這位男子的談話裏反覆的說想再過一遍學生生活。沒有比學生生活再舒服的了。三四郎每次聽見這句話，便茫然地想道，自己的壽命也僅有二三年麼。和與次郎吃蕎麥麵條時一般，心裏不大暢快。

廣田先生又站起來走進書齋去。回來時，手裏拿着一本書。封面紅黑，乃爲門口的塵埃所污。

『這是上次說的那本海都利奧達菲亞，覺得寂寞時，可以看看。』

三四郎謝了一聲，接過書來。

『把寂寞的罌粟花頻頻地搖落。對於人之紀念，不問有無永劫之價值。』這些句子映入眼中。先生放下心去和柔術學士繼續談話。——一聽說中學教員的生活狀態，好像都覺得可憐似的，其實真正覺得可憐的，只有本人自身。爲甚麼呢？因爲現代人雖好事實，但有捨棄隨伴事實而起的情操之習慣。世間切迫到不得

不捨棄情操的程度，所以沒有法子。那證據一看報紙便知。報紙上的社會記事，十之九是悲劇。然而我們沒有把悲劇當作悲劇去玩味的餘裕。只把它當作事實之報告讀之而已。我訂閱的報紙，有題作死人十幾人的，把一日中死去的人之年齡，籍貫，死因，用六號活字一行一行的排出來。簡單明瞭之極。又有竊盜速知一欄，何處有何盜賊出現，一目瞭然的把盜賊排列在一起。這也是便利至極的。一切都非作如是觀不可。辭職也是如此。對於本人或者近乎悲劇，而在他人看來並沒有那樣痛切的感銘。這是非覺悟不可的。心裏那樣想着去運動好了。

「但是像先生這樣有餘裕，再多少痛切的感動一點也無妨似的。」柔術的男子像煞有介事的說。這時廣田先生，三四郎，以及說這話的當人一齊都笑起來了。這人毫沒有歸去的氣色，三四郎借了書從便門出來了。

「眠於不朽之墓，生於可傳之業，留以爲人所知名，不然則一任滄桑之變，存於後世，作如是想者，乃自古以來人之所願也。此願遂時，人即在天國矣。然而自真的信仰之教法觀之。此願望也，此滿足也，有亦如無之曇花一現而已。生也者，再度還我故有之面目也；再度還我故有之面目云者，既非願，亦非望，乃氣象高超之

信者所見之明白的事實，聖徒伊諾森特之橫於墓地也，猶如埋於埃及之砂中。若能歡悅常住之吾身，雖六尺之狹，亦無異阿德利埃納斯之大廟。應覺悟世事只能成其所應成者而已。』

這是海都利奧達菲亞的末節。三四郎信步徜徉地向白山那面走着，在路上讀了這一節。聽廣田先生說，這書的著者是有名的名文家，這一篇是名文家的著作中之名文。廣田先生說這話時，笑着聲明道：不過這並不是我的主張。真的，三四郎也不很懂那裏是名文。只覺得句讀不清楚，用字特別，語言之運用鈍重，簡直和看見古寺一般似的。只讀這一節，以道程計，足足費了走數十丈路的工夫。而且弄不清楚它的意思。

贏得的是一種寂莫。和撞奈良的大佛之鐘，而其餘響輕微的傳入在東京的自己耳中是相同的。三四郎比起這一節所齎的意味來，倒是喜歡籠罩於此意味之上的情緒之影。三四郎是沒有切實的思考過生死問題的人。對於思考這問題，他的青春之血過於暖了。眼前燃燒着焦眉的大火。那種感觸，是真的自己。三四郎從這裏到曙町原口先生那裏去。

孩童的殯葬式來了。只有穿着外褂的兩位男子跟着。小棺用雪白的布裹着。旁邊結以美觀的風車。風車不住地旋轉。車之羽瓣塗成五色。旋轉得成了一色。白棺不住地搖着美觀的風車。從三四郎旁邊過去。三四郎覺得是美麗的殯葬。

三四郎從他處觀察了別人的文章與別人的殯葬。如若有人來忠告他從他處觀察觀察美禰子，他一定驚惶不知所措的。三四郎生就不能從他處觀察美禰子的眼。第一他處與非他處的區別，他簡直沒有意識到。只是就事實論，對於他人之死有一種美麗安穩的味道，同時對於活着的美麗的美禰子，在美的享樂之底有一種苦悶。三四郎想把這苦悶摔開，一直地往前走。只要往前走，覺得苦悶便可解除了似的。爲得解除苦悶，往旁邊退一步，是做夢也想不到的。想不到這個的三四郎，現在從遠處眺望寂滅之會於文字之上，感天折之憐於三尺之外。而且於應該悲哀處，竟心曠神怡的眺望着感到美麗。

拐彎到曙町有很大的松樹。原口先生教奔着這松樹的目標來。到松樹下一看，並不是原口家。一看對面，又是松樹。那前面也是松樹。松樹多得很。三四郎覺得這地方很好。越過許多松樹，往左一拐，有籬笆牆圍，美觀的門。果有原口一張牌子

掛在門口。那牌子是在模樣深入而黝黑的木板上，用綠色的油很漂亮的把名字寫上的。凝到幾乎分不出是花樣還是字迹。從門到玄關，闐然無一物。左右栽着鋪地草。

玄關裏放着美禰子的木屐。鼻緒二條，左右顏色不同，所以記得清楚。『現在雖正在作畫，若沒事可以進來坐。』於是便跟着傳達這話的小下女進了畫室。很寬大的房間。細而長的南北方向的地板上，很像畫家的習慣，東西都胡亂地安置着。有一部分鋪着絨毯。那個與房間之大相較，太不相稱了，所以與其說是鋪地的東西，毋寧說是顏色甚美的，花樣風雅的織物，隨便放在那裏。多少離開一些放在對面的大虎皮，也是如此，看來決不是爲坐而設。在與絨毯很不調和的位置傾斜地拖長着尾巴。有用砂鍊成似的一個大甕。那裏面插着兩條矢。鼠色的羽與羽之間金箔異常光亮。旁邊有鎧。三四郎以爲大概是卯之花絨。對面牆角裏有炫耀射眼的東西。看得見紫色下裙花樣的小袖及金絲的刺繡。從這隻袖到那隻袖間用幔幕的網穿着，和曬日光時一般釣着。袖圓而短。三四郎以爲這大概是元祿時代的物品。此外尚有許多畫。只掛在壁間的，大小合計起來，也就不少。沒有鏡框的畫

稿，重複地卷着的邊上，卷崩了，小口無秩序的露在外面。

被畫着的人之肖像，就在此攪亂彩色之眼的中間。被畫着的人，在走不通的正面，翳着團扇站在那裏。從事描畫的男子把圓脊梁轉過來，手裏拿着調色板，對着三四郎。嘴裏唧着粗的煙嘴子。

『來啦』說着，把煙嘴子從口中拿下來，放在小圓桌上。火柴與灰盤放在上面。桌旁也有椅子。

『請坐。——就是那個。』說着向正在畫着的畫布看。長有六尺。三四郎只說了句：

『果然大得很。』

原口先生沒有入耳似的，『嗯，大得很。』獨語似的又開始塗抹髮毛與背景之交界處了。三四郎這時纔向美彌子看。於是女子翳着的團扇之陰影，微微露出白齒之光。

以後二三分鐘之久，簡直肅靜極了。房間內用煖爐煖着。今天就是外面也並不十分冷。風簡直死盡了。枯樹無聲地被冬日包圍着立在那裏。三四郎被引入畫

室時，好像進入霞中似的。把肱靠在圓桌上，在這較深夜尤靜的境界中，毫無忌憚地沉溺精神於其內。此靜寂中，有美禰子在。美禰子的影子，漸漸的出來。只有肥胖的畫工之畫筆動着。那也只是在眼中動着，耳中仍是靜的。肥胖的畫工也有時走動，然而聽不見足音。

被靜謐封鎖住的美禰子，一動也不動。翳着團扇，站在那裏的姿態，已是一幅畫。自三四郎看來，原口先生並不是模寫美禰子。只是不可思議地從有與義的畫上，把那與義卸下去，描畫美禰子成爲一種普通畫。然而第二個美禰子在此靜謐之中，竟漸漸的近於第一個。三四郎覺得這兩個美禰子之間，包含着與鐘表之音無關係的靜謐的長時間。那時間柔順到連畫家也意識不到似的，第二個美禰子好容易纔追得上。在雙方快要萍然相合結而爲一時，時間的潮流忽然轉了方向注於永久之中。原口先生的畫筆，從那裏再不往前進。三四郎跟到那裏，有所會似的忽然看了看美禰子。美禰子依然不動。三四郎的頭腦，在這靜謐的空氣中不覺得動了。心神如醉。那時原口先生突然笑起來了。

『好像又有些不舒服啊。』

女子甚麼也不說，立刻將姿勢換了，如葉之落地一般，坐在旁邊的安樂椅子上。那時白齒又發光了。並且看了看三四郎。那眼睛和流星一般，通過三四郎的眉間。

原口先生來到圓桌旁邊。向三四郎道：

『近來可好？』說着，擦着了火柴把剛纔的煙嘴子點着，又啣在口裏。用手指按着大的木製煙管，從鬍子裏噴出兩口濃煙，不久又把脊梁扭向那邊走近畫架去。自由地用筆塗那些不甚緊要的地方。

畫，不待說還沒有畫得成。可是無論那裏都用畫油塗遍了，自門外漢三四郎看來，很是不錯。巧拙自然是不懂。不能作技巧之批評的三四郎，只懂得從技巧所齋來的感覺。就是那個，也因沒有經驗，所以頗失正鵠。能立出對於藝術的影響不是無關心的人之證據這一件事，已足以見出三四郎是風流人了。

三四郎看這畫全體是很華麗的。好像滿面吹着白粉，爲無光澤的日光所映射。陰影處也不是黑的。毋寧射着微紫的顏色。三四郎看了這畫，不知怎的感到輕快。奔放的調子如乘豬牙船一般。然而仍有一種沉着的地方。並不險惡。苦處，澁處，

毒處，不待說是沒有的。三四郎覺得這是很像原口先生的畫。那時原口先生隨隨便便地動着畫筆，一方面說出這樣的話：

「小川君，有一件很有味的事。我所熟識的朋友中，有厭棄了妻子提出離婚來的。可是太太不答應，她說：『我有因緣纔嫁到這裏來的，縱然你厭棄我，我也決不出去。』——」

原口先生說到這裏，稍為離開畫，望着畫筆的結果，這次向美禰子說道：

「里見小姐，你不穿單衣來，所以衣服很不容易畫。太隨便地穿衣服了，有些過於大膽了啊。」

「對不起。」美禰子說。

原口先生也不回答，又走近畫面。「因為太太不肯答應離婚，所以朋友向他的太太這樣說了。『你若不高興出去，就不出去也可以。可以永遠住在家裏，但是那樣我便要出去了。』——里見小姐，請你站一站，團扇怎麼樣都沒有關係。只要站起來就好了。對啦，謝謝你。——太太說：『我縱然在家，你出去了以後還是困難哪。』」男人答道：「有甚麼關係？你自己再找一個贅婿好了。」——

「以後怎麼樣啦？」三四郎問。原口先生以爲無足討論麼，接着說道：

「以後並沒有甚麼。所以結婚是不可不慎重的。離合聚散，都不得自由。請看廣田先生，請看野野宮先生，請看里見恭助君，並且請看我。都沒有結婚。女子偉大起來，這類獨身者便多起來。所以社會的原則，在不至於有獨身者出現的程度以內，女子非偉大起來不可。」

「但是我哥哥不久就要結婚呢。」

「哦呀！是麼？那麼你怎麼辦？」

「不曉得。」

三四郎看了看美禰子。美禰子也看了看三四郎笑了。只有原口先生對着畫。「不曉得。不曉得。那麼。」畫筆動了。

三四郎利用這個機會，離開圓桌，走近美禰子旁邊。美禰子把沒有油氣的頭隨隨便便地靠在椅背上，是疲倦的人爲恢復精神時無心的放縱之姿態。很明顯地從襦袢的領襟露出咽喉頸來。椅子上掛着脫下來的外褂。束髮之上露着美麗的裏子。

三四郎懷裏藏着三十圓。這三十圓代表着兩人間不容易說明的事情。——三四郎這樣相信。欲還而未還也是爲的這個。斬釘截鐵的現在要還也是爲的這個。還了她，便沒有事了，將愈離愈遠呢，還是沒有事兩人反更加親密呢——自普通人看來，三四郎有些帶迷信家的樣子。

「里見小姐。」他說。

「甚麼？」她答。俯着首從下面仰視三四郎。顏面仍和從前一般沉着。只有眼動。那也只在三四郎的正面很安穩地停住了。三四郎以爲這女子多少有些疲乏。『正好順便，在這裏奉還罷。』說着把鈕釦解開一個，把手伸進懷去。女子又反覆的說：『甚麼？』仍是從前一般，沒有刺激的口氣。三四郎一方面把手伸進懷去，一方面想怎麼辦呢。不久，決斷了。

「上次借的錢。」

「現在給我，也沒有法子啊。」

女子仍然是從下上望的姿勢。手也不伸。身也不動。臉龐也沉着地仍在原處。男子連女子的回答也不十分懂。那時後面有一種聲音。

「一會兒就完了，怎麼樣？」

一看，原口先生向着這方面站着。畫筆夾在指間，捻着剃成三角形的鬍子尖，美禰子把兩手放在椅肘，坐在椅子上，頭與脊俱伸得筆直。三四郎小聲問：

「還要等好久麼？」

「整一點鐘。」美禰子也小聲回答。三四郎又回到圓桌去。女子已做出被畫的姿勢。原口先生又把煙嘴子點着。畫筆又動了。扭過臉來，原口先生說：

「小川君，請看里見小姐的眼。」

三四郎遵命而行。美禰子突然把團扇從頭額上放下來，打破了安靜的姿勢。扭過臉去隔着窗子看庭院。

「不行。扭過臉去不行。現在剛畫起來。」

「爲甚麼說那些無味的話。」女子回到正面。原口先生辯解道：

「並不是開玩笑。因爲有話向小川君說。」

「甚麼話？」

「從現在起就要說的，請你回復原來的姿勢。對啦。把胳膊再往前放放。那麼，

小川君，你看我畫的眼，表現得出來本人的表情麼？」

「實在不十分清楚。這樣每天每天的畫着，被畫的人的眼之表情，難道從來沒有變化麼？」

「那自然要變罷。不惟本人變，就是畫家這方面的心情也是每天變化的，論正理，肖像畫非畫許多幀不可。然而那是做不到的。並且只有一幀也可以畫得很像樣，所以不可思議。你若問爲甚麼，請看……」

原口先生在說話的時間內，始終動着筆。又看着美禰子那方面。三四郎目擊原口先生的諸機關一齊動，不勝感佩之至。

「這樣每天畫着，每天的量積集起來，待些日子，在所繪的畫上有一種一定的神情出現。縱然從外面帶着別種神情回來，一進畫室與畫相對，馬上可以回復到那種一定的神情。換句話說，畫中的神情移到這方面來。里見小姐也是一樣的。如若一任其自然，因種種不同的刺激，而生出種種不同的表情，乃是必然的事，但實際上無大影響於畫者，因爲那樣的姿勢，和這些亂雜的鼓、鎧、虎皮等等周圍的東西，自然地引起一種一定的表情來；那習慣漸次地壓迫起別種表情來，所以大

抵就照這眼神畫下來，就滿好。再則，所謂表情……」

原口先生突然沉默了。像是到了頗為難畫的地方。向後退了兩步，不住地對照着看美彌子與畫。

「里見小姐，有甚麼不舒服麼？」他問。

「沒有。」

這回答不像從美彌子口裏出來的。美彌子竟安靜到沒有把姿勢弄壞。

「再則，所謂表情」原口先生又開口了。「畫家並不是畫心。因為是畫心在外面開的店舖，所以只要沒有遺漏地觀察那店舖，心的財富，自然可以明白過來，大體作如是觀是沒有錯的。從店舖窺不出的財富，是畫工擔任區域以外的事。所以我們只畫肉體。無論畫甚麼肉體，沒有靈魂籠罩在上面便成了死肉，所以不能成畫。那麼這位里見小姐的眼睛也是如此。並不是為的描寫里見小姐的心而畫。只是為畫眼而畫。因為愛好這雙眼睛所以纔畫。這眼的配置，雙眼皮的影子，眸子的深刻透明，凡是我看得出來的都畫下來。於是偶然的結果，成爲一種表情。若是不能出現時，不是我的用色不好，便是配置錯了。現在那顏色，那形狀，已成爲一種

表情，所以你沒有法子使它不成。」

原口先生這時又往後退了兩步，對看美禰子與畫。

「今天究竟有些不對。疲倦了罷。若疲倦了便可以不畫。——是疲倦了麼？」

「不是。」

原口先生又走近畫去。

「至於我爲甚麼選上了里見小姐這雙眼睛，我就講下去的，請你細聽。你看西洋畫的女子的臉，無論誰畫的美人，一定是很大的眼睛。因爲都是大眼睛，簡直到了可笑的程度。可是日本則不然。從觀音菩薩的像起，多福的臉，能樂的假面，尤其是「浮世繪」所表現的美人，無一不是細小的眼睛。都和象眼一般。爲甚麼東西兩洋的美之標準這樣不同，思想起來，覺得好笑罷。可是實在沒有甚麼。因爲西洋的女子淨是大眼睛的傢伙，所以在大眼睛之中執行美的淘汰。日本淨是鯨的系統——名爲皮埃爾，綠蒂的法國小說家嘲笑日本人的眼何以睜得開。——因爲是這樣一個國度，無論如何對於材料寡少的大眼睛的審美眼，沒有發達的方法。於是在有選擇之自由的細小眼睛之中，成就了一種理想，而歌麿，祐信遂被珍

重起來。然而無論怎麼樣的日本式，在西洋畫上畫那樣細小的眼睛，簡直和瞎子一般，太不好看了。可是像拉伐爾的聖母那樣的大眼睛，簡直沒有，就是有也不能說是日本人，所以纔麻煩里見小姐，里見小姐，一會兒就完了。』

沒有回答，美禰子凝然不動。

三四郎對於畫家的話感到很有興味。若是單爲聽他說話而來，一定更添幾倍的興味罷。三四郎的注意之焦點，既不在原口先生的話上，又不在原口先生的畫上。不待說是集在站在那面的美禰子身上。三四郎傾耳聽着畫家的話，但眼睛終沒離開美禰子。映入他眼險的女子之姿勢，好像把自然的經過，在最美麗的剎那捉捕住不能動似的。在無變化處有長久的慰藉。然而原口先生突然歪着頭問女子怎麼樣了。那時三四郎多少有些怕起來。因爲好像聽見畫家警告說；把易於移動的美，使之不移動的手段已經於此而盡了。

果然不錯，若是那樣想，確實有些怎麼樣了。氣色不好，眼角現出一種難忍的疲倦。三四郎失去了從這活人畫所受的安慰之念。同時又想到，或許自己便是這變化的原因罷？忽然間強烈的個性之刺激襲擊三四郎的心。覺得移動的美之無

常的共通性之情緒，完全消聲匿跡了。——自己對於這女子竟有這樣大的影響。——三四郎在這自覺之下，意識出一切的自我。然而那影響對於自己是利還是不利乃是未決的問題。

那時原口先生終於把筆擱下，說道：

『散了罷。今天無論如何不行。』美禰子立着把手裏的團扇掉在地板上。一方面穿起掛在椅子上的外褂，一方面往這邊來。

『今天疲倦了罷。』

『我？』她把外褂的兩邊弄整齊，結上了紐子。

『那裏，我實在也累了。明天精神好的時候再畫罷？請吃茶，玩玩再回去。』

距夕暮還有些時間。但美禰子說有點事情要回去。三四郎雖亦被主人挽留了，但故意謝絕了與美禰子一道出去。在日本的社會狀態下，隨意地造出這樣的機會，在三四郎看來是很不容易的。三四郎想竭力地延長這機會，藉以利用。所以請求女子在比較的行人稀少的閑靜的曙町散步。但是對手竟意外地拒絕了。一直地從籬笆牆之間穿過到大街去。三四郎一方面並肩走着，一方面問道：

「原口先生也這樣問過的，真的有些不舒服麼？」

「我？」美禰子又說。與答原口先生時相同。三四郎自與美禰子相識以來，美禰子從來沒有說過很長的話。大概的應對，一句兩句便完事。而且是極爲簡單的一句兩句。然而在三四郎的耳中，竟有一種深刻的影響。幾乎有從他人聽不到的顏色。三四郎對之甚爲敬服。而且覺得不可思議。

「我？」女子這樣說時，把臉的一半向着三四郎。並且從雙眼皮的中間看他。那眼裏好像覆着一層暈似的。異乎尋常地感覺有些微溫。面頰的顏色有些發青。

「臉色好像不太好。」

「是麼？」

兩人無言地走了五六步。三四郎無論費多大力氣也好，想把懸於兩人間一層薄幕撕開。然而說甚麼話可以撕開，則一點也沒有把握。小說中的甘言不願用。從趣味上說也好，從社交上青年男女的習慣說也好，皆不願用。三四郎希望着事實上不可能的事。不惟希望着。而且一方面走着，一方面計畫着。

不久，女子開口了。

「今天到原口先生家有甚麼事麼？」

「沒有事。」

「那麼是去閑玩的麼？」

「也不是去閑玩。」

「那麼是去做甚麼呢？」

三四郎捉住了這個瞬間。

「爲會你去的。」

三四郎以爲這把可以說的話全說盡了。可是女子一點也感不到刺激，而且照例用使男子沉醉的口調說道：

「在那裏是不便於接受錢的。」她說。三四郎異常失望。

兩人又無言地走了幾十丈遠。三四郎突然開口說道：

「實在並不是去還你錢。」

美彌子暫時沒有回答。待了一會兒，安靜地說道：

「錢我也是不要的。你拿着好了。」

三四郎簡直忍不住了。突然說道：

「我只是想會見你，所以去了。」說罷從旁邊視視女子的臉。女子沒有看三四郎。那時三四郎的耳中，聽見從女子口中洩露出的歎息。

「錢……」

「錢甚麼的……」

兩人的會話，雙方不成意義，途中截斷了。那樣又走了幾十步。這次從女子那面招呼起來。

「你看了原口先生的畫覺得怎麼樣？」

回答的方法有種種，所以三四郎沒有回答地走了幾步。

「畫得過於快了，你沒有覺得驚異麼？」

「呃。」口裏雖這樣說，實在自己是纔注意到。回頭一想，原口先生到廣田先生那裏露出想畫美禰子肖像的意思。還不過一個月。在展覽直接拜託美禰子又是以後的事。三四郎對於畫道不很明白，那樣大的畫額，究竟要何等的速度可以畫得完，幾乎在想像之外，但一經美禰子提醒，果然覺得畫得過於快了似的。

「甚麼時候開始畫的？」

「正式開始畫，雖是不多日子以前，但是以前曾一點兒一點兒畫過的。」

「所謂以前，是從甚麼時候起？」

「你看那服裝便可以知道罷？」

三四郎突然想起最初在池之周圍與美禰子相遇的暑天。

「忘記了麼？你不是曾蹲在樅樹下面麼？」

「你翳着團扇站在高的地方。」

「和那畫是一樣的罷？」

「呃，是一樣的。」

二人互相看着彼此的臉。再往前走一點便到白山的坂上了。

對面有人力車往這面跑。戴着黑帽子，金絲眼鏡，從遠處看來，氣色很好的男

子坐在上面。從這車入於三四郎的眼以來，車上的青年紳士便凝視着美禰子那

方面。往前走了五六丈遠，車子忽然停住了。從車上下來一看，原來是挺然獨立的

高身材的瘦長臉的好男子。鬍子剃得很乾淨美觀。非常像一位男子漢。

『一直等到現在，因為太遲了，所以來接你。』立在美禰子的正前面。從上面往下看，笑嘻嘻的。

『是麼。多謝你。』美禰子也笑着回看男子的臉。但那雙眼立刻轉向三四郎。

『這位是誰？』男子問。

『大學的小川先生。』美禰子答。

男子輕輕地摘下帽子來，應酬了一下。

『快些去罷。哥哥在家等着。』

正巧三四郎站在往追分拐的小胡同的角上。終於沒有把錢還她就分手了。

十一

近來與次郎在學校裏忙着賣文藝協會的戲票。費了兩三天的工夫，對於認識的人大概都賣出去了。與次郎以後便忙着捉捕不相識的。大抵在走廊下可以捉得住。捉得住便不肯放。這樣那樣的叫他買。有時正在談判中，號鐘響了，讓他逃去了的事也有。與次郎稱此為時不利。有時對手只是笑着，任等到甚麼時候也不

得要領。三四郎稱此爲人不利。有一次捉住了剛從茅廁裏出來的教授。那位教授用手帕擦着手只說了句，現在稍爲……便急急忙忙地進了圖書館。進去便再不出來。與次郎對於這個——無以稱之。目送着他的後影，對三四郎道，他一定是害腸加答兒。

與次郎第一先談及會員練習排演時的費力氣。照他所說，會員的多數，練習的結果，在演戲的當日以前恐怕就不中用了。其次談及布景。那布景是規模很大的，把東京一切的有爲青年畫家都找了來，使他們各個發揮充分的技倆。次說服裝。那服裝是從頭到腳都是根據故實做成的。次說脚本。那都是新作，都是很有趣味的。其他還說了好多事。

與次郎說，已經送招待券與廣田先生及原口先生了，又說已經請野野宮兄妹及里見兄妹買了頭等票。又說萬事都一帆風順。三四郎爲與次郎高呼演藝會萬歲。

呼萬歲那一晚，與次郎到三四郎的公寓來。與晝間的神氣全然不同。縮着身子坐在火盆旁邊只喊好冷好冷。看他的臉並不單爲冷。起初把手放在火盆上面，

不久把手揣在懷裏。三四郎爲使與次郎的臉顯得精神一些起見，把書几上的洋燈從這端移到那端。可是與次郎的顎下垂着，只照見他的黑而大的頭。毫不見光彩；問他有甚麼事體發生麼，他舉起頭來看洋燈。

『這個公寓裏還沒安置電燈麼？』問起與他的氣色全然無關的事。

『還沒有安。聽說不久就要安電燈了。洋燈暗得很，不行。』這樣回答他時，他把電燈的事忘記了似的，忽然說道：

『喂！小川發生了不得了的事啦。』

問他甚麼道理。與次郎從懷裏掏出兩張滿是皺紋的報紙。揭開其中的一張，重新折疊好，遞過來說：請讀這一段，用指頭指着應該讀的地方。三四郎把眼靠近了洋燈。標題是：大學的純文科。

大學的外國文學科，從來是西洋人擔當，當局者把一切的授業，委託給外國的教師；但以迫於時勢之進步與多數學生之希望，這次承認本國人的講義爲必修課目了。因此，多日以前便在物色相當人物，好容易纔決定了採用某氏，不久即可發表。某氏是在最近的過去曾受過海外的留學之命的優秀分子，大概是很適

任的罷。——報上的內容如此。

『不是廣田先生啊。』三四郎回看與次郎。與次郎的注意仍在報紙上。

『這個消息確實麼？』三四郎又問。

『恐怕是確實的。』他歪了歪頭。『我起初以爲大概不要緊，誰知竟弄糟了。這個人狠費力氣運動的消息，聽說倒也聽說了。』

『但是只是這一片新聞記事，那豈不還是一種風說麼？因爲不等到發表的時候，誰也不知道的。』

『若只是那個，不待說是沒有關係的。因爲與先生沒有關係。但是，』說着又把另一張報紙重新折疊好，用指頭按着標題，送到三四郎眼前。

這一張報紙也載着大體相同的事。只是那個倒也沒有起新印象的法子，但是下面的記事，使三四郎吃了一驚。把廣田先生寫成了一位很不道德的漢子。作了十年間的外國語學教師，杳然無所聞於世的凡才，一聽說大學方面採用本國人的外國文學講師，便見獵心喜，開始暗中運動，把自己的評判記流布於學生之間。不惟如此，又使其門下生在小雜誌上發表所謂「偉大的黑暗」一篇論文。這

篇論文雖然在零餘子匿名之下發表，實則爲出入於廣田之家的文科大學學生小川三四郎之所筆。——三四郎的名字終於出來了。

三四郎作出難看的臉，看着與次郎。與次郎以前就看着三四郎。兩人都暫時無言。不久，三四郎說道：

『真糟糕。』多少有些怨恨與次郎。與次郎在那些地方，是不大在乎的。

『你以爲這個是怎麼回事？』他問。

『你的話甚麼意思？』

『這一定是把來稿毫無更動的採用了。決不是新聞社調查所得來的。文藝時評的六號活字的投稿中，像這樣的東西，要多少有多少。六號活字幾乎是罪惡之藪。仔細一調查，虛構的事實很多。竟有一眼可以看得出的謊話。若問爲甚麼做這些昏蛋事啊，動機好像都是爲了利害問題，所以我掌管六號活字的時節，凡性質不良的投稿，大抵都扔進字紙籠去。這件記事完全是那一類。是反對運動的結果。』

『爲甚麼不登你的名字而登我的名字呢。』

與次郎說。『可是呢。』稍待了一會兒，說明道：

『仍然甚麼罷。你是本科生，我是選科生的緣故罷？』但在三四郎看來，這並不成其爲說明。三四郎依然是受了牽累。

『最初我不用那零餘子一類的稀知的別號，正堂堂的署名佐佐木與次郎就好了。實在那樣的論文，除了佐佐木與次郎以外，沒有一個人寫得出來。』

與次郎很正經的說。被三四郎把偉大的黑暗之著作權奪了去，也許覺得吃虧罷。三四郎覺得蠢的可笑。

『你向先生說過了麼？』他問。

『問題正在這裏。偉大的黑暗之作者是你也好，是我也好，都沒大關係，但事關先生的人格，是不能不向先生說的。因爲先生是那樣好皮氣的人，若是對他說：「一點也不知道，大概是誤傳罷。偉大的黑暗那篇論文，倒是登在雜誌上了，但是匿名。反正是先生的崇拜者作的，請安心罷。」這樣對他說，他也許只說句：「原來如此。」便完事也未可知。但是這次却非同平時。我非把責任弄明白不可。事情做成功，自己裝作不知道，心裏雖然也痛快；但事情弄糟了，自己不說明，則心裏難過

得很。第一，自己鬧出事情來，使那樣善良的人陷入於受牽累的狀態，而自己在旁沒事人一般看熱鬧，我是做不出的。正直曲邪那些難問題，且作別論，只是覺得對不起，覺得可憐。」

三四郎第一次覺得與次郎是可欽佩的男子。

「先生已經看見報了麼？」

「家裏訂的報上沒有。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是先生在學校裏看各種各樣的報呀。縱然先生不看，總也有人向先生說罷。」

「那麼，已經知道了呀。」

「自然是知道了罷。」

「沒有向你說甚麼嗎？」

「沒有說甚麼。因為沒大有說話的閑工夫，所以沒有說。從前些日子以來，我一天到晚爲演藝會的事奔走。——啊，演藝會也不高興幹了。索性停止了罷。擦上白粉，扮演戲曲，有甚麼趣味？」

「若向先生說時，你要被責斥罷？」

「要被責斥罷？被責斥是沒有法子的事，只是太對不起先生了。做了多餘的事，叫先生受累。——先生是沒有嗜好的人。酒也不吃，煙呢？」說到中途止住了，先生的哲學，從鼻孔中變為煙被吹出來的量，以月計之，是很不少的。

「只有煙倒不少吸，但以外甚麼也沒有呀。既不釣魚，又不下棋，更沒有家庭的樂趣。那是最不好的。若有小孩子也好了。實在枯淡得很哪。」

與次郎於是抄起手來。

「偶然想安慰安慰他，稍為一奔走，竟鬧出這樣的事來。你到先生那裏去看罷。」

「不惟要去看。我也多少有些責任，謝謝罪去。」

「你沒有謝罪的必要。」

「那麼去辯解。」

與次郎於是回去了。三四郎睡倒床上，輾轉反側，覺得還是在故鄉容易入睡。虛構的記事——廣田先生——美禰子——迎接美禰子的漂亮男子——有種種的刺激。

夜半酣然入睡了。和平日一樣早起很有些不自在。在洗盥處遇見同在文科的學生。彼此互相認識臉面。在對不起的應酬話中，推察出這位男子好像也讀了那段記事。然而對手迴避了話頭。三四郎也沒有辯解。

嗅着溫熱的醬油湯的香氣時，又接到故鄉的母親的信。照例又是很長的。換穿制服太麻煩了，便在現穿着的和服上，加上了一件裙子，把家信揣在懷裏出門而去。戶外細霜發亮。

一到大街上，幾乎全是學生在那裏走。都是向着同一方向去。寒冷的道上，充滿了男子的活氣。其中發見出穿着霜降外套的廣田先生的長影子。攙雜在這青年隊伍中的先生，就步調論，已是時代落伍者了。與左右前後相比，看來頗爲緩慢。先生的影子隱入校門內去了。門內有大的松樹。和巨人之傘似的，把枝子擴展開堵塞着玄關。三四郎的脚走到門前時，先生的影子已經消失了，正面所看見的，只是松樹與松樹上面的鐘表臺。這鐘表臺的鐘時常不正確，或者停住不動。

向門內窺視的三四郎，口中反覆的把「海都利奧達菲亞」這個字念了兩遍。這個字在三四郎所記憶的外國語之中，是最長而最難的一個。意義還不明白。

打算問一問廣田先生。曾向與次郎問過，他說大概也是「達塔·法布拉」之類罷？但自三四郎看來，二者之間，有很大的差異。「達塔·法布拉」好像是躍動性質的字。「海都利奧達菲亞」這個字，只記憶便頗費工夫。反覆念了兩遍，步調自然緩慢起來了。那聲音像是古人爲廣田先生使用起見而創出來似的。

一到學校去，以偉大的黑暗之作者的資格，好像衆人的注意都集於一身似的。想到戶外去，因爲太冷了便到走廊去。並且在講義之間把母親的信取出來看。今年冬假回家來——和在熊本時全然是同樣的命令。原來在熊本讀書時會有這樣的事。學校將放假而未放假的時節，來了「速歸」的電報。他以為一定是母親病了，驚駭的跑到家一看，母親說「你無事回來，好極了。」喜歡得不得了。問是甚麼道理，母親說，等了多少日子老不回來便到狐仙那裏去求籤問安否，狐仙說已經從熊本動身了，恐怕途中發生事故，所以非常掛念起來。——三四郎回想當年，以爲大概又是問了狐仙罷。但是信上並沒寫着狐仙的事。只在旁註上寫着三輪田的阿光姐兒也候你回來。又說阿光已中途從豐津女學校廢學回家來。又說阿光縫的棉襖用小包郵送去了。又說木匠角三在山上賭博被人偷去了九十

八圓。——其顛末寫得很詳細。太麻煩了，隨便看了看。說是有三個人來買山地，三引導他們看山時偷去了。角三回到家裏向他老婆辯解道，不知甚麼時候偷去的。老婆說：『那麼你是嗅了夢酣藥了？』他答道：『說起來也便想起來，好像是嗅了。』但是村裏人都傳說是賭博時被騙了。最後附以訓戒道：鄉間還是這樣呢，住在東京的你，非仔細留神不可。

把長信捲起來時，與次郎來到旁邊說道：『呀，女子的來信哪。』比起昨夜來，竟能開玩笑，可見精神甚好。三四郎無精打彩地答道，

『母親的來信。』說罷把信封裝進懷中。

『不是里見小姐的呀？』

『不是。』

『里見小姐的事情你聽說了麼？』

『甚麼事？』正在反問他時，一個學生來對與次郎說，有買演藝會入場券的人在樓下等着。與次郎立刻下樓去了。

與次郎一去再不回來。任你怎麼樣想捉他，他給你一個不露面。三四郎不得

已打起精神來記筆記。講義完了以後，踐昨夜之約到廣田先生家去。照常是寂靜的。先生在飯廳裏睡着。問老娘姨先生有甚麼不舒服麼，她說不是罷，因為昨夜睡得遲，有些困倦，剛纔回來便睡了。長身軀之上，蓋着一件寢衣。三四郎小聲地又問爲甚麼睡遲了。她說平日總是很遲的，不過昨夜不是讀書，而是和佐佐木先生談話談得太久了。讀書代以佐佐木，雖不成其爲晝寢的說明，但與次郎已於昨夜把那件事向先生說明白了，是很明瞭的。本打算就便問問與次郎如何的被先生責斥了，但那些事娘姨是不會曉得的，最關重要的與次郎，又在學校裏把他放跑了，沒有法子。看他今天那樣精神，大概是沒大要緊就完了罷。不過與次郎的心理現象，決不是三四郎所能懂的，實際究竟是怎樣了，想像也想像不出來。

三四郎坐在長火盆的旁邊。鐵水壺吱吱發響。娘姨爲客氣起見，回到婢女室去。三四郎隨便地坐着，把手翳在鐵壺上，等待先生起來。先生正在熟睡。三四郎心裏異常安靜。用手爪敲了敲鐵壺，把開水沖在茶碗裏，用口吹着飲。先生面朝那方睡着。頭髮好像兩三天以前纔剪的，所以很短。鬍子甚濃厚。鼻子也向着那方。鼻孔呼呼作聲。睡得很安甜。

三四郎把預備奉還的海都利奧達菲亞拿出來看。慢慢的看。很不容易懂。上面寫着投花於墓中。又寫着羅馬人 affect 薇薔花。affect 是甚麼意思，雖不甚懂，大概可譯爲「喜好」罷。又寫着希臘人用 Amaranth。這個也不明瞭。然一定無疑的是花名。再往前看，簡直不懂了。從書頁上把眼轉向先生。還睡着呢。爲甚麼把這樣難懂的書借給自己。這難懂的書，既不懂得爲甚麼還可以引起自己的興味來呢？最後想道：廣田先生畢竟是海都利奧達菲亞。

那時廣田先生突然醒過來。只把頭擡起來看三四郎。

「甚麼時候過來的？」他問。三四郎勸他再睡一睡。因爲實在自己並不感覺無聊。

「那裏，要起來的，」先生說着起來了。於是又照例的吹起哲學之煙來。煙在沉默之間棒似的出來。

「謝謝。這部書奉還了。」

「哦。——看過了麼？」

「看倒看了，不很懂。第一，標題便不懂。」

『海都利奧達菲亞。』

『甚麼意思？』

『甚麼意思我也不懂的。總之像是希臘語。』

三四郎失去了再往下問的勇氣。先生打了一個呵欠。

『好困好困。睡得舒服極了。做了一個有趣的夢。』

先生說夢見了女子。三四郎以爲他要講夢呢，誰知竟說要不要去洗澡？兩人拿着手巾出去了。

從洗澡塘出來，兩人在休憩室的測身器上測量身長。廣田先生五尺六寸。三四郎只有四尺五寸。

『還會再長也未可知。』廣田先生向三四郎說。

『不會長了。三年來總是這麼高。』三四郎答。

『是麼？』先生說。三四郎以爲太把自己看成小孩子了。回到家時，先生說若沒有事可以談談再走，開開書齋的門，自己先進去了。三四郎因爲總要把那件事弄清楚的，所以跟着進去了。

「佐佐木好像還沒回來呀。」

「說是今天要回來的遲些。從前些日子便頗爲演藝會的事奔走的樣子，究竟是喜歡幫人做事呢，還是喜歡亂跑呢，一向不得要領的人。」

「是因爲親切。」

「目的倒也有親切的地方，但頭腦生來是很不親切的，所以總做不出甚麼漂亮事。乍看很得要領。毋寧過於得要領。可是到終局呢，究竟爲何而得要領呢，簡直是亂七八糟。任是怎樣說他，他總不改，所以也就不管他了。他是爲惡作劇而生在世間的人。」

三四郎覺得還有辯護之道，但現有結果甚壞的實例，放在眼前，所以沒有法子。轉了話頭。

「那段新聞記事先生看見了麼？」

「呃，看見了。」

「沒有登報以前，先生一點也不知道麼？」

「不知道。」

「吃驚不淺罷？」

「吃驚——自然不能說沒有吃驚。但是世間事往往如此，所以不像年輕人那樣吃驚得厲害。」

「受牽累不小罷？」

「也不能說沒受牽累。然而像我這樣飽嘗世故的上了年紀的人，看見那記事不見得都以為是事實，所以也不像年輕人那樣覺得受牽累。與次郎說那報館裏有相識的人，託那個人把真相披露出來啦，又是甚麼調查投稿的出處加以制裁啦，又是甚麼在自己辦的雜誌上加以充分的反駁啦，想出了種種無味的善後策；可是既然要費如許氣力，最初不做這些多餘的事，豈不好得多。」

「全然的先生並不是有惡意的。」

「若是惡意的那還了得？第一既然為我而運動，連我的意見也不徵求，隨便的想方法，隨便立方針，豈不是最初便愚弄着我之為人麼？與其做那些多餘的事，倒是尊重我的為人，倒還保持得住一些體面。」

三四郎沒有法子，只有守沉默。

「而且寫甚麼偉大的黑暗那種愚不可及東西。——報上雖以為你寫的，實際上是佐佐木寫的呀。」

「是的。」

「昨天晚上佐佐木自白了。你纔真正受了牽累呢。那樣蠢的文章，除了佐佐木再沒有人寫得出來。我也看過了。既沒有實質，又沒有品位。簡直和救世軍的大鼓一樣。只令人覺得是為引起讀者的惡感而寫的。徹頭徹尾是有所為而為的。自有常識者看來，一定判斷出是有所為而起的稿，所以人家纔說是我叫門下生作的。看見那篇文章時，覺得報上的記事實在有道理。」

廣田先生於是把話頭打斷了。鼻孔中照例吹着煙。與次郎說由此煙之出方，可以窺見先生的心境。濃而直噴時，是達到哲學之最高頂時，緩而亂飛時是心氣和平，或有被嘲笑之虞。煙在鼻下徘徊對於鬍子依依不捨時是入於冥想。或有詩的感興。最可怕的是鼻孔尖的漩渦。煙有漩渦時，一定要大受責斥。與次郎的話，三郎自然並不信以為真。然而時際與時際不同。所以注意的望着煙的形狀。與次郎所說的那判然的煙紋，一點也沒出來。可是出來的都具備各種的資格。

任到何時三四郎老是誠惶誠恐地跪在旁邊，先生又開口了。

『過去的事不要再提起了。佐佐木昨夜已經自己認了錯，今天大概又照例各處亂跑了罷。任你如何的責斥他，本人沒有事一般出去跑着賣票，你還有甚麼法子？與其談那個，不如談些有趣味的事。』

『呃。』

『剛纔我晝寢時，做了一個有趣的夢。夢見了我一生中只見過一次的女子，說來好像小說一般，但比較起那新聞記事來，聽着也是快愉的。』

『呃。甚麼女子？』

『十二三歲的漂亮女子。臉上有黑痣。』

三四郎聽說十二三，未免有些失望。

『甚麼時節遇見過的？』

『二十年前。』

三四郎又吃了一驚。

『難爲先生竟能認識那位女子呀。』

『是夢啊。因為做夢所以認識。因為是做夢，奇怪得好。我好像是在大的森林中散步。穿着那件褪色的夏季洋服，戴着那頂舊帽子。——是的，那時好像思考着難問題。一切的宇宙法則雖不變，但為法則所支配的所有宇宙之一切事物是必變的。因此，那法則非存在於物外不可。——醒來雖覺得無聊，因在夢中，所以認真的那樣想；那樣想着從森林下走時突然遇見了那位女子。並不是碰見了。她凝然的站在那面。仔細一看。她的臉和從前一樣。穿着從前的服裝。梳着從前的頭髮。黑痣不待說也有。總之是與二十年前所見時，毫無改變的十二三歲的小姑娘。我向女子說，你一點也沒有改變哪；她向我說，你很上了年紀。我又問她，你為甚麼老是那樣不肯改變呢。她說，這臉面的那一年，這服裝的那一月，這頭髮的那一日，是最喜歡的年月日，所以老是這樣。我問她那是幾時的事；她說，二十年前和你見面那時候。那麼我為甚麼這樣年老了呢，自己覺得奇怪時，那女子說道，你老想往比那時更美處移動，所以老了。那時我對女子說，你是畫；女子向我說，你是詩。』

『以後怎麼樣了？』三四郎問。

『以後你就來了。』他說。

「二十年前相遇，是事實不是夢罷。」

「因為是事實所以有味。」

「在甚麼地方遇見的？」

先生的鼻孔裏又吹出煙來。看着那煙，暫時不言語。不久這樣說道：

「憲法公布是在明治二十二年罷？那時文部大臣森有禮被刺了。你大概不記得罷。你今年幾歲了？是麼？那麼還是赤子時代呢。我那時是高等學校的學生。說是參列大臣的葬式，許多學生擁着鐵砲去了。我以為是到墓地去呢，誰知不然。體操教師把我們領到竹橋內，整列在路旁。我們就站在那裏，送大臣的靈柩。名為送靈，實際和看熱鬧是一樣。那一天是冷天。現在還記得。不動的站着靴子下面脚痛。相鄰的男子看着我的鼻子說紅紅紅。待了一會兒行列來了。很長的行列。在寒冷的眼前，安靜的馬車，人力車不知過去了若干輛。其中有剛纔說的小姑娘。現在縱想把當時的模樣追憶出來，但漠然的總不明瞭的浮現。只有這女子記得清楚。但隨着年之增進，影子也就漸漸薄起來。現在很少想起來。在今天做夢以前，簡直忘記了。可是當時的影子和燒印在頭腦中一般，有一種熱的印象。——奇怪得很。」

「以後全然沒有遇見過那女子麼？」

「全然沒有遇見。」

「那麼，何處的誰某也全然不知道？」

「當然不知道。」

「沒有打聽打聽麼？」

「沒有。」

「先生於是乎……」說到這裏突然咽住了。

「於是乎？」

「於是乎就不結婚麼？」

先生笑起來了。

「並不是那樣浪漫的人。我比你散文的多了。」

「然而若是那女子來了，先生娶了她了罷？」

「可是呢。」稍爲思考一下，說道：「娶了她了罷！」三四郎帶出可憐的氣色

來。先生又說道：

「若是因爲那個而不得不獨身，那和我因爲那女子而成了不具是相同的事。可是人有生而不能結婚的不具者。其他因有種種不便於結婚的事情而不結婚者也有。」

「那樣妨害結婚的事情，世上很多麼？」

先生從煙縷之間凝視三四郎。

「哈孟雷德不願意結婚罷？哈孟雷德也許只有一個，但和他相似的却多得很。」

「譬如甚麼樣的人？」

「譬如」說罷，先生又沉默了。煙縷頻頻地吹出。「譬如這裏有一個男人。父親早死了，賴母親養育着。那母親又得了病，在彌留之際說，自己死了以後，一切事可以拜託某人某人。指出孩子既沒會過，又不相識之人的名字。問是甚麼理由，母親甚麼也不答。強要問時，母親微聲道：某人原來是你真正的父親。——這雖然是假設，假設有這樣母親的孩子，那孩子對於結婚沒有信仰是當然的罷？」

「那樣的人，輕易沒有罷？」

「雖然輕易沒有，但有却是有的。」

「然而先生不是因爲那個罷？」

先生哈哈大笑起來。

「你的母親確實在世呀。」

「呃。」

「父親呢？」

「去世了。」

「我的母親在憲法公布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十二

演藝會在比較寒時開了。年關將近的時節。人在不滿二十日之前等候着春之到來。生於市者，將要忙起來。越年之計，落於貧者之頭。演藝會在此期間迎接一切閑靜的人，有餘裕的人，以及不知春與冬之差別的人。

人很多。大抵是青年男女。第一天與次郎向三四郎高呼大成功。三四郎買的

是第二天的票。與次郎說可以約着廣田先生去。三四郎問票怕不同罷？與次郎說自然不同。然而若讓他一個人隨意時，他老先生是決不肯去的，所以你應該把他拉了去。三四郎答應了。

傍晚到先生家一看，先生在明亮的洋燈之下揭開大冊的書籍在看。

『先生不去麼？』三四郎問時，先生只微微一笑，無言地搖了搖頭。小孩子似的動作。然而三四郎覺得那正是像學者處。不開口處正是有深味處罷。三四郎茫然地欲立起而未立起。先生覺得拒絕了有些對不起，於是說道：

『你要去時，可以一道出去。我一方面散步也可以到那裏走走。』

先生穿着黑外氅出來了。手好像藏在懷裏，但看不十分清楚。天空低垂着。看不見星的寒夜。

『或者要下雨。』

『下雨要麻煩罷。』

『出入的時候啊。日本的戲園子把鞋脫下，方可進去，所以縱然天氣好也很不方便。而且戲園裏既不通空氣，又有煙燻人，令人頭痛——難爲大家都忍受

得住。」

「但是也不能在戶外扮演哪。」

「神戲無論甚麼時候都在戶外演。冷時也在外頭演。」

三四郎想這簡直無從辯起，所以便沒有回答。

「我喜歡外頭，願在既不熱，又不冷的綺麗的寒空之下，呼吸着清新的空氣，看美觀的戲。透明的空氣一般的純粹而簡單的戲，似乎演得出。」

「先生所做的夢，若是編成戲，便是那樣的罷？」

「你知道希臘的戲是怎樣的麼？」

「不很知道，確實是在戶外演哪。」

「戶外。晝間。一定是心裏極舒服的罷。席是天然石。正正堂堂的。像與次郎那樣的人最好領他去看看。」

又說起與次郎的壞話來。那個與次郎現在在那不方便的會場之中，全心全力的奔走斡旋而大得意，所以有味。

先生把希臘劇場的構造，很詳細的說了一遍。三四郎這時聽先生解釋 The-

atron, Orchestra, Skéné, Proskénion 等字的意義。德意志人某君說雅典的劇場可容一萬七千人。這還是小的，最大的可容五萬人。入場券有象牙與鉛二種。兩者都和賞牌似的，正面有的鑄着模樣，有的施着彫刻。這些事都是那天聽先生說的。先生連入場券的價目也知道。說是一天的小戲一角二。接續三天的大戲三角五。三四郎哦哦，是是是的感歎之間，不知不覺已到了演藝會的會場前。

盛飾的點着電燈。入場者絡繹不絕。較之與次郎所說的樣子，尤爲盛大。

『怎麼樣？好容易走到這裏，不進去看看麼？』

『不進去。』

先生又向黑暗那方面走了。

三四郎目送着先生的後影站了一會兒，看見乘車來的人連接受寄放鞋子的牌子的時間也覺得可惜似的匆匆進去了，自己也趕快的入場去。好像被推進去了似的。

入口站着四五位無事的人。其中一位穿裙子的男子把入場券接過去。從那人的肩上往場內一望裏面突然寬廣起來。而且甚亮。三四郎幾乎把手罩在眉上

被引到自己的座上。穿進狹道去時，往四方一望，人們帶來的顏色照眼得很。不惟自己的眼動。附着於無數人的顏色在寬廣的空間，也不住地各自自由地動着。

舞臺上已經開演了。出來的人物都戴冠履靴。那時擡進了一乘長轎。那轎停在舞臺之正中。轎子停下時，從裏面出來了一個人。那人拔刀向轎子相砍，於是便相殺起來。——三四郎不知道這是甚麼事。梗概是聽與次郎說過的。不過沒有用心聽。當時以爲一見便明白了，所以只噫噫地答應着。可是看時毫不得其要領。三四郎的記憶中只留着大臣入鹿的名字。三四郎想，那一位是入鹿呢。那是無論如何也看不出來的。於是以舞臺全體爲入鹿而眺望着。於是冠履，筒袖的衣服，使用的語言都帶出了入鹿的臭味。說實在話，三四郎腦中並沒有確然的入鹿觀念。學習日本史，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古入鹿的事早已忘却。好像是推古天皇時代。又好像是欽明天皇時代。決不是應神天皇或聖武天皇時代。三四郎只有漠然的入鹿的觀念。覺得看戲只這漠然的觀念也就滿够了。所以望着中國式的裝束與布景。然而前後的故事則一點也不知道。不大一會兒就閉幕了。

閉幕以前，鄰座的人向另一隣座的人說，登場人物的聲音和在一間小房內

父子相對談話似的，簡直沒有訓練。另一鄰座的人說，登場人物太沉不住氣，都是搖搖幌幌將要倒似的。兩人對於登場人物的真名都知道。三四郎傾耳聽着兩人的談話。兩人都穿着漂亮的衣服。大概是有名的人罷。可是這談話若是被與次郎聽見，一定很反對罷。那時後方有人大聲說道，好得很，好得很。鄰座的人，兩人都回頭看了看。於是再不說話。正在那時閉幕了。

這裏那裏都有從座位上起立的人。從花道到出口，人影頗為忙亂。三四郎半立起身來，往四周看了一圈。應該來的人那裏也沒有。說實在話，正在開演的中間，也很注意的看過了。那時沒有看見，他以爲閉了幕一定可以看見的。三四郎多少有些失望了。不得已眼仍歸看正面。

鄰座的人們好像交際極廣的人，環顧左右，說誰在那裏，誰在這裏，不住地說出名人的名字。其中也有一二位相距很遠而互相點頭打招呼的。三四郎託福得以記住了幾位知名之士的太太。其中也有新婚不久的。這位新婚不久的太太，看來鄰座的人也是覺得稀罕，特別把眼鏡擦乾淨，一面看着一面說果然果然。

那時閉幕的舞臺前面，有人跑着從那頭到這頭來的，原來是與次郎。在三分

之二的地方站住了。伸着腰向池座裏望着說話。三四郎以那個爲目標仔細觀望。從站在舞臺之端的與次郎一直線的隔有一兩丈遠處，看見了美禰子的側面。

坐在她旁邊的男子，背正向着三四郎。三四郎心裏想，這位男子能扭過臉來纔好呢。湊巧那男子站起來了。好像疲倦了，坐在客座的區劃處，環顧全場。那時三四郎清清楚楚地認出了野野宮先生的寬額與大眼。野野宮先生站起來的同時，坐在美禰子後面的芳子也看見了。三四郎想在這三人以外看還有沒有別的同伴。但是從遠方看來，只見濟濟一堂，說同伴全場都像是同伴。美禰子與與次郎之間好像時常交換談話。野野宮先生也時而插上嘴。

那時原口先生突然從幕間出來了。和與次郎並立着，不住地窺視場內。口內自然是說着話罷。野野宮先生暗號似的點了點頭。那時原口先生從後面用手拍着與次郎的肩膀。與次郎回過頭來，鑽進幕去，不知到那裏去了。原口先生從舞臺下來，自人叢中來到野野宮先生旁邊。野野宮先生站起來讓路給原口先生。原口先生跳到人叢中去。到美禰子和芳子所在的那一帶便看不見他了。

帶着演藝以上的興味，注意看這些人的一舉一動的三四郎，這時忽然對於原口先生一流之所作，覺得羨慕起來。自己毫無想到用那樣便利的方法可以到別人旁邊去。自己也模仿着試試看罷。然而模仿的自覺既已挫折了實行的勇氣，並且覺得可以入的座位，無論怎樣擠，也擠不開了，所以三四郎的屁股依然沒有離開原座。

待了不大會兒開幕了。哈孟雷德的開場。三四郎在廣田先生家裏曾見過西洋某名優所扮的哈孟雷德之照片。現在出現於三四郎眼前的哈孟雷德，穿着和那像片大體相同的服裝。不惟服裝，連臉面也是相似的。兩者同作八字形。

這位哈孟雷德的動作輕快而稱意。很能在舞臺上動，又很能使舞臺動。與帶些「能樂」氣味的入鹿，大異其趣。特別是在某種場合，站在舞臺的正中，時而伸開手，時而睨視空中，使觀客的眼中沒有映入其他的一切事物的餘裕，刺激強烈到那種地步。

不過臺詞却是日本話。是從西洋話譯過來的日本話。口調有抑揚。有節奏。有些地方流暢得令人覺得過於能辯了。文章也極漂亮。然而不起勁。三四郎覺得哈

孟雷德再說一點像日本人的話就好了。應該說：『母親，那樣豈不太對不住父親麼？』的地方，忽然拿出來甚麼阿波羅，緊張的局面反弄鬆懈了。然而表情則母子俱作將要哭出來的樣子。然而三四郎只是朦朧地感到這種矛盾。決沒有斬釘截鐵以爲太無味的勇氣。

他看厭了哈孟雷德，便向美禰子那方面看。美禰子隱在人影之中時，便看哈孟雷德。

演到哈孟雷德向奧菲麗亞說：『到尼庵去！到尼庵去！』時，三四郎忽然想起來廣田先生的事。廣田先生說過：——哈孟雷德那樣的人，能結婚麼？——在書上讀這劇本時，覺得誠然不錯。但在舞臺上看這齣戲時，覺得結婚也可以。仔細一想，大概「到尼庵去」的說法不好罷？被催着到尼庵去的奧菲麗亞一點也不覺得可憐，便是好證據。

又閉幕了。美禰子和芳子從座位上站起來。三四郎接着也站起來。走到迴廊一看，兩位女子在迴廊的中間和男子談話。男子在從迴廊可以出入的左側的門口把身體伸出來一半。看見男子的側面時，三四郎往後退了。不回原座，把木屐取

出來便出了劇場。

本來很黑的夜間。經過了人力所致的光明，覺得像是下雨。風吹樹枝作響，三四郎急急忙忙回到公寓。

半夜裏下起雨來。三四郎在被窩中聽着雨聲，以「到尼庵去」一句爲柱子，在那周圍徘徊。廣田先生也許還醒着。先生抱的是甚麼柱子呢。與次郎一定是失了正體的埋在偉大的黑暗之中……

第二天稍爲發熱。因爲頭昏所以睡着。午飯從被窩裏坐起來吃的。又睡了一覺，這次出了汗。精神有些恍惚。正在那時，與次郎精神勃勃的進來了。他說，昨夜沒看見，今天早晨的講義也沒出席，以爲發生了甚麼事體所以來訪。三四郎謝了謝他。

「昨夜去了。去了。你從舞臺出來和美彌子小姐在遠處談話，我也看見了。」三四郎心裏有些醉了似的。一說起話來，便滾滾而出。與次郎伸手摸了摸三四郎的頭額。

「很有些發熱。非吃藥不可。你是傷了風。」

「演藝場過於熱，過於明，一出演藝場，又突然過於冷，過於暗。那是不行的。」

「不行，不是沒有法子麼？」

「沒有法子，也不行。」

三四郎的話漸漸的短起來，與次郎輕輕的敷衍着他，呼呼的睡熟了。待了一點鐘左右，又睜開眼了。看見與次郎，說道：

「你在這裏麼？」這次是平常的三四郎了。問他心裏怎麼樣，他只說頭重。

「傷了風罷？」

「傷了風罷？」

兩方說着同樣的事。待了一會兒，三四郎向與次郎問道：

「你前些日子曾問我知不知道，美禰子小姐的事啊。」

「美禰子小姐的事在那裏？」

「在學校。」

「在學校？甚麼時候？」

與次郎好像還沒有想起來。三四郎不得已把當時的前後情形詳細地說了

一遍。與次郎道：

「原來如此，也或者有那麼一回事。」三四郎覺得這傢伙太不負責任了。與次郎也覺得對不起，努力的回想。不久，說道：

「不是美禰子小姐出嫁的事麼？」

「已經定了麼？」

「聽說定了，但不十分知道。」

「嫁給野野宮先生麼？」

「不是野野宮先生。」

「那麼……」說到半途止住了。

「你知道麼？」

「不知道。」決斷的說。於是與次郎往前湊了一湊。

「知道不十分清楚。真有些奇怪事。不再等些日子，究竟如何弄不清楚。」

三四郎想，把那奇怪事馬上說出來多麼好，然而與次郎滿不在乎地，一個人知道，一個人覺得奇怪。三四郎忍耐了一會子，但終於焦急起來，向與次郎請求道：

關於美禰子的一切事，請毫不隱藏的說出來。與次郎笑起來了。不知是爲慰藉還是爲別的，忽然把話頭轉到天邊去了。

「蠢得很，思念那樣的女子。思念也沒有法子啊。第一她不是和你年齡相同的麼？愛年齡相同的男子是古時的事。是青菜店阿七時代的戀愛。」

三四郎沉默着。然而對於與次郎的意思，沒有十分懂。

「爲甚麼呢。試把二十前後同年齡的男女二人列在一起看罷，萬事女子高出男子一着。男子只有被愚弄。就是女子也不願嫁到自己所輕蔑的男人那裏去。不過以自己爲世界最偉大的女子是例外。因爲不到自己所輕蔑的人那裏去，除了獨身生活便沒有別的法子。財主的女兒中那樣的不是很多麼？自己高興嫁了來，然而却輕蔑丈夫。美禰子小姐比較那些偉大多了。可是不是可以當做丈夫而尊敬的人那裏，最初就不作嫁去的打算，所以對手也非那樣想不可。在那一點上，你和我都沒有做她的丈夫的資格。」

三四郎終於和與次郎同列了。然而依然沉默着。

「你和我比較起那位女子來偉大的多。彼此雖然只有這一套。然而不經過

五六年，那偉大處映不進她的眼裏。可是她却沒有靜候五六年的意思。所以你和那女子結婚簡直是風馬牛。」

與次郎把風馬牛這句熟語用在奇怪的地方。而且一個人笑起來。

「忙甚麼，再待五六年，比她更上等的會出現的。日本的現在是女子剩餘時代。傷風發熱中甚麼用？——那裏，世界寬廣得很，用不着操心。說實在話，我也有好幾個，因為我覺得太麻煩了，所以說有事出差到長崎去。」

「那是甚麼人？」

「甚麼人？與我有肉的關係的女人罷咧。」

三四郎吃了一驚。

「那裏，雖說是女人，也是你從來不曾接近過的那一類女人。我對她說要到長崎試驗黴菌，這幾天不能見面。於是那女人說要拿着林檎到車站去送，弄得我很窘。」

三四郎益加吃驚了。吃驚的問道：

「那麼，怎麼樣了？」

『不曉得怎麼樣了。大概拿着林檎在車站上等着罷。』

『狠心的男人。難爲你竟做出那樣的壞事。』

『壞事而且是可憐的事，自己雖然也知道，然而沒有法子。從最初便漸漸地被運命帶到了那裏。原來我早就在她面前成了醫科的大學生。』

『爲甚麼撒那些無用的謊。』

『那自然也是因爲有不得已的情形。因此，女子病的時候曾託我診察，受窘不輕。』

三四郎覺得好笑。

『那時看了看舌頭，敲了敲胸部，麻麻糊糊混過去了還好，下次說想到病院裏去受診察，問我可以不可以，真糟糕極了。』

三四郎終於笑了出來。與次郎道：

『那樣的事情多得很，安心好啦。』不知他說些甚麼。然而快愉起來。

與次郎那時纔說明關於美禰子的奇怪事。據與次郎說，芳子也有結婚的消息。美禰子也有結婚的消息。只是那個，倒也沒有甚麼，然而芳子所嫁的地方與美

彌子所嫁的地方好像是一處，所以奇怪。

三四郎稍覺有些被愚弄了。然而芳子結婚的話，確實是有的。自己親自在旁邊聽見的。美彌子結婚的話，大概是由此誤傳的。可是美彌子的結婚也不像全然是謠言。三四郎很想知道個清楚。於是拜託與次郎就便告訴給自己。與次郎很爽快答應了。他說叫芳子來探病，可以直接問她。想得真不錯。

『所以非吃着藥等着不可。』

『病縱然好了，也睡着等。』

兩人笑着分別了。歸途與次郎代為請醫生。

晚上，醫生來了。三四郎自己沒有迎接過醫生，起初頗為狼狽。待了一會兒把脈看過了，纔意識到是一位年紀甚輕而親切周到的男子。三四郎以為他是代診。五分鐘以後，病症定為流行感冒。他囑咐道：今夜吃了祛熱的藥，不要再受風吹。

第二天醒來頭腦輕鬆多了。睡着幾乎和平常的身體一般。只是離了枕頭便暈暈的。下女來說室中很有發熱的氣味。三四郎飯也不吃，只仰着看天花板。時而朦朧睡去。顯然是為發熱與疲乏所囚。三四郎被囚着也不反抗，睡一陣，醒一陣的，

自然的得到一種快感。他想是病輕的緣故。

四點鐘，五點鐘，時間慢慢過去，漸漸覺得有些無聊。不住地輾轉反側。外面是好天氣。射在紙門上的日光，漸漸移動。雀兒鳴着。三四郎想今天與次郎也來玩纔好。

那時下女，開開紙門，說有女客來。他沒料到芳子能來這樣早。倒是與次郎做事敏捷。躺着向開着的入口一看，高大的影子不久出現在門闕間。今天穿着紫裙子。兩足在迴廊之上。看樣子對於進這房間稍爲躊躇了一下。三四郎上半身從枕上起來說了聲：『請進。』

芳子把紙門關上，坐在枕旁。六疊蓆的房間，亂雜雜的，再加上今朝沒有掃除，所以很窄狹。女子向三四郎道：

『請睡下。』三四郎又把頭靠在枕上。只有自己很安穩。

『是不是有一種氣味？』他問。

『呃，多少有一點。』口雖這樣說，臉上並沒帶出嫌臭的樣子。『發熱了麼？是甚麼病？醫生來過了麼？』

「醫生昨夜來過了，說是流行感冒。」

「今天早晨很早佐佐木先生來說，小川病了，請去看看罷。病名雖不知道，看樣子很不輕。所以我和美禰子姐姐都嚇了一跳。」

與次郎又多少吹了吹法螺。往壞處說，好像把芳子騙來了似的。三四郎是好先生，所以覺得對不起。說了聲「多謝。」又睡倒了。芳子從包袱中，把橘子籃兒取出來。

「美禰子姐姐說這個好，所以買來了。」說話很爽直。不知是那一個人的禮物。三四郎謝了謝芳子。

「美禰子姐姐本也打算來的，因為近來有些忙——說問你好罷……」

「發生了甚麼特別忙的事了麼？」

「呃，發生了。」她說。大的黑眼睛，落在睡在枕上的三四郎臉上。三四郎從下面仰視芳子的蒼白的額。回想起初次遇此女子於病院時的往日。現在還是很憂沉似的。同時很豁達。她把一切慰安齎到三四郎的枕邊。

「替你把橘子皮剝下來罷？」

女子從青葉之間把橘子取出來。感到渴的人飲了許多迸香的甘露。

「很好吃罷。這是美禰子姐姐的禮物。」

「已經很够。」

女子從衣袂裏掏出白手巾來拭手。

「野野宮小姐，你結婚的話以後怎麼樣了？」

「只那一次，以後再沒有說起。」

「聽說美禰子小姐也有說媒的呢。」

「呢，已經說妥了。」

「甚麼人？她的對手。」

「說要娶我的那一位。哈哈，很可笑罷？美禰子姐姐令兄的朋友。我不幾天又

要和家兄另賃一家了。美禰子姐姐出嫁走了，我一個人不便再住下去。」

「你不出嫁麼？」

「只要有願去的地方便嫁。」

女子說罷，很快活的笑了。一定是還沒有願去的地方。

三四郎從那日起又睡了四天。第五天一方面懷着不安，一方面到澡塘去，照了照鏡子，有亡者之相。下了決心到理髮店去。第二天，是禮拜日。

吃過早飯，添穿了一件襯衣，穿上外套，使得身上不覺冷，到美禰子家去。芳子站在玄關內，正要下來穿木屐。說現在要到哥哥那裏去。美禰子不在家。三四郎一道出來。

「已經全愈了麼？」

「謝謝，已經全愈了。——里見到那兒去啦？」

「哥哥？」

「不是。美禰子小姐。」

「美禰子姐姐到教會禮拜堂去了。」

美禰子到教會禮拜堂去是初次聽說。問明了是那一個教會，三四郎和芳子分手了。拐了三個小巷，一直往前去便是。三四郎是與耶穌教完全無緣的人。從來沒到禮拜堂看過。走到前面，望着建築物。讀說教的揭示板。在鐵柵外踱來踱去。有時靠在鐵柵上看看。三四郎無論如何要等到美禰子出來。

不久，聽見唱歌的聲音。他想這便是所謂讚美歌罷。在緊閉着的高窗之內唱。從音量推察好像有很多人。美禰子的聲音亦在其內。三四郎傾耳聽之。歌聲止了。一陣風來。三四郎把外套的領襟豎起來。空中出現了美禰子所愛的雲彩。

也曾和美禰子在一起看過秋之天空。地址在廣田先生的樓上。也曾坐在田端的小河緣上。那時也不是一個人。迷羊。迷羊。雲彩成爲羊形。

忽然禮拜堂的門開了。從裏面出來人。人從天國回到塵世。美禰子是倒數第四。穿着有條紋的吾妻製外套，低着头從階段上下來。看來像是很冷，縮着肩膀，兩手交叉在前面，竭力地減少與外界的交涉。美禰子的這一切不振的態度，繼續到門口。那時纔注意到路上的忙亂，擡起頭來。三四郎脫帽的影子映入女子眼中。兩人在說教揭示板前，互相走近。

「怎麼樣了？」

「剛纔到府上去了。」

「那麼請一道來罷。」

女子就要回過步去。照常穿着低木屐。男子故意把身體依在禮拜堂的牆上。

「在這裏能見面正好。在這裏等你出來等了好久。」

「既是那樣，進來也好了。很冷罷。」

「很冷。」

「傷風已經好了麼？若不自己保重，病會重犯的。氣色還不很好。」

男子也不回答，從外套的袋子裏，掏出用紙包的東西。

「這是拜借的錢。借用了好久，謝謝。早想奉還了，終於遲了。」

美禰子看了看三四郎的臉，沒有表示拒絕，把紙包接過去。然而拿在手裏，並不收藏起來，眼裏看着。三四郎也看着她。暫時無言。待了一會兒，美禰子說：

「你不至於感到不自由麼？」

「不至於。前些日子，從家裏要了來的，請收下罷。」

「是麼？那麼便拜領了。」

女子把紙包放進懷裏。那手從吾妻製外套拿出來時，持着白手巾。手巾按在鼻上，看着三四郎。好像嗅着那手巾。待了一會兒，忽然把手伸開。手巾來到了三四郎的臉前。銳香撲鼻。

『海里歐特羅普。』女子靜悄悄地說。三四郎不知不覺把臉往後一退。海里歐特羅普的瓶子。四丁目的黃昏。迷羊。迷羊。空中明亮亮的懸着高高的太陽。

『聽說你要結婚哪。』

美禰子把白手巾放進衣袂裏。

『你知道了麼？』說着用雙眼皮的細目看着男子的臉。把三四郎放在遠方，然而又過於掛念他在遠方的神氣。只有她的眉，很是沉着。三四郎的舌頭密着在上顎。

女子看了三四郎一會兒，漏出幾乎聽不見的歎息。稍遲，把細手罩在濃眉上，道：

『我知我愆。我罪常在我前。』

幾乎聽不見的小聲。然而三四郎清清楚楚地聽見了。三四郎和美禰子便這樣分手了。回到公寓，見有母親打來的電報。打開一看：『何時動身。』

原口先生的畫畫好了。丹青會把它懸在一室的正面。並在畫前放了一條長椅。既爲休息。又爲看畫。又是爲休息而看畫。丹青會這樣給與徘徊於此大作的多數觀衆，是特別的待遇。有人說因爲畫子畫的特別好。又有人說因爲題目惹人注意。少數人說因爲畫的是那位女子。一兩位會員辯解道：完全是因爲太大了誠然是大。從裝在寬可五寸的金邊鏡框看來，簡直大得不敢認了。

原口先生於開會之前日來看了看。坐在長椅上噙着煙嘴子眺望了許久。待了一會兒忽然站起來很周詳地把場內巡視了一遍。於是又回到長椅子，慢慢地吸起第二枝煙嘴子來。

在森林之女前面，從開會那天起便擠滿了人。好意的長椅，竟成了無用的長物。只有疲倦的人，爲的不看畫而坐在上面休息。然而也有一面休息着，一面批評森林之女的。

美禰子跟着她丈夫於第二日來了。原口先生作嚮導。來到森林之女前面時，原口先生看着兩人道：『怎麼樣？』丈夫說：『好極了。』從眼鏡中凝視着不動。『這翳着團扇站立的姿勢好。到底是專門家，所以纔能注意到那一點。光線

射在臉上也適如其分。陰影與向日處的段落，區畫分明——就只臉上也有一有趣
的變化。」

「不敢當。那都是隨從本人的嗜好。並不是我的手腕高。」

「託你的福。」美禰子表示出謝意。

「我也託你的福。」這次是原口先生道謝了。

丈夫聽說是自己老婆的手腕，非常高興。三人之中，表示最鄭重的謝意者是
丈夫。

開會後第一個禮拜六的午後，許多人一道來了。——廣田先生、野野宮先生、
與次郎、三四郎。四人把別處留着隨後看，第一先走進森林之女的室中。與次郎說：
「那個，那個。」擁擠着許多人。三四郎在入口稍爲躊躇了一下。野野宮先生超然
物外地進去了。

在許多人後面窺看一眼，三四郎便後退了。依在長椅上，等着大家。

「畫了很大的畫子啊。」與次郎說。

「說是想叫佐佐木買呢。」廣田先生說。

『比較起我來』說到這裏一看，三四郎作出難看的臉靠在長椅上。與次郎沉默住了。

『顏色用的很俏皮。這毋寧是漂亮的畫兒了。』野野宮先生評道。

『多少有些俏皮得過火了。怪不得他自己說畫不出鑿鑿的鼓聲似的畫呢。』廣田先生的批評。

『所謂鑿鑿的畫是甚麼？』

『和鼓聲一般蠢笨而有趣的畫兒。』

兩人笑了。兩人盡從技巧上批評。與次郎樹起異來。

『若是畫里見小姐，無論誰也畫不出蠢笨的畫兒來。』

野野宮先生爲的在目錄上畫記號，把手伸入衣袋中找鉛筆。鉛筆沒找到，找出來一張活字版印刷的明信片。原來是美禰子結婚披露的請客帖。披露早已完了。野野宮先生和廣田先生穿着燕尾服一道去的。三四郎回到東京的當日，在公寓的書桌上看見了這張請客帖。時期早已過了。

野野宮先生把請客帖撕碎了，棄在地板上。不久又和廣田先生開始評判別

的畫。只有與次郎來到三四郎的旁邊：

「怎麼樣？森林之女。」

「森林之女這題不好。」

「那麼題做甚麼纔好？」

三四郎甚麼也沒有回答。只在口內，反覆道：「迷羊。迷羊。」

（終）

原作脫稿於明治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西曆一九〇八）

漢譯脫稿於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一日。

（西曆一九三二）

中華書局出版

世界文學全集

苔絲姑娘

呂天石譯 一冊 二元

Thomas Hardy :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本書是英國近代小說家哈代生平第一傑作。以簡潔清秀之文筆，描寫一鄉下小姑娘的種種困苦的遭遇；但是她一生的不幸，並非由於自造，乃是受了所謂天命的支配和控制。本書非尋常一般的言情小說可比，乃是一本使你認識人生是什麼的有價值的書籍。書首有很長的序言，詳論哈氏的思想，技術及其作苔絲姑娘之旨趣；書後殿以極詳細之註釋，愛好文藝者及現代青年作家均不可不讀。

人與超人

張夢麟譯 一冊 一元二角

G. B. Shaw : Man and Superman

本書以極幽默，極輕快的筆調，寫出他的極真摯的人生哲學，社會批評。這本書的內容，表面是一個英國現代社會組織下的男女戀愛的喜劇，骨子都是蕭伯納自身所謂蘇格拉底 (Socrates)，達爾文 (Darwin)，馬克斯 (Marx)，蕭伯納的哲學。我們不去管他這些哲學，這篇也是極使人發生快感的幽默喜劇，我們若從劇中體驗他的思想，更可知他對於近代文明的批評。蕭伯納一生最幽默，最獨創的警句和諷刺，都在這本書中借劇中男女的口吻，一一道出來了。

神與人之間

谷崎潤一郎著 一冊 一元三角
李漱泉譯

本書作者谷崎潤一郎氏，是一個特異的天才作家，他的作品能捉住青年心靈深處的某點，故始終受着青年們的敬愛與信仰。他不但是個小說家，他的戲曲乃至電影劇本，都有獨特的世界。本書計有五篇：(一)神與人之間，(二)前科犯，(三)麒麟，(四)人面瘡，(五)御園與五平，均為其得意之傑作。譯筆異常生動，並附有作者評傳及年譜，以資參考。

田園之憂鬱

佐藤春夫著 一冊 八角五分
李漱泉譯

本集所收“田園之憂鬱”為其出世作，本原名“病的薔薇”，幾經易稿，始成此定本。書中寫一寂寞情懷之詩人，偕其年輕之妻，由都會避居田園中底心境。有細密的自然描寫，有嚴冷的自己解剖，有悠涼的前塵影事的回憶，所謂以散文詩寫小說者。其他：“阿絹和她的兄弟”，以平凡的背景，寫純樸的人情；“殉情詩集”，宣洩著者某柏拉圖式的戀愛中“車輪下的薔薇似呻吟”。

中華書局出版

戲劇



金絲籠

陳楚淮著 一冊 七角

青春的夢

張開天著 一冊 三角半

哈孟雷特

田漢譯 一冊 五角

William Shakespeare : Hamlet

沙樂美

田漢譯 一冊 六角

Oscar Wilde : Salome

羅密歐與朱麗葉

田漢譯 一冊 六角

William Shakespeare : Romeo and Juliet

琪琪康陶

張開天譯 一冊 五角

Gabriela D'Annunzio : Gioconda

威廉退爾

馬君武譯 一冊 三角

Schiller : Wilhelm Tell

詩人柏蘭若

李萬居譯 一冊 六角

Sacha Guitry : Jean Pierr ede Beranger

聖女的反面

蕭石君譯 一冊 三角

Francois de Curel 著

武者小路實篤戲曲集

一冊 七角

武者小路實篤著 崔萬秋譯

孤獨之魂

一冊 五角

武者小路實篤著 崔萬秋譯

人的生活

一冊 四角

武者小路實篤著 李宗武·毛詠棠譯

妹

一冊 四角

武者小路實篤著 周白楝譯

國語羅馬字 最後五分鐘

一冊 七角

對話戲譜 A. A. Milne 著 趙元任譯



A541 212 0001 94388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發行



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八四三號

現代文學叢刊三 四 郎 (全一册)

◎ 定價銀一元二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原著者 夏目漱石

譯者 崔萬秋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子集